

570

000135

# 其產黨的其本 及其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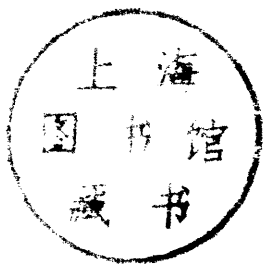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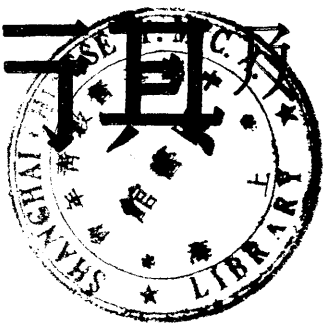
民族自決促進會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9210B

# 質本的黨產共 動行具



◆印編會進促決自族民◆

~~1525772~~

——本書目次——

緒言

一 常識的提供

——有關共產黨思想理論的源淵所在——

A 社會主義

B 馬克斯社會主義

1 唯物史觀

2 剩餘價值

3. 資本集中

4 經濟危機

5 階級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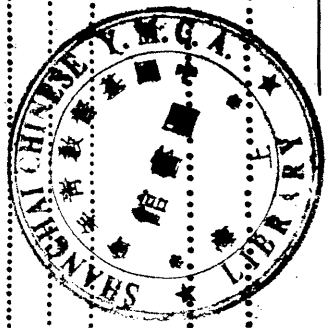
C 布爾什維主義

1 布爾什維克的起原

2 布爾什維克的目的

3 布爾什維克的手段

( 1 )



一 五 五 七 七 八 九 九 〇 一 一 一 二 二

4 布爾什維克與民主主義的關係……………一三

5 布爾什維克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一三

D 共產主義……………一四

E 集產主義……………一五

F 無政府主義……………一六

G 虛無主義……………一八

二 問題的提出……………一九

A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說的批判……………一九

B 共產主義與中國……………六八

C 人民陣線之理論的分析……………七二

D 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八三

E 大小巫之爭而已……………九四

——評「中國之命運」的批判

三 渝共的相剋……………一〇〇

A 渝共相剋的必然性……………一〇〇

B 幾件歷史性的血案……………一〇二

1 黃橋事變……………一〇二

2 山子頭事件……………一〇五

3 歷年來渝共衝突記要……………一〇九

C 劍拔弩張下的渝共關係……………一一二

1 第三國際……………一一二

2 渝軍包圍陝甘甯邊區的前後……………一二〇

3 微妙中的渝共關係……………一二三

四 罪行的舉發……………一二五

——內計十七種共一百餘則……………自一二五頁至一四〇頁



# 緒言

陰謀，欺騙，愚弄，矇蔽，強暴，制壓，監視，封閉，這便是共產黨人和共產國家的性格！

法國的文學者紀德去蘇維埃的母國俄羅斯遊歷，到處被歡迎，被擁戴，在一通殷勤招待之後，紀德回到法國寫了一本書，叫作「從蘇聯歸來」。他是不是感激蘇聯那以國家當局的立場之盛大招待呢？是不是心悅誠服了那蘇維埃體制之下的政治和社會的一般呢？抱歉得很，紀德和蘇維埃開了一個大玩笑。——紀德的玩笑是嚴肅的，他尊重自己的清晰頭腦和銳利目光，老實說，他不能在蘇維埃的欺矇之下錯誤了他的觀察。那觀察，和我們這一般「視察觀光」的態度是迥不相同的，既未酒肉滿腹的回去歌頌一番，并且嚴肅的把蘇聯羞實開了一通玩笑。

(1)

在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一書中，他逐日逐事的將蘇聯的真實面孔暴露給讀者，且看——

正當蘇聯向全世界宣言大事生產的時候，正當蘇聯向所謂「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邁進的時候，正當蘇聯舉國若狂的推行所謂「斯太哈諾夫運動」強力生產的時候，紀德身邊帶着十個法國工人到了蘇聯，經過商定，紀德命令他的十個工人給蘇聯的某大工廠臨時客串，結果，那些法國的工人的生產力竟然超過了在斯太哈諾夫運動中的蘇聯工人。虛張聲勢的強力生產運動，至此遭受了怎樣尖利的嘲笑和批判，人家都明白了！——蘇聯當時誇稱斯太哈諾



夫運動的收獲，已使工人的生產力作到一人相當十五人的地步。然而沒有什麼運動什麼訓練的法國工人，一經客串之下，事實立見，蘇聯的最高生產力者實在不過爾爾。原來蘇聯當局發表「一以當十五」的生產力，不過止是一套玄虛，而將十五人的聯合生產送在一工人的名下發表統計報告，以欺騙世界罷了。

紀德報告他有一天在蘇聯一個大城市的裏頭，遇到一個工人，攀談起來，那工人懷着自己的國度十分滿意，十分信任，十分驕傲的心情，向紀德炫耀着他們的都市建設，街道，電燈，并且說：蘇聯到處都有自來水的享用。不料當紀德回答他法國早已有自來水的時候，那蘇聯工人竟然用迷惘的目光望着紀德，現出從未聽聞和疑信參半的神氣。——這正是蘇維埃當局統治的要訣，閉塞人民的知識，耳目，以使他們完全滿意他們的現狀。一以喻十，蘇聯不過便是步着秦始皇的後塵，以愚民政策馴服她的治下！

後來紀德在街上碰到人，才一接談，馬上便有蘇聯恐怖之網的葛柏烏人員到來，禁止他發言和採聽；在旅館中，紀德要同茶房談談心，那些茶房也全是賊頭賊腦的告訴紀德，在房間四周是滿佈着葛柏烏人員的，請他「莫談國事」。在這樣一面待如上賓一面又嚴密監視之下，紀德住了一刻就兼程離開蘇聯。回到法國以後，法國的共產黨員要求紀德講演，紀德覺得實在抱歉，沒有說什麼，却埋頭寫了「從蘇聯歸來」的書，坦白而嚴正的裸露了蘇聯的一切。

我們沒有去蘇聯受他們熱烈招待，也沒有觀光他們，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掩蔽我們最可尊重的耳目。何況我們沒有去，他們共產黨的騷擾却來了；而且時時無已的緊逼着我們，

要我們接受他們的陰謀和一切！我們這些年，用中共作蘇聯的鏡子，并且對照那些甘醞如醋的蘇維埃大本營的烏煙瘴氣的理論和宣傳，我們已竟着實的認識了他們的一切。我們現在普遍的記着共產黨的倍堪痛恨，然而又分明有那痛恨共產黨是用一種模糊的意識去痛恨的。我們現在願意從理論和事實，盡力揭發他們的無俚，使我們所有的人全洞然他們的窮形極態！

在蘇聯，我們知道那社會主義的國家，那志在工農解放的國家，那國中有最低到五十個盧布最高到四千個盧布的極度不平等工資，有上級「同志」對下級「同志」喊「你」而下級「同志」對上級「同志」却必須稱「您」的嚴厲制定，有被國家寵過厚待而怠工要挾的工人，有彈壓罷工的工人而開槍屠殺的紅軍，有因為忙於重工業放棄輕工業以致工人自己也弄得日用貧細衣服襤褸的社會現象；這裏的破綻既已不一而足。而在中國，那崇信蘇維埃母國的黃色共產黨，在他們中間，有一面痛罵資本家一面要「中等階級開明士紳」同他們合作去組織「三三制」政權的口號，有一面獎勵「勞動英雄」「增產英雄」一面大唱放棄「工農專政」的事實，有一面大喊「世界只有蘇聯同中共的合作為最切實」而一面被困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不得外援而咀咒（他們說是「督促」）蘇聯的現象，有所謂代農民防備敵人搶糧而將農民的穀倉移到共產軍隊裏頭去「保存」的奇蹟。種種事實，在今日紙墨昂貴的時候，我們真不忍罄竹書之！

我們現在，願意盡力從我們所既經知道的種種，從蘇聯的本身看到中共的一隅之局，從馬克斯本來的論列以至種種論列而向從來共產黨的引經上致以印證。用這些，我們來批判他們，認識他們，假如責任和力量也全在我們手上，并且由我們，那就更還要從實際上去蕩除

他們！蕩除那日日陰謀荼毒世界的共產黨！

大東亞戰爭正向着樂觀的極限進展，在廓清亞洲天地之前夕，我們尤其盼望首先敲響共產禍殃的喪鐘！同時，爲了珍貴我們民族的力量，這裏將過去所有渝共之間的矛盾也加以載錄；爲了將來，我們有理由注視他們兩者之間的矛盾，剔除他們，化融他們，以保養未來的民族大祚！作爲國民一員的我們，今日以僅有的力量彙成此書，不詳不盡之處容有未免；而在我們既未敢不盡心不竭力，同時尤能得到各方先進的協助和執筆，感謝他們，感謝我們的民族，感謝人類！

附記：本書分四章纂成；第一章意在提供常識，使多數人更清楚的從理論上對共產黨作基礎的認識；第二章爲就共黨的理論和事實中提出問題，加以批判，其中均爲專家執筆，一掃過去的漫罵態度，而純出之以嚴肅的學術氣息；第三章記載晚近渝共的磨擦，其意一在促成渝共的民族自覺，一在欲請國人對渝共歷年來耗損國家民族元氣之種種致予冷靜的清算；第四章皆中共的一事一行的罪惡紀錄，或者得自旅行者的口傳，或者來自現地書信的報告，都是客觀而實在的手筆。這裏是共產黨的本質及其行動的總報告，總清算，我們希望讀者嚴密的注視它們！（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 一、常識的提供

被痛恨被憎惡的對象就是敵人，要痛恨敵人憎惡敵人就要打擊它打倒它，要打擊它打倒它那就先要了解它認識它。對於共產黨，我們知道大家都是深惡痛絕的。但是我們又同時知道多數人對於共產黨的痛恨是沒有什麼清楚認識作為根據的，痛恨和憎惡全都是很朦朧模糊的一片，而所謂打倒和反對，這些鬥爭的力量也全樹立在我們的那一片模糊的意識上面，那怎麼能夠談鬥爭！即如我們批判共產黨一來就要談到馬列主義，談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同時這些主義和主義也實在在我們的耳旁叫了若干年，但是那些成爲共產黨思想淵源的幾個主義，究竟是怎樣的，由於大家諱莫如深的態度，客觀的研究既予放棄，因此造成至今模糊不解的狀態。爲了珍貴我們的鬪爭力量，我們願意從常識方面提供有關共產黨思想理論的淵源所在，使大家清楚的認識他們！

## A 社會主義 (Socialism)

( 5 )

社會主義的意義，有廣狹的種種解釋。這裏是關聯共產黨思想理論的大淵源。由這一個主義岐分爲三種論調：

⊖ 最廣義的解釋，是稱那欲使個人的意志和活動，全依着社會公共目的的一切傾向；那

狹義的社會主義自不待言，即是那所謂「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講壇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Chair)和「社會改良主義」(Social Reform)也都包括在內。

(6) 是稱那主張於一般社會上採平等主義，於產業上生產機關概為社會共有，而平等分配的傾向。在這意義上，以狹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始，包含「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

③專指狹義的社會主義，即關於工業制度（特別是勞動問題），要求生產機關（土地和資本）的公有；關於分配問題，要求以比例的報酬歸于勞動者之一種竄改社會制度的主張。如那所謂「近世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斯派——的社會主義，在事實上欲和政治運動結合，以實行竄改社會的主義。

「社會主義」這一個名稱，是在一八三五年英國勞勃特歐文（Robert Owen）的社會運動以後使用的。而十九世紀所特有的社會事情，尤使此思想成爲一種形體而變爲所謂近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其中代表人物除英國的勞勃特歐文外，尚有法國的聖西門（Saint-Simon）路易勃蘭（Louis Blanc）和蒲魯東（P. J. Proudon）等，而此後陸續這一系主張的有名人物在法國即爲無政府主義的克魯泡特金，以及虛無主義的巴枯甯，在比利時即爲集產主義的高蘭。而在德國，代表此類主張的人物則有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首倡者馬克斯，和勞特遜邱斯以及拉薩爾諸人。其中大體的差別，厥爲法國社會主義較過激，而德國社會主義較緩和。

## B 科學的社會主義 (Scientific Socialism)

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云云，便是通常所稱的「馬克斯社會主義」。

根據學術的立場說，初期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直到有了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纔算具備了科學的基礎。其所以如此者，一般說因為馬克斯主義的重要原則，是「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資本集中說」，「資本倒壞說」和「階級鬭爭」等。依馬克斯講來，成爲歷史上變遷和發達之根柢者，常是貨物生產和生產分配法的變遷和發達。在古代和中世，生產事業在奴隸和農奴手中，至於近代則變爲資本的生產；這是近代和古代中世相異的地方。所謂資本的生產，是指資本家役使勞動者，利用機械力的大規模的工場生產而言。這樣的結果，一方面促成近代生產事業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也釀成了社會上不調和以及貧富懸殊的惡象。所以舊的社會狀態，應該改變它的形勢。——這樣的理論，正確與否，過去已經有不少人去批評；而在事實上，它的奉行者究竟是在如何的加以運用，也有若干年的事實作證。此處限於常識的提供，不作批評。現在，既已略略知道所謂「馬克斯主義」的總態，且再分別來看看他的那些唯物史觀等說法吧。

○唯物史觀——馬克斯根據歷來社會的經濟組織時常發生變化的原因，而發現「唯物史觀」的原理。「唯物史觀」在學術上又叫作「經濟的史觀」。照馬克斯說：「社會的經濟組織，并非一二人想如何改造即可。因爲社會的經濟組織是依着那個社會的生產力發達的程度而定的。在用手車紡織的時代，有封建制度；在用蒸氣機的時代，就有資本主義。若社會的

生產力加大，富的生產力增多，富的生產方法也變化起來，那麼，社會的經濟組織也會隨着發生變動。」他在經濟學論評一書的序文中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為限制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過程之條件。人類的意識不決定一切，反是社會存在的一切決定人類的意識。」其意即為：人類的生活——政治的社會的精神的生活，是隨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而變化的。照這樣看來，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不過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法則。不過他說：「決定這個歷史進化的法則所最重要者，是生產方法——經濟的原因。」這一個說法，安格爾更把它進一步說道：「經濟要素對於人類生活的歷史進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所以，不可把唯物史觀和哲學的唯物論一樣看待。」斯巴克說：「唯物哲學是宇宙還原的說明，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中沒有這個思想，不過是一種社會發展的理論罷了。」

◎剩餘價值說——此說與唯物史觀同為馬克斯主義的三大根本原理。他以為：勞動者每日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力，是一種商品，勞動者除此之外，沒有可以取得衣食的方法，所以不能不賣這個商品。這個商品，也同別的商品一樣，論價而賣。價之貴賤，則視生產勞動者自身及其一家的衣食住所要的社會的勞働分量而定，資本家購買機械原料，及運轉機械所需的煤炭，并別種動力的原料，又收買操縱機械的工人勞働力。資本家購買勞働力之所以取利，是因爲有一個極顯明的特徵存在着。以前美國的勞働者能在二小時以內生產與他一日所得的工資同值的財富，但是他的作工鐘點不止二小時，常作八小時乃至十小時，或在十小時以上，在這些多餘時間內所生產的「剩餘價值」，是被僱主得去的。所謂「剩餘價值說」者，便是如此由馬克斯指出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個經濟問題。

③資本集中說——上面所說的剩餘價值，被所有者用利息，利益，地租諸名目盡行取去，其一部分仍可變為資本，這個資本再生出所謂剩餘價值，又變為資本，如此生生不已，則資本日漸增加，積聚於少數所有者之手。同時，在企業者羣中，資本愈大者，生產費愈賤，大企業家在自由競爭中應有優勝，小企業家必漸次倒閉，被吞併之結果，資本漸漸積聚，經營亦漸漸集中，預料資本家的「組合」必起而代替自由競爭。所以，他斷定某一企業愈增大，則資本家的企業總數必日形減少，結局不但事業總數日少，資本家總數亦勢不能不日少；所以他又斷定作為資本家的人，趨於無產階級者亦必日見其少。馬克斯以為：這個原則，不單是用於工業，就是在農業上也可適用，所以少數地主的財產愈增加，則地主的總數亦必漸次減少。

④資本主義倒壞說——馬克斯會根據他的唯物史觀去研究英國的經濟學，不消說，資本主義經濟學的母國是英吉利，所以關於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英國最先發達。據馬克斯的研究結果，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必然崩潰，後起者應為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這是什麼道理呢？他說：「無論那一種社會組織，都是一時的，歷史的，只要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達有利，則可維持存在，而一等它有妨礙的時候，就要被破壞。資本家的社會組織，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達，是有利的，但是社會生產力到達一定程度以後，雖是同一組織，在各方面却要漸漸的束縛社會生產力，不便發達。有這原因，所以資本主義必要崩潰，社會主義有起而代之的運命。所謂「資本主義倒壞說」者，便是依據此等關係，將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加以研究，而用所謂科學的方法論證之，這便是他異生著作「資本論」的目的。



⑥階級鬥爭說——馬克斯及其同派社會主義者恩格爾斯都認為「一切的歷史盡是階級鬥爭史」，并謂：「自古以來的社會歷史，盡於階級對峙之中進行。」馬克斯一面認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左右歷史的根本動力，一面又認往時的歷史盡屬階級鬥爭的歷史，頗形矛盾。但是他說：「這二者有不可離的關係，在以往的歷史上，社會的經濟之構造，實根據階級的對峙。此對峙的形狀，雖因時而異，然社會的經濟之構造終必取一種形態，以階級對峙為主義。故一切歷史可以說是階級對峙的歷史。」據馬克斯的經濟史觀，社會組織隨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但是，社會組織是由多數的人共同建設共同維持的。所以社會組織雖然說是隨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它的改造却不能不假手於多數之人。作這個改造運動的基礎勢力的，在歷史上，不論何時總是那一種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之下居於不利地位的階級，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之下，居於不利地位的階級起而贊成改革，自是人情，同時，居於有利地位的階級起而反對改革，亦是人情。因此，社會組織的改造，就總不免階級的爭鬥。此一意念即是說：「無對峙即無進步」，而今日以前的生產力，都是以階級對峙之支配為基礎，發達起來的。這便是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同階級說所以不可分離的原故。

馬克斯又以爲：以前的歷史，雖然盡屬階級鬥爭的歷史，但是社會組織進化的結果，使今日的無產階級除在對峙與改革中企求自身的解放以外，同時亦必解放社會全體，故在現在社會中有產對無產者的對峙，是社會的生產方法之敵對形態的最後一頁；他們的鬥爭，也就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後的階級鬥爭。

馬克斯的階級鬥爭之論，可以簡單的分爲三層來說，即：一、因剩餘價值惹起利害衝突

，所以社會變成兩個階級。二、有利的階級由於自知到底不能和另一階級相容，所以在鬥爭的第一期着重於經濟上的爭利，而第二期復又進為政治上的爭權，以便統治。同時，不利的階級亦如此，斷進而為政治的運動（革命），爭取政權，以便完成其改造社會組織的企圖。三、以為廢去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為改造社會組織的根本眼目。化除階級的區別，是其根本思想。

## C 布爾什維主義 (Bolshevism)

「布爾什維主義」又叫作「過激主義」，這是指俄國列寧一派，即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黨人所崇奉的主義。其特徵在於主張「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並以此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手段。以下分別加以敘述：

○布爾什維克的起原——一八七六年，俄國有個祕密結社，叫作「土地與自由」，是當時僅有的社會主義者的團體，至一八七九年分為兩派，一派叫作「民意」，主張用陰謀暗殺等手段，實現政治革命，這一派後來成為社會革命黨；同它反對的，即俄國馬克斯主義者卜勒哈諾夫一派，這便是後來的社會民主黨。

( 11 )

布爾什維克的前身，便是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九八年，舉行結黨式，是個標榜馬克斯主義的政黨。到了一九〇三年，在瑞士開第二次大會，黨員意見不合，分作兩派。分裂的主因，是因為列寧一派主張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反對和有產階級提攜。卜勒哈諾夫一派主張在有產階級的國家治下，還要從事於政治運動，參與議會政治，和有產階級提攜。當時黨員贊

成前者的居多數，贊成後者的居少數。所以分裂以後，列寧一派叫「布爾什維」，即俄語「多數」之意；卜勒哈諾夫一派叫作「孟什維克」，即俄語「少數」之意。

◎布爾什維克的目的——其目的即在「集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實現。列寧在他所著「俄國之政黨與無產階級之目的」裏面，會詳細的表明布爾什維克之目的，在於社會主義的實現。托洛斯基於其所著「吾人之革命」一書中也極力鼓吹馬克斯主義——集產主義，他說：「集產主義為社會民主黨得到政權時候的準則，又為其未得政權以前之標準。」

◎布爾什維克的手段——布爾什維克既抱定「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手段，主張這種手段有兩個理由：一是階級鬥爭上的理由，二是生產技術上的理由。

在階級鬥爭上所以有主張「獨裁政治」的必要，據列寧說：「若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當用資本主義移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不得不承認國家——強制力——的必要。」又說：「在有產階級的獨裁政治，和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的中間，不能有第三的立腳地。」列寧反對「不用強制和獨裁政治能够把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的想法，斥為癡人說夢。托洛斯基也以爲勞動階級所以要求獨裁政治，因爲這是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

在生產技術上所以有主張獨裁政治的必要，據列寧說：「一切大規模的機械工業，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根源，在這種大工業，指導勞動者的意志，須絕對的而且嚴格的結合爲一，靠着這意志的一致，纔能够指導幾千百萬的人民，共同勞作。」他又說：「這個指導，若是參加共同勞作的人，有了理想的自覺和訓練的時候，那就大概像某隊的隊長那樣溫和的指導，若是沒有理想的訓練和自覺的時候，這個指導恐怕就要成爲很嚴厲的獨裁政治。」

布爾什維克根據以上兩個理由，主張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毫不讓步。關於這一點，不但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不以為然，就是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也有許多反對這種手段，因為這手段不但違反「民主主義」，而且違背馬克斯的科學的理論。對於這一層，且看布爾什維克怎樣的辯解——

◎布爾什維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關係——據布爾什維克的辯解，說是：「一切的民主主義全是相對的，換一句話說，就是階級的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的國家，雖自謂為民主主義者，其內容却不過是一個階級的民主主義，并非普遍的。」所以布爾什維克認定資本主義的國家可以說具有兩重性，即對有產階級是民主主義，對無產階級是獨裁政治。而在蘇維埃的國家中此兩重性亦未可免，即對生產階級是民主主義，對於有產階級是獨裁政治。總而言之，民主主義是屬於一個階級的，對於本身以外的階級，仍保有獨裁政治的意味，所以真的普遍的民主主義，到現在仍是一個觀念，然則這兩者之間，到底有何不同，何必用後者去換前者呢？——布爾什維克以為：其不同即在乎唯有靠着後者纔始能達到「普遍的民主主義」，這一點，列寧說：「資本主義主張一切階級的政府，但在事實上是一個階級的政府；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是組織一個階級（無產階級的政府），而從這裏起，企望達到一切階級的民主主義。」所以他們說，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不過是「從資本主義移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的表現。」又據說：「在無產階級的國家中，當有產階級尚未完全消滅以前，姑且保持着舊國家的壓制性質。」至於布爾什維主義的自標，倒是在於「真正的普通的民主主義」的實現云云。

◎布爾什維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列寧這一派人，常以「馬克斯主義者」自任，

但是他們的手段，有許多的馬克斯主義者却激烈的反對，到底這種「無產階級獨裁政治」的手段，是否馬克斯主張過呢？事實乃是：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合作的「共產黨宣言」雖會謂：「勞動者革命的第一步，在使無產階級得到支配階級的地位。」後來馬克斯又說：「從資本的社會組織移到共產的社會組織，其間有個革命的變態時期，在此政治的過渡期，必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獨裁政治的狀態。」布爾什維克以此為根據，遂自以為很忠實作了馬克斯主義的嫡兒。但在反對布爾什維克者則謂：馬克斯主義之重點，在乎根據唯物史觀來證明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至於共產黨宣言，不能奉為社會主義的經典，而只是一個歷史的文書。而且馬克斯自身在「巴黎自治團」失敗以後，對於「共產黨宣言」亦予存置。同時，恩格爾斯晚年亦會力稱：「少數的人，把他自己作為無知識的羣衆之指導者，而且靠着強力去鬧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已往五十年間的歷史，是這樣教訓過我們的！」足見馬克斯和恩格爾斯已經離開了共產黨宣言的立脚地，亦足見布爾什維主義實在離開了馬克斯主義很遠了。

## D 共產主義 (Communism)

共產主義的要點，是在經濟上反對私有財產，主張一切財產的公有；在社會上反對個人的特權，主張權利平等。通常以為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同一」的，嚴密的說，却只應把它看作廣義的社會主義之一派。

社會主義中，可分為兩大派別：一派是共產主義，一派是所謂「集產主義」。其不同點，乃是：共產主義主張一切財產的公有，集產主義只主張生產手段的公有。先從生產方面看

來，集產主義的生產組織是集中的（參閱下則）；共產主義的生產組織是分散的。集產主義，在原則上主張把一切生產機關移歸國家（視生產機關的種類，或歸地方權力）管轄；反之，共產主義則主張打破中央權力，同時，主張把一切生產機關散歸種種的自治體（地方的自治體，勞動協會等）管轄。

再從分配方面看來，資本主義撤廢後的分配制度，集產主義主張貨幣經濟，共產主義主張自然經濟。集產主義主張用一種方法調節各人的收入，因此，其分配制度必須用一種貨幣或者貨幣代用品才能實行生產物的分配；反之，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不去調節各人的收入，除去一定價值的收入之概念，只調節直接消費，或并消費亦不加以調節，因此不必用何種貨幣作分配媒介，故稱為自然經濟的分配法。

這樣看來，共產主義和集產主義都主張分配上平等，但是集產主義的平等，乃是關係於收入方面的，共產主義的平等却是關係於消費方面的。——共產主義所主張的消費平等，尚可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客觀的消費平等，就是以男女及年齡為標準，分配同質同量的物資，以供個人的消費，另一派主張主觀的消費平等，就是各人均得依照所需，直接使用物資。

## E 集產主義 (Collectivism)

所謂「集產主義」，要而言之，便是想把一切生產手段（譬如：工場、銀行、土地、礦產、交通機關等），作為國家或地方團體的公有，至於消費用品，則仍維持私有制度。

在這一主義底下，關於生產物的分配，有兩個辦法：

⊖使各人收入絕對平等，其收入的使用法，則聽各人的自由。

⊖各人收入照着各人勞働的分數和勤率，附以等差，如何使用其收入，亦聽各人之自由。

所謂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大抵是主張頭一個辦法的。而餘如路易勃蘭和聖西門等人則主張後一個辦法。

但是無論採用那一種辦法，當各人要消費物資時，均須支出其收入的一部分；同時，一切物資須有一定的價格，而測定一切價格又須有一定的價值單位。所以在這種制度下，必須用一種貨幣，或可以代貨幣的東西，作分配的媒介。亦因此，集產主義的經濟制度，還免不了貨幣經濟。

集產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不同的地方，已見上節，總而言之，是在集產主義所主張收爲公有的，只限於生產手段，而并不想把一切財物一概作爲公有。因此，在這主義下面的各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所需要的消費品，作爲私有。亦即是，集產主義并不把私有財產制度全然撲滅，不過只限於消費品的私有了。

## F 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

無政府主義又稱作「無治主義」，音譯爲「安那其主義」。粗粗說來，就是在經濟上所欲實行的共產主義。關於這個主張的消極理由，是以爲近代資本主義亦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面，不但它的結果不好，就是它的本質也已經是不合理的了。因爲認爲：欲求社會的合理（

或理想化），遂主張廢除社會上的一切權威——尤其是政府，而建設放任個人自由行動的新社會。根據此一主義的代表者克魯泡特金的說法，認為這種自由社會應大體具備下列三個特質：

⊖脫離政府的羈絆——個人在團體裏面自由發展，依着相互間的欲求和趨向，為從單純逐漸進於複雜的自由組織。

⊖脫離資本的羈絆——共同生產，自由消費。

⊖脫離宗教的道德——免除強制的性質，由社會生活自然的發達，成為習慣的自由道德。

無政府主義每要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相混，但是社會主義是國家黨能主義，無政府主義却是個人黨能主義。前者輕視個人，徧重公力；後者輕視國家，徧重個人。又，社會主義注重財富分配的公平，無政府主義則注重權力的公平。前者是經濟上革命的主義，後者是政治上革命的主義。兩者之相合點，是在於不滿意社會的現狀而出以破壞主義的態度。如那後來的社會民主主義以為，經濟上的革命必須從政治的革命入手，便把兩者相接近了。

無政府主義在經濟的觀點上，與共產主義特別氣味相投，而否認消費財的私有，不特理論上不合，就泡特金以為：「集產主義單以生產財作為公有，而承認消費財的私有，不特理論上不合，就是實行上也大不易。固為二者本不能够嚴密的區別，也不應該加以區別。」但到生產分配的問題上，則三者又見不同，即：集產主義要「各盡所能」，共產主義要「各取所需」，而無政府主義則主張「對於從事生產的人，先承認他的生存權，然後再承認他享有快樂生活的權



利·」

## G 虛無主義 (Nihilism)

虛無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一派，其要點在否定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威權。俄國的虛無主義者，否定一切權威，法律，不信仰任何原理，原則，而欲把個人置於共產的社會狀態之下。這思想，不消說是胚胎於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但間接又接受了達爾文，斯賓塞等人的唯物哲學思想，和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和馬克斯的影響。總之，虛無主義者從他們的學說，種下了自由平等的觀念，急欲實現貧民和勞働階級的解放，因而咒怨社會和政治的威權，否定一切信仰而企圖破壞，所以有「虛無主義」之名。

X

X

X

X

看了以上所敘出的七個思想的理論和主張，已可概見這一方面的雜調；假使加以更詳細的了解，則尤可確知思想源流相近相同如以上的幾個主義主張，也互相積有爭執矛盾之點。以上除社會主義為一大淵藪，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似與共產黨為旁不相涉之物，但是我們機了從各方面認識共產黨，正如研究英國，連她的殖民地也帶着研究了。

# 二、問題的提出

## A 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說的批判

### 一 唯物史觀

在未先研究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之前，我們就對他作不澈底的批判，當然是不合邏輯的，現在我們先檢討他的學說的概論。

馬克斯說：「不是造了出來的物品，而是怎麼樣及以怎樣的工具去製造的，是區別經濟上的各時代的尺度。」他的唯物史觀的根本觀念是社會組織的進化論。他認為社會的進化，是由於社會經濟構造的變動而決定。他所謂的經濟構造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註一）之結合。馬克斯在上述命題中闡明了他的以經濟構造的各期不同，劃分了各時代階段，而各時代遂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社會。至於經濟的構造如何的變化，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註二）序文上說：「依我的研究，則覺得法律關係和國家形態，是不能由其自身得着理解的；也不能由所謂人的精神一般的發展而說明的。它的根據，毋寧說是物質的生活關係。達到了市民的社會（即自由的分業的交換社會——筆者）的解剖的研究，須於經濟學中求其結論……：人類的意識，不是決定其存在之物。反之，他們的社會的存在，卻是決定它的意識的。社會的物質

的生產力的發展，有一定的階段。……人類在他們生活的社會的生產上，必定從他們的意志，達到獨立的關係，而入於適應他們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之中。此種生產關係的總和，使社會的經濟構造，與從來在其中活動的當時生產關係，或單是「法」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發生衝突。此種關係，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為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乃到來；隨了經濟的基礎的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的全部必漸漸的或急激的變革。」

由於上述的理論，吾人可以更明確的指出馬克斯的視野。他的社會組織進化論有二個要點：一為社會的生產力與社會組織（即生產關係）有密切關係，一為社會組織必然的隨社會的生產力的變動而變動。他以爲社會的經濟組織，是跟財富生產力的發達程度而定的。社會組織變化的歷史，依據馬克斯的說明是有二個時期。在第一時期中，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組織即生產關係互相調和。因之社會的生產在此期中能够充分的發展，發展到相當限度後，遂踏進第二時期，在此期中，社會組織與社會生產力的調和遂致破裂。此時，起初促進社會生產發展的社會組織反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物。然而社會生產力並不因之停止，却仍舊繼續的發展，但因爲社會組織的妨礙，於是發生重大的衝突，妨礙愈大，衝突愈甚。結果就發生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成功後，舊社會組織遂消滅，被適合生產力的新社會組織的第一期所替代。這樣的轉輾旋環下去，便組成了人類全部的歷史。假使要更簡明的說，就可將馬克斯的辯證法引用：在第一期是調和期，至第二期爲矛盾期，此期之最後矛盾平復，這即是他所謂的矛盾的統一律。辯證法是否正確，是屬於哲學的問題，又當別論，現在祇是爲便利解釋起見，特以馬氏的解釋而解釋之。

假使要對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論能更進一步得到確切的本質的概念。我們就可以引他一句警句，他說：「人類對於自然加以作用，同時使自己的本性變化。」他更舉一具體的例子，說明這種動態。他說：「生產者相互的社會的諸關係，及在生產的全行程上生產者的調和的活動及參與的關係，都依存于生產手段底性質而變化。隨着新的戰爭工具即槍砲的發明，軍隊的内部組織的全部必然地發生了變化。同樣地，構成軍隊的個人之交互關係，使軍隊成爲組織的全一體的交互關係，也起了變化，最後全軍隊的交互關係也變化了，所以生產者的社會的諸關係，隨着生產的物質的手段。即生產諸力之變化及發達而變化。」（引自馬克斯：工資勞動與資本）以上的這些話是馬克斯用作來支持他的學說的。我們對他的解釋姑且保留，暫時再作進一步的觀察。

馬克斯在上述的理論中，已經說明他的社會進化論是基於經濟構造的變動，由於經濟構造的變動，人類歷史遂生變化，他劃分社會的進化程序爲數個時期，他說：「生產的諸關係之這樣的特殊總體，就是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而且這些社會組織又和人類史上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他所說的古代社會即是原始共產社會，布爾喬亞社會即是資本主義社會，他的意思就是說在人類歷史初期的社會是共產社會，但這種社會因爲生產力的發展，於是使他破產，破產的結果乃造成封建社會。但封建社會經過了相當時期，又因社會生產力的進化重又破產而造成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斯又解釋生產力的進化，他說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天然的形成，在這種社會中人類最初使用的勞動工具就是石塊與木棒，這種石塊與木棒是用作捕獸與自衛用的，所捕得之獸取回，依慣例分配於一氏族中享用，此時並無私

有財產制度，而是共同生產，共同消費。至後，生產力發達，遂漸分工，產生相互交換，私有財產制度遂應運而生，且有地主階級產生，此時，原始共產社會遂趨崩潰，被封建社會所替代，此時生產力逐漸進步，但除農業而外，工業是祇有手藝事業，而且都是以自給自足為目標，買賣的產生機會極少。至封建社會的末期，手工業開始獨立運動，手工業者從農村中脫離，且有會社的結合，同時商人勢力逐漸擡頭。結果，商人又支配了地主與手工業者，自給自足的生產性質破壞；同時新生產方法發明，生產力一日千里，資本家興起，結果乃發生民主革命，封建社會於是崩壞，資本主義遂起而代之。

馬克斯鮮說歷史的進化到了此期，私有資本儘量發展。他以為社會的產生是跟着進行機械生產而來的。但是他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成態，仍是敵對之構成態，仍舊要進化下去。他聲稱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然經濟的各種形態不同，它是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的生產也和單純的商品生產不同，它是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發展，是以收買勞動力為基礎，其根本的發動力是利潤的獲得，馬克斯舉出二個事實，當作資本主義樣式的特徵：①生產要素除勞力外（即馬克斯所謂的生產手段）均集中於少數者的手中，不復為各個勞動者直接所有；②勞動者本身被組織成社會的勞動，於是全社會中就產生了二個階級，一個是勞動者，一個為資本家。這兩大陣營為了自身利益，遂促起了階級鬥爭。就是馬克斯所謂的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的鬥爭，據馬克斯說最後勞工必獲勝利，於是實行共產制度，將資本主義世界的鎖切斷，這就是所謂辯證法唯物論的應用。

關於所謂階級鬥爭，馬克斯與他的信徒們更特別的強調，亞達米陽在蘇聯大百科全書史

的唯物論上寫着：「所謂階級鬥爭是在一定的生產樣式中，發見出來的固有的敵對矛盾。於是在直接的生產過程中所構成的關係，同時也作為階級關係而表現。」「古代的生產樣式是以奴隸的榨取為基礎，而且奴隸和生產手段都是奴隸主的私有物。封建的生產樣式，其特徵是：土地是從被領主的所有地拘束着的直接生產者的農民分離過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其特徵是使自由勞動者從生產手段中分離出來。而用資本之手來使兩者結合的。」當，在亞達米陽上述的話語中，是含了階級對立的意思，起初是奴隸與奴隸主，後來是農奴與地主，最後是勞動者與資本家。法國聖西蒙（Saint Simon 1860—1865）在他的產業者之間答教示（Catechismes des Industriels）一書上也把法蘭西的歷史說作是生產的勞動者與非生產的享樂者，及被榨取與榨取者，政治的被支配者與政治的支配者等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且說論證階級（即生產階級）之卒竟，不得不握政治實權，所以，在他看來，經濟史觀就是階級鬥爭史。

人類最後階級鬥爭的結果，據馬克斯說必然是勞動者獲得支配力量，社會的階級鬥爭遂消滅。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評的序文上說：「若是一個社會組織，使一切生產力在它的組織之內，並不限餘地，而能完全發展，那末這種組織在發展之後，是決定不會顛覆的……所以有產者的生產方法，是採取社會的生產方法的敵對的形態的最後之物。……然而在有產者的社會中發着生產力，同時形成了此敵對的解決上的必要的物質的條件，因而人類社會的前史，即以此社會的構成而終了。」所以馬克斯以為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必要傾覆了的。私有財產制度終將被取消。

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崩壞論。馬克斯除了他的唯物論辯證的宿命論外還舉出了二個原因，第一是利潤率減低的法則。第二是銷路缺乏化的法則。所謂利潤率減低的法則即利潤率隨着資本制經濟方法的發達而更加減低的法則。馬克斯的信徒考茨基寫着：「在資本制生產方法中，由於必須不絕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結果，必然地使資本的構成更加進於高級構成，因欲增進勞動生產力，必需價值更大的勞動要具（機械及其他），又因勞動生產力增進的結果，必需更多的勞動對象（原料及其他），約言之，勞動生產力一旦發達，同時所必要的生產機關較之勞動力的比例更多。而資本的構成漸漸進於高級構成這件事，即是利潤率漸漸減低的意思。」馬克斯在他的著作資本論上也寫道：「假使資本構成（註三）的遞次變化，不僅發生於個別的生產部門內，並且也發生一切的生產部門內（或者祇發生於決定的生產部門內），甚至（今着屬於一定社會的總資本的有機平均構成上的各種變化，則不變資本（即生產機關——筆者）較可變資本（即勞動力——筆者）這樣遞增的事，在剩餘價值率（即所謂資本榨取勞動的程度）沒有變化的範圍內，必然地造成一般利潤率遞減的結果。」要之，隨着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發達，利潤率準更加減低，這件事馬克斯說是「資本制生產方法本質上自明的一個必然」。

所謂銷路缺乏化的法則，即隨着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發達，銷路已漸次不能和生產併行擴大，因之，擴張的再生產已漸漸不可能了的法則。馬克斯在資本論上寫着他的理由道：「生產物的實現（即貨品的銷路），被各種生產部門間均衡與社會的消費力所限制，而決定這種消費力的，既不是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絕對的消費力，而是立脚於矛盾的分配事情之上的

消費力。多數民衆的消費，被這種消費力縮小到祇能在狹隘的限界內伸縮的最低限界內。社會的消費力，又被蓄積的衝動即希望增大資本與產出規模擴大中的剩餘價值的衝動所限制。這種事……是資本制生產的法則。」

對於馬克斯唯物史觀的概念，我們大概已有了一個認識，現在是要開始作進一步的探討和批判了。

馬克斯唯物史觀的基礎是立於經濟機構的變動與階級鬥爭上，關於這些，上面已有了足夠的敘述。我們首先對於他所說的唯物的社會經濟構造形成社會制度是不能同意。他說社會制度的上層如國家制度，法律制度，道德觀念，宗教等全是由經濟的基礎來確立。馬克斯的信徒甚至說宗教，道德，法律等全是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但實際完全是荒謬的，他們所以這樣說全是以掀動革命為目標。我們應予以嚴正的駁斥。佩舒泰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却說：「羣衆的意旨影響社會的變化，較甚於經濟情形。」事實上人的歷史，一方是物質上的爭鬥，即食物和性慾的無極的波瀾，同時他方面是精神的向上。馬克斯忽視人的精神要求，重視於「物」的影響，所以完全是偏見，我們試舉一具體的例子來看罷：例如佛教，照馬克斯的見解一定要說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罷。但是實際呢？佛教是在許多經濟發展階段極相異的民族中都信奉着，假使依他的唯物史觀論，這又如何解釋呢？又如基督教在歐洲傳佈是遠在產業革命之前。這時依馬克斯的歷史分期是在封建制度時代，那麼為何又至今尚在流傳呢？歐洲的經濟制度是早已變更的了。事實上宗教的關係使社會經濟構造，社會生產力亦會受到影響。例如十字軍的東征。使世界史頓作劃時代的改變。生產樣式，生產力都直接接受



到影響，這全由宗教的狂熱所致，却非是爲了生產勢力的變動才有十字軍的東征的。同時我們又知道人類社會的進化一方面還要就範於人類的智識的進化。勞動工具是人類所發明而供實用的，勞動工具的利用是以人類的智的發達比較達到高度的階段爲前提的。要使勞動工具一步一步的改良起來，就必須人類的智性的新的努力。智性的努力是原因，生產力的發達是結果，所以智是歷史過程的主動力，社會經濟制度僅是人類智性的具體作用而已。所以馬克斯所說的「社會的存在是從人類社會的意識獨立地存在着的」是荒謬的話。

社會的經濟構造又受了抽象法則的規定；如生理學的法則，生存競爭，地理的環境條件，人口的增加等，却並非全由自然的生產力的變化而規定；由於生理學的法則，社會的經濟構造遂爲其限制；由於生存競爭，人類各爲其自身着想而謀取自身的經濟利益，使經濟構造跟隨而變動；由於地理的環境人類在範圍內發展智能，使生產力在範圍內進步；由於人口的增加，密度變大，社會經濟機構隨之發展，或者過剩的人口向各地移動又形成了特殊的社會經濟構造。例如墾荒開礦等，所以社會並不僅跟了無條件的生產力的進展而進化的，考茨基雖是一個唯物論社會主義者，但亦否認社會組織是一定爲了生產力的進化而進化，他說：「一切的肉體形態都是被外界其他的環境條件所規定的。」「社會的發展，有機體的進化，是由對外的生活條件的順應而進行的。」所以社會的進化，還是由於環境條件與人的智識合併起來而推動。人的本性先改變再使社會制度改變。却不是由於「人類對自然加以作用」才「使自己的本性變化」。

馬克斯將人類的歷史分成「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也是武斷的。其

實，他不過站在「生產樣式」不同的立場上觀察，況且他的站立點不過是生產樣式的一角罷了。站在生產樣式「化」的立場上，許多歷史家不是把它分爲「漁獵時代」「畜牧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的嗎？馬克斯將歷史分期非惟混雜不清手法不甚高明，抑且犯了矛盾。果然他的分法將階級鬥爭是強調了，生產力的進化是強調了。然而馬克斯在他的歷史理論中，以爲人類的歷史，不過是機械的展開。照他說，封建制度是一種勢力，資本家是一種勢力，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勢力。和秋來柿果成熟一般，是必然的科學的過程，這麼，照他說，社會共產制度的來臨全無人事可盡的餘地。然馬克斯在一方更力主階級鬥爭。這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矛盾麼。倘然社會的進化和歷史的開展不過是必然的機械的過程，那麼共產主義的制度的實現是自然的結果，便沒有暴戾的階級鬥爭的必要了。倘若時機一到，新社會自會發生，就當沒有作什麼人爲的社會運動的必要，祇要靜待時機便行了，馬氏在另一方面又力說階級鬥爭，焦慮着新社會的火速實現。柿果到了秋天自會成熟與不到秋天也可施以人工的腐熟法，真是矛盾之極。毋怪柏能修丁要痛擊馬克斯說爲「自殺說」了。

生產力的進步是在無形中的，與生產關係調和也是無形中的。所謂階級鬥爭事實上並非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能調和所致。奴隸與奴隸主的鬥爭，是爲了恢復自身的自由，根本與生產力變化不生關係。農奴與地主鬥爭亦純爲其自身的利益，又何嘗是爲了生產力不能與生產關係調和呢？其餘的歷史上的革命亦莫不是爲了政治問題，自由問題：例如法國大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馬克斯與他的信徒們鼓吹勞動者與資本家反抗完全是無聊的。所謂這二個階級實際是不能存在。他們都是生產要素中的一份子，是互相合作

的，根本無所謂衝突或鬥爭。近世民主主義發展，進步的國家中漸見資本家和所有階級的特權移向民主主義的組織；如工場法，地方政治的民主化，勞動組合的解放，工廠法的實施，勞動標準的公定：都是足使衝突避免的實例，階級鬥爭可消滅，當然馬克斯就無所施其能了。

至於馬克斯所說的今日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命題，我們亦不能信任。吾人並非為資本主義張目，但對於馬氏之二點解釋預有懷疑。馬克斯說第一點足以使資本主義制度崩壞的原因是利潤率減低的法則。但是事實却不然。所謂利潤率減低的法則是馬克斯沉湎於利潤的獲得是由剩餘價值的剝削而來的謬論。馬克斯以為資本的高級構成，即生產中勞動力資本小而機械力資本大，是足使利潤減低。但是近代的工業中機械力資本都是很大的，而且機械是生產中的要素，利潤率的獲得亦與機械的偉大為正比例。此是大量生產的利益。若照馬克斯所說，則近代企業家將均不願從事機械力的大規模生產了。

第二點原因馬克斯以為是貨品銷路的缺乏。其實又是一個大錯。馬克斯以為世界的財富集中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卒竟足使多數人的消費力大為減弱，商品銷路缺乏。使資本制度崩壞。其實却又不然。因為社會的消費是以貨幣作為媒介。資產的集中決非純是貨幣，而是以貨幣作為媒介的物質的轉移。此種物質固無時不在開發或製造，使社會的總財富無止境的增加，少數的資本家為了要謀擴張生產仍將蓄積的貨幣流入他人之手以交換物質，於是消費力又被他人所得。資本家擴張生產的結果，雖使生產品增加，但貨幣數量未變。則社會消費力反增。若生產品增加過度，企業家自會調整生產關係，與制度本身完全無妨，豈會立即崩

潰呢！關於以上二點，在資本集中論與經濟危機論上還要詳細的加以檢討，總之，馬克斯對於現代的制度是存着本性的憎惡，他的批判與提議完全是荒謬與不正確的。

共產社會制度會來臨嗎？我們根本不能相信。這完全是馬克斯辯證法的唯物論「玄妙」的運用。辯證法本身亦奇特之至。它祇適用於「原始共產社會」至「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中，却不適用於「共產社會」。馬克斯是一個「先知先覺」，他會預知共產社會中沒有階級鬥爭。他會知道：「這種組織在發展之後，是決定不會顛覆的。」同時，他的大思想「辯證法唯物論」至此時是不能適用了。吾人試想一個有意義的學說會自己承認有不能適用的時候嗎？

總之，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是一種學說，具有許多的弱點。它的產生不過是由於偶然的環境來決定。誠如任何時代所發生的社會思想一般，僅是人類思想界上一個偶然的獨特的表現而已。

註一：所謂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要素的組織，生產力是人類某時代的生產能力。

註二：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郭沫若有譯本出版。

註三：所謂資本之構成分三種即低級構成，平均構成，高級構成三者，以可變資本及不變資本之數額比例而定。

## 二 勞動價值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我們在上節中已予以詳細探討。現在再開始檢討他的純經濟學說。在馬克斯經濟學中，我們首先要觀察的就是勞動價值論。馬克斯將勞動力看作是創造世

界財富的惟一原素。但是，我們若細細的予以探討，我們極易發覺這學說的謬誤。

馬克斯以為在現階段經濟制度下，財富的大部是由所謂商品構成；生產物是採取了商品的形態而出現。所謂商品，馬克斯在他的資本論上說：「直接的生產者或是關係者，不自己的使用為目的，而因欲和他人的生產物相交換所造出來的生產物。由是，使生產物成為商品的，不是自然的性質，而是社會的性質。」馬克斯的信徒考茨其曾為這論旨舉了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例如原始農家的一個少女，因欲織自己使用的麻布，所以紡麻以成麻線。這個場合，麻線是使用物而決不是商品。反之，如某紡織業者以交換近隣農家的小麥為目的而紡麻以成麻線，又如某製造業者以售賣為目的而每日要紡若干斤的麻，在這些場合，麻線就已經成了商品。不待言這些場合的麻線仍然是使用物，和前一個場合並無區別，可是，它已經不僅是使用物，並且是可以擔任某種特殊社會任務——即可以交換的使用物。」

馬克斯所謂商品的意義，我們已經明瞭。假使再簡單的歸納起來。馬克斯以為生產物的是否為商品，要看社會的任務及社會的機能才能知道。要而言之，所謂商品者是為交換而生產，為交換而存在的生產物。

馬克斯又說商品的產生是歷史的產物。即在生產機關發達後，人能夠用較前更少的勞動，以從事原來一樣工作；這結果便是勞動力「游離」，可以做更多的其他工作。其他工作的產物可以與他人生產物相交換。馬克斯以為這種交換社會與「原始共產社會」有着顯著的差別。他說：在原始共產制度之下，使各種勞動互相關聯，使各個生產者互相為他人勞動，使他們直接得着他人的生產物的就是社會；然而在商品生產之下，則與前異趣。各生產者看起

來好像僅爲自己勞動的樣子。他們怎樣地受着他人的生產物的支配呢？——看起來這也好像不是由他們的勞動的社會性質來定，而是完全由其生產物的物質來定的樣子。無論陶工或農夫，好像都不是爲彼此而勞動，無論製陶勞動或農耕勞動也好像都不是社會上所必要的勞動。於是好像在水瓶和農作物的內容藏有某種神祕的性質而使其能够用一定的比例來交換似的。這樣一來，由勞動的社會性質而決定的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關係，在商品生產之下，便成了物物相互（即生產物相互）的關係了，馬克斯這個論旨是否正確，我們得要留在下面討論。

在產生交換社會以後，馬克斯以爲交換物（即他所稱的商品）有着魔術性的存在，他稱之爲「物神的崇拜性」。他說：在生產保持着直接的社會連絡的當時，就是在原始共產社會中：生產這件事，完全立於社會的指揮支配之下，同時，生產者相互的關係，也顯然地完全表現爲社會生產上的關係，然而等到勞動成了互相獨立的個人勞動，而生產成了無秩序不統一的生產，那末，生產者相互的關係，就好像完全是生產物相互的關係了。爾後，這種相互的關係，竟完全離開了人類的意志而發達。於是這一種社會的勢力，便完全聳立在人類的頭上了。而這種相互的關係，乃至這一種社會的勢力，在古代人們單純的頭腦中，反映爲一種神力：在後世所謂啓蒙時代：在近世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眼裏，則反映爲超社會的關係。馬克斯在他的資本論上稱之爲：「當勞動生產物作爲商品而生產，由是成爲和商品生產不可分離的東西所固着於生產物上的魔術性。」

以上，是馬克斯價值論的前提。總括的說，他以爲使生產物成爲商品的，完全是社會的關係。交換社會實際是勞動的集團。人們在這裏共同的互爲他人勞動着。但是，馬克斯以爲

，交換社會又似乎是個人主義的。各人由各人自己的意見，目賭着自己的負擔與危險與工作着，各人關於自己的勞動祇考慮其自己個人的利害而已。所以馬克斯以為這裏正包藏着交換社會之根本的矛盾。即個人主義的形式之下的集團的內容。換言之，就是社會所生產的生產物之個人主義的領有。這一矛盾反映在各生產者之中。各生產者恰如二個極端，一方為集團主義，而他方的却為個人主義。一方面，各生產者為生產上之集團主義底一部分，離開這面，在他猶如死去一樣，他方面，他猶如不能把手全體緊握成爲拳頭那樣的不聽話的手指一樣，常常孤立着，使自己與社會成爲敵對的東西。

現在，我們開始觀察和研究他的價值論的前提（即上述的商品生產及交換情形）是否是正確。

馬克斯的商品的定義不過是爲了他便於創立他的學說才這樣定下的，實際上並無多大的意義。但是他的商品的定義却與他的商品是歷史的產物，這一個命題互相矛盾，這矛盾在馬克斯自己是忽略了。因爲他是沉迷於他的歷史的分期，他以為在「原始共產社會」的生產與交換什麼都與「交換社會」不同，他以為原始共產時代是沒有商品的。馬克斯所說的原始共產社會，實際就是漁獵時代，畜牧時代，及初步農業時代。在這些時代中，原始人誠然是有他們自己的團體，誠然是分工合作，但是却已有了商品的雛型，也就是說有了價值的觀念，公平的觀念。我們可以將馬克斯所說的例子做一個學理的批判。

在原始共產社會中，一方面農夫爲團體提供農作物。而陶工爲團體提供水瓶；他方面農夫受水瓶的分配，而陶工也受農產物的分配。在這種場合，分配在表面上似乎是無商品形態

的。但是實際却又與交換社會的商品又有何別！因爲在原始組織下，雖然各人爲着團體勞動，但是已有了價值的量度，原始的酋長指揮各人勞動着，而且是平均的公平的勞動着。沒有一個人能偷懶少做，也沒有一個人是無限止的工作，這是馬克斯知道的，但是他對於其中的價值觀念是盲目了。陶工的能享受農產物，就是他的製品（水瓶）的價值是足與他所得的農產物及其他東西的價值相抵的緣故。農夫的能享受水瓶也是因爲他的產品足與他的享受物的價值相抵的緣故。所以，各生產者的生產物與其享受物的價值間已有等號的存在，也即是商品的存在。不過到了交換社會的時代這種形態是更顯著罷了。所以說，假使馬克斯的商品的定義是正確的話，那末「商品是歷史的產物」這命題是錯了。馬克斯說後來的勞動力的游離使交換發生，實際上不過使交換更具體化而已。

商品的魔術性的問題，馬克斯以爲商品的「物神崇拜性」是由於交換社會中「物的觀念」代替了「人的關係」（即他所說的人類的勞動），人的關係及社會的關係被隱藏在物的後面，一貫地祇好像表示着商品之間的關係而已。但是我們仔細的考慮一下，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由於上面的論旨，我們已知人類自原始社會已有了「商品」，商品對於我們的感覺在仔細分析下絕對沒有「物神的崇拜性」。這不過是馬克斯以爲如此而已。商品形態是社會生產關係的反映，却不僅是馬克斯所說的交換生產社會的反映。這種反映，我們並不覺其有「神力」，也不覺是「自然力」，也不覺是「超社會的關係」。我們相信商品的形態是生產社會和交換者的關係和商品的本身的性質的混合體。這三個原素是不可分離的，換言之，也就是其中包括着人的觀念和物的觀念；而商品的本身性質是人類自身感覺着的。所謂商品，實



際就是能滿足人們的需要的物品。

至於馬克斯所謂的交換社會的矛盾，實際也不能成立。交換社會假使是矛盾的，那麼原始共產社會又何嘗不然。由於上述的論證我們就極易推斷。然而社會的生產性質是真的矛盾嗎？絕對不是。人類組成社會，人類當然不能脫離社會獨立存在。各人在社會的各種生產中都在勞動着。但是却不是如馬克斯稱的「爲他人勞動」。馬克斯的觀察不過是表面的，實際上每人均爲其自己而勞動。例如農夫的生產糧食一部爲自己的需要，另一部似乎爲他人的需要，但是實際即是爲自己的需要。他以生產品的多餘向他人交換他種需要品以滿足自己的慾望。所以農夫的勞動根本爲了自己。這種個人主義，馬克斯以爲與社會的全體的集團相矛盾。其實社會的形成是由於許多個人主義集合而成。社會的集團而是便利個人主義的發展。這二者是互相利用，絕對不是互相矛盾。個人主義與集團主義二名詞固然是相對的，但是馬克斯所謂的集團主義是個人主義之集合，不是真正的集團主義。個人主義愈發展使這集團也愈發展。例如農夫需要更多的衣服，他就更多的生產糧食，以換取多數的衣服。他方製衣者需要更多的糧食，他就更多的生產衣服以換取多量糧食。所以個人並不與社會相敵對却是互相容納互相扶助的。

對於馬克斯價值論的前提，我們已予以很清楚的觀察與批評，現在再開始檢討他的價值論。

馬克斯在他的資本論上卷剩餘價值生產里寫着：「即是由於其種種的性質而滿足人類某種慾望的一種物品。這種慾望的性質如何，例如從胃腑而起的是從空想而起的，是沒有

什麼關係的。再者，這種物品是怎樣的滿足人類的慾望，例如是直接作為生活資料呢還是間接作為生產機關，在這裏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祇在商品先是有用的東西」，「這種物品的有用性，便使物品有使用價值。所謂使用價值，即是物品的有用性。但這裏有用性，並不是浮在空中的，而是以商品體的各種性質為條件的，所以不能離開商品的而存在，是故如鐵，小麥，金剛石等這一類的商品體，其自身就是一種使用價值即財貨。商品的這種資格，在為占有其使用上的諸能性，所以和費了人類多少勞動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使用價值，祇有由於使用或消費才能現實為使用價值。不問財富的社會形態如何，使用價值常常形成一切財富的實質的內容。而在我們要考究的社會形態中，它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實質負擔者。」

在上述的論旨中，馬克斯舉出了商品（物品）的使用價值，並且他對於使用價值的觀察有他的獨特之點，除了使用價值外，馬克斯又舉出了商品的交換價值，這交換價值便是馬克斯以為的真正的商品的價值，馬克斯這樣的寫着：「交換價值，先是以一種類的使用價值和其他種類的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而出現的，一定量的某種商品，常常和某種量的其他商品交換，這種交換比例，即是前者的交換價值。而這種比例，是隨時隨地變化無窮的，因之，所謂交換價值，看起來好像是偶然的相對的東西，由是，所謂在商品中間有這種交換價值，也好像是一種形容矛盾，我們對於這個問題，還要深入地考察一下，」「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斗小麥，可以和甲量的靴油，乙量的絹綢，丙量的金子等交換，約言之，可以在各種比例上和其他各種商品交換。即是小麥不是祇有單一的交換價值的東西，而是具有多數的交

換價值的東西。然因爲甲量的靴油，乙量的絹綢，丙量的金子等都是「一斗小麥的交換價值」，所以此等甲量的靴油，乙量的絹綢，丙量的金子等也是可以互相交換或彼此相等的交換價值，於是得着了這樣的結論，第一，一種商品之有效的各種交換價值，表示着一種等一物；第二，所謂交換價值，則是可以區別的某種物品的表章法——即現象形態。」在交換比例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是顯然地置於問題之外的。『馬克斯的意思就是說，使用價值這東西猶如走進市場的入場券，這種使用價值是商品能成爲交換之對象物時必要的東西。二種商品，例如麵包與鏡子在市場上能互相對立，是因爲這二種商品有其各自的使用價值。但是，商品能互相交換的相互關係，決不是由這等商品底效用所能決定的。在作爲生產物的生產中，沒有價值存在過。生產物這東西本身是只有使用價值的。生產物成爲商品之時纔開始獲得價值。』隨生產者底社會的關係帶起交換的性質，生產物始變成爲商品。商品底價值，所以不過是交換社會內的生產者之社會的關係之反映而已。

馬克斯認爲商品的價值既然是由其交換價值決定，使用價值在商品中是置之問題之外的。所以，馬克斯以爲商品的價值要離開了使用價值來看，他以爲商品除了使用價值，則『留下來，祇有勞動生產物這一種性質，然而勞動生產物』馬克斯寫着，『也要在我們手中發生變化。從勞動生產物的使用價值抽象起來這件事，同時就是從使勞動生產物成爲使用價值的各種成分及各種形態抽象起來這件事。這樣一來，勞動生產物，就早已不是桌子，不是房屋，不是綿紗或其他任何有用物品了。勞動生產物所有的一切有形的性質，已經消失，而勞動生產物，也早已不是本工勞動，建築勞動，紡績勞動，或其他任何一定生產勞動的生產物。

。從勞動諸生產物的有用性質抽象的時候，則不但體現於此等生產物上的諸勞動的有用性質已消失，就是此等諸勞動的各種具體形態也消失了。在這裏，除全生產物上所有的共通東西而外，並沒有什麼旁的東西，各種勞動，現在已化爲等一的人間勞動即抽象的人間勞動。『於是我們要考察這種勞動生產物的殘基是什麼東西，在以上的抽象之後而殘留於勞動生產物上的東西，祇是同一的空質的實在（空幻的對象性）即同一的人間勞動的結晶，換言之，即不注意其支出的樣式而支出的人間勞動力的結晶。這些東西所表示的，早已不過是說人間勞動力爲生產而支出了，而這些物品，便是價值——商品價值，作爲共通的社會的實體的結晶。』『在各種商品的交換關係中，其交換價值，是離開其種種的使用價值而完全獨立的，這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然而，從勞動生產物的使用價值實際抽象了的時候，則殘留於勞動生產物上的就祇有這樣的價值。因之，商品的交換關係，或表現於交換價值上的共通物，即是其商品的價值。』『一種使用價值，或一種財貨因爲抽象的人間勞動已體現或實體化於其中的原故，所以才有價值。』

馬克斯既然以爲商品的價值完全由勞動造成（他所謂的『勞動創造價值』）所以他接着說：『然則這種價值的大小，是怎樣地計算呢？不待言，是照着商品中所含有的價值形成實體即勞動分量計算。而勞動分量，又照着勞動時間來計算。』『但是，如果商品的價值是照其生產上所支的勞動分量而決定，那末，就好像人間愈是怠惰或愈是不熟練，製造物品所需要的時間愈多，因之其所製的商品價值愈大的樣子。可是，所謂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並不是這種個別的勞動，而是一切的同質的人間勞動，均一的人間勞動力的支出之謂。表現於商

品界的價值全體之中的社會總勞動力，雖是由無數的個別勞動力而成。但在這裏，則視爲一切同樣的人間勞動力。這些個別的勞動力的各個，祇要在其社會的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而作爲這種社會的平均勞動力，由是必需一商品的生產上平均所必要勞動時間的時候，皆是同一的人間勞動力，而這種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指以那個時候社會上的標準生產條件和社會上平均的勞動的熟練及能率去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謂。」『例如英國，自採用蒸汽織機以後，將一定量的棉紗，織成布疋，恐怕祇要從前一半的勞動就足够了，雖然英國的手織工，對於這種同一工作，仍然要費從前一樣的勞動時間，但他自身勞動一小時所造成的生產物，現在不過祇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而已，因之，其價值也就較從前的價值要低落一半了。』照馬克斯所說，約言之，就是所謂「勞動量決定價值。」

關於馬克斯的價值論的大意我們已經得了一個概念。馬克斯將商品的價值分爲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價值），我們並不反對。物品的使用價值誠然是與人類費了多少勞動這件事是無關的。各個人對於物品的使用價值全由各個人對該物的效用如何而決定。但是使用價值却並不是在「使用或消費時才能現實爲使用價值」，其實在人類對於一物生了慾望時候，該物的使用價值即受了影響，不過在使用此物時，使用價值的表現更清楚一些而已。

使用價值雖與交換價值有別。但照馬克斯說祇有交換價值是價值，「在比例交換時，使用價值是置之問題之外的」，我們却不能同意，實際，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分別與其說是絕對的，還不如說是相對的，相關的。馬克斯將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絕對的劃分，祇承認交換價值是價值是錯誤了。並且，交換價值爲勞動力所創造也是謬論。使用價值吾所可稱之爲

主觀價值，是人與物之關係，交換價值是客觀價值，是物與物之關係。這二種價值實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馬克斯所以犯上這個錯是因為他以爲價值（即他所稱的交換價值）完全是由勞動力來創造的。但是，實在，交換價值的決定是由於人類社會中各個人對於某物的使用價值的平均而得。社會上衆人對於某特定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各不相同。但是，這許多不同的使用價值我們可以將它總加起來而再平均，交換價值就這樣計出了。舉個例來說罷，現在有一疋布，這疋布對於某甲的使用價值覺得值二十個單位，但某乙覺其值六個單位，某丙覺其值四個單位。總加而平均得社會對該疋布的使用值是十個單位。在交換時此社會的使用價值就轉化而爲交換價值，假若社會對於一石米的使用價值是二十個單位（也是同樣的平均計算而來），則社會中任何人無論某甲某乙某丙有一疋欲向他人交換米，而他人欲以米換布時於是一疋布就換五斗米。假使社會中有貨幣後，價值的量度則由貨幣替代，由貨幣作媒介而交換，但是用貨幣後這種觀念依舊存在，不過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例如某電影院的座價規定爲一元，這一元就是一元的交換價值，這交換價值也是由社會中各個人的使用價值平均而來，感到電影的使用價值較大的人，於是常常以一元作交換價值而看電影，感到電影的使用價值較小的人就寧願將一元與另外物品相交，即使觀一次電影也常感到得不償失，有時電影院對於交換價值估計錯誤，或能影響他的營業。

所以物品的價值是由於社會的平均的使用價值即交換價值所決定的。然而，在表面觀察，我們覺得價值是由生產的成本來決定的，生產成本中也包括了勞動的價值，那麼價值豈非大部由勞動的價值來決定的麼？實在，生產費用就是生產時所需要的交換價值。也即是生產

時所需要的平均的使用價值。例如米的價值是由特殊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米的生產者的成本却是各個生產原素的交換價值的集合，若是這些成本比了米的價值大，那麼產米者就受了虧損，這情形被產米者發現後就有很多的米糧生產者就不願生產了。由於不願生產的結果，米的產大量減少，也就是米的供給量減少，若是米的需要量仍與以前相同時則社會上各個人對於米的使用價值就一致看高，交換價值於是跟抬高。抬高的結果使產者所獲大於生產成本，於是生產者不受虧損，生產量與需要量能夠趨於平衡。所以商品的價值還被需要量與供給量的大小所左右。所以，在交換時，人祇考慮商品的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根本與商品含有勞動的多少完全無關。我們可以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就是白銀與黃金的價值。照目前的情況，黃金與白銀的交換比例是要一與九十之比。這一與九十之比是否表示生產一兩黃金是要比生產一兩白銀有九十倍的勞動力呢？完全不是，是因為黃金的供給量甚少於白銀的供給量的關係。黃金的供給量少，人類對於它的使用價值就比例的增大起來。交換價值於是就增大起來。除上述的例子，我們更能發覺許多的商品。它所耗費的勞動量遠不如別種商品，但是價值却極高。馬克斯在他的論旨中，舉出英國的棉紗價值，在勞動量節省後，其價值是跟着低落。這不過是馬克斯偶然發見了中間有着勞動量與價值同時變動的事實。其實，勞動量這因素是無關的。紗價的所以低落是因了大量生產，供給量增多，社會對於棉紗價值看低的緣故。同時，由於大量生產成本減低，生產者不會棄紗業而就他業。

所以，勞動量在商品價值中是不為吾人所考慮的，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完全是無稽的學說。

### 三 剩餘價值論

馬克斯創立了他的勞動價值說後，接着他就揭起了剩餘價值說。剩餘價值是馬克斯經濟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部，所以我們對於這學說更要詳細的加以檢討。

所謂剩餘價值說，是馬克斯由於「勞動量決定價值」的前提所推論的結果。他既然以為商品的價值全為商品中所含有的勞動量所決定。生產物除了勞動量外更無其他的價值了。若企業家將生產品出賣，照馬克斯的意思，企業家獲得的對當物的價值一定是與他的生產物所費的勞動價值相等。假如企業家付去勞動者的工資後，他一定是一無所獲了。馬克斯以為所以企業家能獲得利益的緣故，完全是將勞動力的價值抑低了的緣故。以於勞動價值抑低後，企業家從勞動者處剝削得剩餘的價值，這剩餘的價值就列入了他利益的範圍中。換言之，馬克斯以為勞動者是過度的工作，這所過度的勞動價值被企業家所佔有了。

我們已知道商品的價值是不能用勞動量來決定的，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來決定的。因為價值是由社會來決定，所以企業家就有了活動的範圍。企業家所得的利益是爲了社會對他的生產品價值看高的緣故。由於社會的看高，於是企業家的所得較大於所出（包括勞動工資），這利潤很明顯的不是由於勞動的剩餘價值上剝削而來的。

馬克斯在論剩餘價值時，他首先舉出了貨幣是惟一的資本，換言之，他認爲資本是由貨幣所組成。他對於資本的定義是，資本是必須要自己能做增殖運動的，也就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貨幣依照馬克斯所說，是惟一的增殖價值，所以資本是貨幣。他又說明貨幣的能增殖價值是由「特殊商品流通形態」而成就，「單純商品流通形態」時不能增殖價值。



所謂的「單純商品流通形態」是由「商品轉化為貨幣」，再「貨幣轉化為商品」。換言之，就是「為想購買而才售賣的」。馬克斯說這種形態的公式是：商品——貨幣——商品。例如農夫將五斗米出售，得貨幣後再買布，以供自己的消費；這種形態的目的馬克斯以為非為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但是，馬克斯說在「特殊商品流通形態」是為賣而買的。這公式就是：貨幣——商品——貨幣。這種「特別不同形態」的商品流通，便是「構成資本的東西」，馬克斯說：「商品——貨幣——商品的循環運動，從一商品之極出發，而以脫離流通界歸於消費的其他一商品之極了結。消費——慾望的滿足，換言之，使用價值，即是這種循環運動的最後目的。反之，貨幣——商品——貨幣的循環運動，從貨幣之極出發，結局又回到貨幣之極來了。因之，這種循環運動的促進動機的促進動機及決定目的，即是交換價值這個東西。」

於是馬克斯將這種形態引導到剩餘價值上來了。他說貨幣——商品——貨幣的循環的目的，在於其終點的貨幣額（價值）較其始點的貨幣額（價值）增大這一點，而這種增大的價值部分，就叫做「剩餘價值」。用公式表示即：貨幣——商品——貨幣十（貨幣）。照馬克斯的意思，因為這種「貨幣」——即新加的價值，是作為最初放下的價值的剩餘而出現以上的循環運動的終點上的，所以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剩餘價值」，不外乎這種「貨幣」。他如利潤，利息，地租等，都是這種「剩餘價值」的現象形態。

馬克斯所說的資本是必須要自己能做增殖運動，「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及資本是貨幣這三段論法，我們不能同意。實際資本是什麼呢？我們始終以為資本是生產條件之一，

是生產時除了直接勞動力，土地，及企業家的力以外的要素。貨幣是這種要素之一種所以是資本，但却不是惟一的資本，除了貨幣以外有許多東西是資本。在原始的時候沒有貨幣，但已有資本。原始的捕魚人所用的網是資本，因為除了勞力及土地外生產的要素，在原始時沒有貨幣時，資本是提高人類的生產力的。捕魚人的用網可以增加他的收穫，但收穫的魚是不能增殖他的資本（網）的。同時，這網也不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馬克斯不承認勞動器具及勞動的積蓄是資本，所以因而誤解了資本家這個名詞。他說，假使勞動器具是資本，那麼在石器時代已有資本了。流浪者打落樹上果子的木杖也是資本了，而且都是資本家了。其實，的確這些是資本。但他們却不是資本家。所謂資本家，不過爲了便利起見我們才有這名詞的確定；這意思是說有人善於利用大量資本在生產着，在獲利着。但並不是說有資本的人即是資本家。馬克斯誤解了「資本家」的意義以爲有資本的人就是資本家。將自己的主觀觀念來判斷事物，當然會陷入可驚的混亂與錯誤之中。

馬克斯分商品流通爲二種形態，實際上的意義，不過馬克斯爲了要強調「剩餘價值」才如此劃分的。當我們作進一步的考慮，我們即可發現這分類的無價值。在第二種「商品流通形態」中，企業家果然獲致了更多的貨幣，這不過是企業家生產的手段。換言之，他與農夫一樣的在創造價值，企業家的創造價值是間接的，要由社會來決定。農夫的創造價值是直接。我們將上述的例子混合來觀察一下，一定能更清楚的瞭解。假使農夫在企業家指揮之下而生產米糧，則企業家以他所有的貨幣作爲資本，並所有土地，由農夫來勞動。生產完成後，米就產出了。若企業家付給農夫應得的勞動酬報五斗米，農夫固然沒有損失，他一樣可以

去換一疋布。在企業家一方，因了他的努力籌劃經營，他也可以得着酬報，在賣去米後除了他的原來資本外再加上一些，他也可以購買若干布，與農夫並無本質上的差別。所不同者就是企業家擔了風險。假若社會對他的產品的估價低，他也許在付去勞動力工資後除收回成本外，一無所獲。總之，企業家並無剩餘價值的獲得。所獲的不過是他應得的酬報而已。假使馬克斯一定認為企業家由於社會對他的產品估價高於成本所獲得利潤是剩餘價值，那麼，農夫所得的五斗米中未嘗不有剩餘價值。因了社會對米的估價增高，原來農夫的五斗米價值的勞動量若值四分之三疋布，現在值一疋布，這多餘的四分之一疋布也是剩餘價值，是由社會人士中剝削來的剩餘價值。

馬克斯認為「剩餘價值是從勞動力之生產的消費中生出來的」我們已確知其謬誤。實際這謬誤在他自己的公式中已經表現出來。他的公式：貨幣——商品——貨幣十（貨幣）中充分的表明多餘的貨幣不是從勞動力的榨取而來，這公式表示二個步驟。第一是貨幣——商品，這表示着貨幣變商品，即是貨幣的價值等於商品的價值。第二步商品——貨幣十（貨幣）也表示着商品的價值等於貨幣十（貨幣）的價值。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商品的價值為何前後二次不相同，這所以不相同的緣故是因當貨幣變為商品時，其價值在生產者看是相等的，在後者商品——貨幣十（貨幣）時，其價值的相等是社會的眼光。多餘的貨幣是由買賣而產生的，絕不是由勞動力的榨取而來。勞動力的價格是由企業家與勞動者在社會中決定的。勞動力的價格非在特殊情形下是極正確的。所以企業家無從在勞動老處榨取其一部份勞動價值。所以企業家經營企業並不一定：貨幣——商品——貨幣十（貨幣），有時是：貨幣——商

品——貨幣，有時甚至是：貨幣——商品——貨幣（減）（貨幣）。這種情形，假使照馬克斯說，那末一定是勞動者獲得了剩餘價值即過分酬報。企業家的虧本即使在土地及資本自有的環境下仍舊存在。美國亨耐博士（Lewis H. Haney）在他的著作商業組織及組合（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Combination）上第一章商業組織通論上寫着：『根據一著名之法國經濟家（Blauhieu, Leroy, Repartition Des Richesses, Chap. II）統計，在一百個新的商業組織中，二十個單位是不即失敗，五十至六十個單位是在苟延殘喘，並無損益，僅有十至十五單位能夠獲利。』

現在我們再將問題移轉到馬克斯所謂的『剩餘價值的生產』上。馬克斯說在生產中的資本可以劃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二種，所謂不變資本，馬克斯說：『轉化於生產機關——即原料，助成材，勞動要具等的資本部分，在生產行程中，不變更其價值量，因此我就叫它作不變的資本部分。更簡單些，便叫做不變資本。』所謂可變資本，就是：『轉化於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在生產行程中，變更她價值。即是它在生產行程中，一方面生產和自己相等的價值，他方面更生產一種過剩的價值，即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的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既可以大也可以小。這一資本部分，不絕地由不變量變到可變量。因此我將它叫做可變的資本部分，或更簡單些，便叫做可變資本。』馬克斯並且說：『如果從勞動行程的立場上看來可以分為客觀的要素及主觀的要素即生產機關與勞動力這兩種資本部分，從價值增殖行程的立場上看來，便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了。』要之，馬克斯以為不變資本在其生產行程中，決不變更其價值。轉化於生產機關的資本五百元，仍舊照樣地經過生產行程而轉移五百元到新的

生產物上。而可變資本則能創造新的價值，是剩餘價值的生產」中，他論剩餘價值率的獲得，完全不由不變本上得來，剩餘價值的資本資榨取率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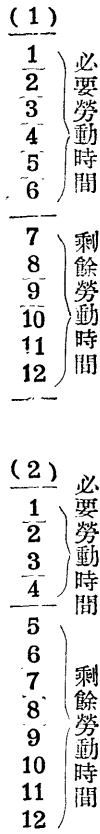
剩餘價值——或——必要勞動  
可變資本

的公式表示出來。在這公式中，馬克斯表示企業家利益的獲得是使勞動者在必要勞動外再加額外勞動而成。這額外勞動而必要勞動的比率便是企業家利益的比率。

我們在上面已經知道企業家利益的獲得絕對不是由剩餘勞動處得到。勞動價值的計算在除了社會的量度外是沒有別的方法了。社會多數人對於價值的意見當然不會錯誤。尤其現在情形下，勞動時間是為國家法律，社會道德規定的。企業家決不能隨意的加長。所以勞動的價值已被滿足的用貨幣來表明了。所以企業家的利益不是從剩餘價值中得來。由於上述的論證，我們已明瞭利潤是從買賣中得來。再者，馬克斯以為不變資本如機器等祇能創造基本身的價值，不能再增多一些。但是實際這是錯誤的。企業家由於「不變資本」中得來的利益極大。不變資本能够創造比這不變資本所費的交換價值更大的價值。我們舉一個例來說罷，某工廠先用一種劣質的燈泡，後來採用一種優良的燈泡。這二種燈泡的價格相差一元，又設二種燈泡均能用一年，但後者能省電，設每年省電二元。則某工廠在採用優良燈泡後每年每燈要節省一元。換言之，每燈所製造的價值超過其本身價值一元。所以，不變資本是能增殖價值的。所以馬克斯所說的完全是不附事實的武斷。

馬克斯以為尚有一個「剩餘價值」的方法是所謂「相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說將

「必要勞動時間」縮短而使勞動者仍舊做相等的「勞動時間」而產生剩餘價值，換言之，就是剩餘價值由於增進勞動生產力而生產。馬克斯用着圖解說明這種態度。



在第一圖中馬克斯以為必要勞動時間是六個單位，剩餘勞動時間也是六個單位，勞動剩餘價值的榨取率是百分之百。在第二圖中，必要勞動時間是四個單位，剩餘勞動時間是八個單位，榨取率是百分之二百，於是馬克斯以為企業家由於增進勞動效率的結果乃使榨取率提高了。但是假使我們再進一步分析勞動效率是如何增進的，這樣我們不難察覺馬克斯的錯誤。

勞動效率的增進，實際上並不是勞動效率的增進。這完全是馬克斯的幻覺。因為他是將資本生產力是排除不計的。實在，人非超人，勞動效率當然有一定的限制。所以馬克斯以為勞動效率的增進，無寧說是機械效率的增進。器械是無人性的，所以在生產效率增加時，在一瞥之下似乎是勞動效率增進了。其實生產效率增進的原因，大部分是由於機械改良的結果。在企業家購買新式機械時，他要償付這機械的價值，當然這種機械的交換價值要大於老式的機械。但是，上面已經說過，企業家的成本雖然增加。然而他所獲的機械的生產價值往往比它的交換價值大。換言之，在企業家的生產品的市價不變時，企業家由於新式機械的生產效率大於企業所耗去的採用的成本而獲得利益。所以這種利益全由器械力的增加而決不用榨取而來。同樣的，假使社會對其生產品估價低或需要量減少時，企業家也要蒙到損失。

現在我們將問題的討論移轉到「剩餘價值的分配」上。照馬克斯的意思，所餘價值的榨取是在剩餘價值的利潤化上實現出來。他說在「剩餘價值可以作為是投上總資本這種觀念上的派生物，而轉化為利潤的形態。」又說：「所以，我們在這裏所說的利潤這個東西，和剩餘價值是明一的東西，不過神祕化了而已，如資本制生產方法必然發生出來的一種形態。」剩餘價值分配這個問題，照馬克斯的解釋是社會全體上的剩餘價值，首先，採取利潤的形態而分配於無數產資本之間。其次，作為各利潤而分成商業利潤，利息，企業者的利得等。要之，在剩餘價值獲得後企業再將土地的地租，資本的利息，付給土地所有人與資本所有人。剩餘的便是企業家的利潤。

然而馬克斯上述的論旨是錯誤了。他為了支持他的學說，為反對地租與利息的緣故，將各階級的利益獲得的次序倒置起來。地租及利息企業家是把它們列入成本的範圍，却不是分割「剩餘價值」的份子（我們為便利論證而如此說）所以，企業家在獲得利潤之先已經將地租及利息付出，甚至在生產之前已經付出。地租及利息均有一定的價格。企業家利潤的獲得全持其自己的努力。土地與資本所有人並不共同負擔風險。絕不如馬克斯所說「地租與利息在利潤的轉化形態上參與剩餘價值的分配」。

馬克斯認為地租與利息的享受是剩餘價值的獲得我們已知其謬誤。其實，即使馬克斯反對地租及利息的享受也是毫無根據的，這不過是憑一己的好惡與強調階級鬥爭而已。中山先生雖然反對土地的壟斷。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在應不應該有地租上，並不是在壟斷於社會或國家的影響上。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hards 1772—1834）在他的著作經濟與租稅

原理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上，討論着他的最著名的地租學說。他說土地要地租有二個原因。一是因爲具有良好條件的土地是有限的 (註一)，一是因爲土地上發生收穫減低的法則 (註二)。但他又說：「即使把地租全部拋棄，價值也不會因之低減。故地租非農作物價格的一部。」這樣却給了共產主義者一個根據。但是這根據是站立於誤解上。共產主義者以爲既然地租非農作物價格的一部，那末一定是剩餘價值，是剝削勞動價值的。當地租不存在時，那麼勞動者能獲正當的勞動正酬報了。但是實際李嘉圖的意思並不這樣說，他的意思是說，當某一特定時間社會對農業物的估價是前後相同時，並不因了地租的前後的拋棄與不拋棄而會影響社會的估價，所以農業物的價格始終一致。「地租非農作物價格的一部」的意思是說地租非是社會對於農產物估價中的一個因素。地租的存在就是企業家的成本。而且照李嘉圖的正確意思是一定存在的。即使土地國有後，地租恐怕仍舊存在，不過是以賦稅的方式表出了。

利息的必須存在也是經濟學家所一致承認的。馬克斯引證羅馬法王及中古時代的教會禁止利息並無充分的理由。馬克斯不過以之作爲廢制私產制度的一個藉口 (這個問題在以後我們還要加以討論)。至於羅馬法王與教會的所以禁止利息是有他們獨特的觀點，並且欲適應當代的必要而禁止的，而在現代絕對不能成立。

關於討論利息的必須存在的學說甚多，有冒險說，有資本生產說及奧國著名經濟學家彭伯 (BohnBawgh) 所創之時差說。冒險說謂出借資本有危險，故必有利息以償付其危險性。資本生產說謂資本是可以生產的，如空手捕魚不如用網捕魚爲有效，若借用資本則必須償付



利息以報酬此增加生產之動力。時差說謂未來價值無現在價值之高，人若犧牲現在福利，謀取將來福利有時差之別，故借款者必以利息報酬報本之出借人。

總之，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完全是無稽的。我們既知企業家的利潤不由勞動力的榨取而來，地租與利息非是剩餘價值的分享者，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便無置身之地了。

(註一)地租是一種收入，從有益之生產中產生出來。若頭等土地每畝產米一石，次等土地每畝產米八斗，則借用頭等土地的人必償付土地所有人一相當代價以報酬其土地之優越的生產力。若土地無優劣之分，則世上土地足够世人之用。當然就無地租了。

(註二)使用土地須受土地報酬遞減率法的限制。如果不受遞減率限制則地租不能存在。蓋產此情形下極小之土地亦可儘量生產了。報酬遞減率法則意思是說，在一定的土地面積中，資本及勞力的加入此土地所得的報酬有限度，若儘量加入，報酬必逐漸遞減。例如在一定土地上加十個勞動單位能產米十斗，二十個勞動單位產米三十斗，但加上二十一個勞動單位則僅產米三十一斗。因為土地報酬至費去二十單位時最大。超過此數，報酬遞減，因地力有限之故。

#### 四 資本集中論

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我們已知其謬誤。現在我們正確知道，利潤的獲得是由交易而產生的。因為勞動的價值是一件事，物品的交換價值又是一件事，二者絕不是相等的。

由於所謂「剩餘價值說」，馬克斯在他的資本論中接着展開了他的資本集中說。資本的蓄積或集中，在現代的經濟狀態下，確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資本蓄積或集中的原因

，過程，現象與後果却絕不似馬克斯所說那樣的。

在生產物完成後，企業家就擔負着危險。他要把生產物運到市場，又要生產物能夠暢銷。所以在勞動者得到工資而消費時，正是企業家擔負危險的起始點。企業家經營的結果有的很順利，有的很悲慘，順利時固能享得利潤，不利時則甚至虧蝕資本。現在我們不妨假設企業家的經營能夠達到預期的結果。生產物的出賣使企業家除原有資本收回外，再享得一些利潤；然而企業家在生產物出賣而得利潤後，不會停止不再經營，因為社會中的生產必是有繼續性或是有週期性的，但是，這種連續的生產是不能分期的。企業家總是一面出售生產物獲致利潤，一面繼續的生產，各國企業中每年或每期的結賬不過為會計上的便利而已。但是馬克斯却一定認為這是再生產。他所謂的「再生產」事實上已不符現實，但這還不過是小的錯誤，乃是由於現象認識不清的緣故。

( 51 )

馬克斯將所謂「再生產」分作二種，一種是「單純的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一種是「擴張的再生產」(Extended Reproduction)。所謂單純的再生產，即是企業家以收回的資本再投資於生產中，將利潤(馬克斯稱之為剩餘價值)作為自己消費之用，擴張的再生產的意思則是企業家以收回的資本加上一部或全部的利潤再投資於生產中。在「單純再生產」中，馬克斯以為工資是勞動者自己以前所生產出來的。他說假定一個貨幣所有者，他先用某種方法得着了貨幣，現在將它轉化為資本。又假定他有一萬元的貨幣，其中支出九千元為不變資本，一千元為可變資本即工資。如果他由此生產了價值一萬一千元物品(其實這是價格)照着價值售出，而將其剩餘價值消費了，那末，在再生產行程中，就仍然以從

前一樣的規模進行着，即是和先前一樣支出九千元爲不變資本，一千元爲可變資本，馬克斯說，在這裏和以前有一點不同，即是，在前次的生產行程中，當作工資的一千元，是從他方面來的，也許是由資本家自己勞動而來的。但在第二次的生產行程中，當作工資而支出的一千元明明明白是勞動者在前次生產行程中造出來的。

其實，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說已經是謬誤，所以「工資是勞動者所產生的」這一個推論，當然是同樣的謬誤了。在第一次生產行程中，企業家依了社會的判斷給予勞動者相當的工資。在第二次馬克斯所謂的再生產中，企業家又付給勞動者相當的工資，前後二次並無區別。企業家在第一次生產行程上享受的利潤，是企業家的工資（當然這種工資與勞動者的工資有着區別），在第二次生產行程中所得的利潤也是企業家的工資，前後二次並無絲毫不同。馬克斯沉緬於剩餘價值的謬論，當然難免有錯誤的推論。

同樣，馬克斯以爲資本在單純再生產中也是勞動者所產生的，又是謬論。他以爲企業家的利潤積至與資本同數時，那麼實際的資本等於勞動者的產物，因爲企業家的資本已早被自己消費盡淨了。他稱這資本是剩餘價值的蓄積。但是實際企業家既然無剩餘價值的榨取，他自身的資本既然能在生產物交易時增殖，那末這增殖的就等於借款的利息，這利息與本金是毫不相關的。

馬克斯以爲上述的這種「單純再生產」是少有的事；大部的企業是在行着「擴張再生產」。他說：「用剩餘價值作資本這件事，換言之，剩餘價值再轉化爲資本這件事，即是資本的蓄積。」這種資本的蓄積，在長期後能造成資本的集中。假使以前例而言，馬克斯的意思

是說，一萬元的資本，每年給其所有者以二千元的剩餘價值。如果他不將這二千元消費，而追加到資本中去，則他就有一萬二千元的資本，而這一萬二千元的資本，也在同一的條件之下，帶來了二千四百元的剩餘價值，若將這二千四百元也追加到資本中去，那末就有了一萬四千四百元的資本，如果同一的行程繼續反復下去，則資本就有了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而生出三千四百五十六元的剩餘價值，合計共有二萬零七百三十六元。如此，四年之後，由於剩餘價值蓄積的結果，資本就較原額增大了一倍以上。而且，據馬克斯說，這種蓄積是並無限制的。

果然，擴張再生產是企業的形態。但是却不是企業的必然形態。實際上擴張再生產在任何各種企業中是受有許多條件的限制。像上述的資本蓄積形態絕對不存在。第一，因為要使利潤轉化為資本，先必由商品轉化為貨幣，再由貨幣轉化為適當的商品。假定有一個企業家，他賣却了他的生產品，除開最初投下的資本而外，還有採取貨幣形態的利潤。這種利潤要轉化為資本，祇有在能夠作為生產機關的商品和以上所增大的資本同量地出現於市場的場合才可能。要使利潤成為追加的資本，必須有追加的原料，追加的固定資本（如機械之類），以及維持增大的勞動力所必要的追加的生活資料，和追加的勞動力等；顯然，這許多追加的條件是有着限界的。第二，因為企業家所得的利潤是要供給其本身的消費，在通常情形下，企業的利潤差不多不能作為再生產之用。第三，因為擴張再生產受到企業本身的限制，在規模甚大時，管理的困難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企業擴張到一定的限度時，往往不能再生長了。第四，因為生產產品的銷路是有限度的，除非各種生產部門間的均衡提高，或人口增

加，大眾消費增加才可能。由於以上四種原因，資本的蓄積受有一定的限制，這種限制假使我們來觀察一下現實，就更能明瞭。

在小企業中，固不必說，其利潤能供消費之用。例如理髮店，雜貨店等，在巨大的股份公司中，資本的蓄積限度可由其歷年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書，股份的股息及股票的市價觀出。在這種巨大的股份企業中，股息往往是有限的，我們沒有發見過公司的股息在逐年的增加，我們從未看見股票的價格每期的在上升，超過票面價一倍二倍十倍等情形，這就是表示再生產並沒有將資本增大着。公司發出股息後，其資產往往並不較前增加，所以「單純再生產」是企業中的多數情形，所以馬克斯說剩餘價值的蓄積是並無限界的是毫無根據之談。

馬克斯隨了他的蓄積說又創立了集中說。他分別着蓄積與集中，說：「個個的資本是生產手段之或大或小的集積，命令或大或小的勞動者軍。無論怎樣的蓄積都成為新蓄積之手段。蓄積能使作為資本而作用的富厚之量增大起來，同時使個個的資本家的手中的富之集積也增大起來……與此同時，這個資本盡着新的獨立資本之機能，從舊來的資本分離出來。關於這點，資本家底家族內的財產分割特別演着重要的任務；即隨資本的蓄積之增大，資本家底數也多少要增加的。對於社會的總資本被這樣多數的個別的資本所分割這件事……這些個別的資本之相互的牽引施着反對作用，這已不是與蓄積有同意義的生產手段之單純的集積，也不是單純的勞動支配了，這寧可說已經成了的資本被集積起來而揚棄了這等個別的獨立性，就是由資本家來收奪資本家，多數的小資本被少數的大資本所併吞了去的意義。因為一方面資本從多數的人們的手中離開出來了之故，所以他方面資本在一個人的手中膨大起來了的

，這就是在嚴密的意義上，蓄積及集積必照區別起來的集中。」約言之，所謂蓄積是資本本身的積蓄，集中是大資本吸收小資本。

由於資本的集中，馬克斯說，少數資本家的資本儘量膨脹，而小資本的企業家受到了打擊，也陷入了所謂「無產階級」。資本須中的結要於是使社會貧窮的人數增加。馬克斯又區別貧窮的性質爲二種，一種是相對的貧窮，一種是絕對的貧窮，所謂相對的貧窮意思是說：在資本蓄積與資本集中的時候，一部份的資本家的財富高速度的增加，同時，工人階級的財富也有增加，不過增加的數目比例上較小，所謂絕對的貧窮意思是說：在資本蓄積和集中的時候，資本家一方的財富儘量的增加，工人的財富相反的減少了，所以使貧富的懸殊更形尖銳，階級鬥爭也就愈演愈烈。

我們對於馬克斯資本集中說的反對論可分幾點來說：

第一，馬克斯將資本的蓄積與集中區別而分爲二種是毫無意義的，所謂資本蓄積實際是等於資本集中。照馬克斯說資本蓄積的意義是利潤化爲資本，使資本擴大化的形態。這種形態與大資本的吸收小資本，或小資本的集成大資本擴大，其性質毫無二致。

第二，由於上述我們已知道資本的蓄積有着一定的限度，並且這種形態是很少發見的，蓄積說的應用僅能適合極少數的企業，絕不是一個料學的一般的學說。至於資本集中說，澈底論，也是謬論。馬克斯所謂的大資本吸收小資本事實上並無這種情形，據馬克斯的解釋，我們祇可稱作爲自由競爭，因爲馬克斯所指出的不過是大資本和小資本的競爭，由於競爭，小資本失敗而停止營業（但在普通情形下，這種事很少發見，因爲小資本有小資本的優點）

，但是顯然的停止營業並不是大資本吸收小資本，即使小資本被收買了，那麼小資本家仍舊歸還了的資本，可以另營他業，對於資本的所有這一點上論並未集中：大資本家將資金來購買小資本企業是他的手中有餘資本的緣故，這樣的以資金掉換企業，我們固不能認為是資本的集中，即使大資本家不來購買小企業，他的多餘的資本也一定會另找生產途徑的。至於小資本的集合而使資本集中，據馬氏的意思是着着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在表面看固然是大資本，但是却絕不是資本的集中；所謂資本的集中是指少數人囊括巨量資本而生惡劣的後果之謂，但在股份公司中，資本的組成是由許多小資本集合而成，各股東祇有較小的資本，在資本「所有」的立場上絕對不能稱之為資本的集中，近代的共產主義經濟學者，更擴大馬氏的解釋至商業上的卡特爾，辛提加，託辣司，康平納，康米恩等組織，這種組織在馬克斯的時代固然沒有，即在現在的中國也沒有，這不過是共產主義經濟學者的歪論。在上述的幾種組織中，資本的擴大又是表面的形態，實際仍是小資本的集合；各個小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是獨立的，並不威脅着大眾，這種組織僅是商業組織上的進化，大組織與大組織間的競爭。仍舊一如小資本與小資本間的競爭，不過大組織的業成了團體性而已。在此種大組織內勞動者仍舊拿他們的工資，資本所有的企業家仍舊拿他們的利潤，社會的生產，消費，交換，分配的機構與後果依舊一如往昔。

第三，人類本是在生存競爭的，也即是達爾文所說的物競天擇。馬克斯說貧窮問題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造成，這是他忽略了人類的天性。人的所以貧窮全由其自己造成，或者笨拙或者懶惰，每個人實際都有致富的機會。馬克斯將貧窮問題歸罪於經濟制度是毫無根據

的。資本家並非永久是資本家，假若資本家經營不佳也會遭受破產的來臨而趨於貧窮。貧窮的人若能自己努力也能變成資本家或者富翁。舉世聞名現遭拘禁的前法國總理達拉第曾說：「我由工人的兒子而能位尊至總理，誰說民主制度不佳呢！」其他如大發明愛迪生由賣報童子而至積財千萬，洛克弗羅由低微的出身而成鋼鐵大王，希特勒由伍長（等於班長）而成德意志元首，又何嘗不是一己之努力呢？其他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所以貧窮問題全與經濟制度是無關的。荷蘭也是經濟發達的國家，但是財富的分配異常平均，甚至不能發現一個乞丐的存在，並且，今日的世界的財富是在逐日的增加，至將來絕對不必實行共產制度而能每人達到較高的生活享受水準。

馬克斯鑒於今日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勻而歸罪於經濟制度，我們除用上述的論旨予以駁斥外，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補充原因，這就是「原始的積蓄」這一個問題。在初民時代，根本沒有財富不勻的現象。但是至後若干人由於節省消費使私有財產逐漸增加，另一部人或者由於懶惰或則將其獲得物完全消費盡淨，於是造成財富不勻的雛形。及至近世，這種現象更形擴大，由節省消費而堆積的財富更有大小之分別，但全不由資本的增殖而來；所以勞動者的離開其「生產手段」是全由勞動者自己造成的。

再說，所謂「絕對的貧窮」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貧窮者固然貧窮了，但決不會由於再生產的關係更趨貧窮。勞動者享受工資是工作的酬報，在再生產時仍舊得到，世在數量上決不減少。勞動者仍舊可以將工資作消費之用。至於相對的貧窮，也不能稱為真實的貧窮，既然各人財富都在增加雖然比例不同，但生活水準多少是向上的，能夠向上就是所類的幸福。况



且對相的財富的不勻實是促進人類進化的動力，足以強烈刺激人類的上進心與競爭心，使世界文明日趨發展。

## 五 經濟危機說

上面我們已研究過資本蓄積與資本集中說的謬誤。現在我們再開始研究馬氏的經濟危機說。

馬克斯以爲經濟恐慌與經濟危機是由於資本循環而發生，資本循環達到某個階段時，經濟的恐慌就難免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某一階段經濟危機的發生也難免了。所以依照馬氏的意見資本循環與經濟恐慌經濟危機是有着聯繫性的。然而實際這是一個謬論，假使我們澈底的研究一下，我們不難把他的理論推翻。但這還要放在下面討論，我們暫先研究來的經濟危機說的前提——資本循環說。

資本循環的現象確是人類中生產，交換等經濟活動中一個必然的事件。在資本循環的場合，人類的經濟活動才能充分的達到目的。資本的循環據馬克斯的意見，可以劃作三個流通階段。第一階段是貨幣資本，第二階段是生產資本，第三階段是商品資本，至後商品資本再轉變爲貨幣資本。像這樣的分作三個流通階段我們除「名詞」的採用外，固沒有什麼異議。但是在資本循環的過程中，利潤的獲得第一個問題則完全錯誤，馬克斯以爲在第一階段中，貨幣資本的運用是由資本家以購買者的資格出現於商品市場，買入自己生產所必要的「生產機關」及「勞動力」（按：這命題本身即不妥當）。在第二階段中，資本家將他所買入的「生產機關」與「勞動力」消費於生產方面，即是他的資本暫時離開流通行程而通過生產行程

。其結果，便可以得着這種商品其價值比以前所買來消費的商品的價值大。即是，他的資本，由於通過了生產行程，就顯現為較原價值更大的價值——所謂包含剩餘的價值。在第三階段中，資本家以售賣者的資格，再出現於商品市場。即是用生產行程，再現於流通行程。如此，他所生產的商品，又換成了貨幣。

馬克斯所說的第一階段的形態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在第二階段中謬誤就發生了。固然在這個階段中資本是暫時離開流通行程而通過生產行程。但其結果，絕對不會使製成品的價值較所買來消費的商品的價值更大。因為用貨幣轉化為製成品，其意義是：貨幣的價值等於購來的生產消費品的價值，生產消費品的價值等製成品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社會用價格決定的。在剩餘價值論一節中已經明白的解釋過。所以勞動力參加生產根本無額外的價值被生產出來。價值的估量我們祇能在社會的交換形式中才可以得到解釋。我們丟棄了交換的形態。絕對不能發覺該物的社會的價值。但至第三階段時，將製成品出賣，企業家所得的貨幣在普通情形均較大於原來的貨幣。所以之故是因為在交換時獲得利潤的緣故。這利潤的獲得是全由交易產生的。

現在我們再接再續研究所謂「資本的迴轉」。據馬克斯在資本論中的解釋，「資本的迴轉」，時常始於將採取貨幣或商品形態的資本價值投下，經過循環後，終於將資本價值又還原為投下時的當初形態。」「不以個別的事象而以周期的行程來決定的資本的循環，就叫做迴轉」。資本的迴轉所需時間，馬氏以為是與剩餘價值的實現有緊密關係。換言之，「可變資本迴轉」的速度恰與「剩餘價值的年率」成正比例，可變資本的迴轉愈快則剩餘價值的榨取愈

多。但是，這是謬論。所謂可變資本即是生產中所需的勞動力的資本。我們已知道勞動是不能額外的增殖價值的。所以「可變資本」無論怎樣快速度的迴轉，除了企業家在出賣生成品時有獲利可能外，絕對與利潤的獲得無直接的關係。假使本產如出賣時總能有超過成本的交換價值。那末，當然生產的總資本（包括馬氏所謂的可變與不變資本）迴轉愈快則利潤愈多。但是這是原則上的理論，在現實上却受有許多限制。第一是企業的原料的限制。原料供給有限，尤其是每年生長一次的，所以資本不能儘量快速度的迴轉。第二是勞動能率的限制，勞動能率不能增大，資本決不能儘快迴轉。第三，生產品的銷路有限，生產者不能儘量出貨使銷路呆滯。由於以上三點理由資本的迴轉顯然受有限制了。

馬克斯的經濟危機說的前提，我們已予以簡單却深刻的批判了。現在再開始研討他的經濟危機說。所謂經濟危機，馬克斯包括着二種意思，一種是周期的恐慌，一種是經濟制度本身漸趨崩潰的危機。

所謂周期恐慌，實際就是商業旋環中的不景氣時代。據渥文（Robert Owen），馬克斯及其他的共產主義經濟學者聲稱，經濟恐慌的原因完全是由於資本迴轉的速度過大而發生生產過剩的原故。照他們的意見，機械生產法的採用總使生產品超過社會大眾的購買力。因為社會上多數的消費者是工資進益階級。而這種工資進益階級的工資，據他們說，是不依照生產的價值來確定，但由最低的生活費用來決定。「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於是生產了剩餘的生產品，有時此種剩餘生產品甚多。當剩餘生產品堆積於市場後於是就引起了商業的衰落。所以，照共產主義者的解釋，經濟恐慌的責任完全要由生產過剩來負責。但他們又說，假若能

够實行帝國主義，將生產品推銷到經濟落後的國家，那末恐慌還可避免。否則，物價的降低，工商業的破產，工人的失業等現象就立刻要接踵而起了。

經濟恐慌的原因，非常複雜，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部。各經濟學家對於這種現象的探索是在日夜的努力。雖然各家的學說均略有相異。但是對於馬克斯等人的解釋都一概予以否定。真正的原因我們放在後面研究現在先將馬克斯的學說拿來作一個研討。

我們姑將馬克斯的價格與工資觀念的錯誤丟棄不談，先來觀察他的經濟恐慌的社會學說。他說生產過剩是有繼續的，不可抵禦的趨勢，僅受經濟恐慌每期來臨的限制這一個論旨是完全錯誤了。實際，企業者量度他們的生產活動是依照貨品在市場的銷路的，却絕不是依照近代機械生產力的。假使有生產過剩餘的現象發生，或者生產能力過大的現象發生。那末這種原因是他們的計算錯誤了，却絕不是因為生產力是天然的，不由人力所控制才發生的。我們要解釋經濟恐慌祇能從研究企業者所以常常有量度錯誤的發生及使物價跌落的原故來着手。

研究經濟恐慌的原因，我們必須是要捨去那些古舊的學說。例如古文 (W. S. Jevns) 的氣候說等。實際馬克斯的學說也可以稱為古舊了。經濟恐慌的基底原因絕不是過產的關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翟菊萊 (R. G. Hawtrey) 指出經濟恐慌的原因是由於貨幣與信用數量的不適宜的收縮的緣故。通貨的收縮使貨品的需要量減少。於是物價跌落，利息率低減，利潤縮小，失業問題發生，經濟恐慌的現象全部呈現了出來。通貨的收縮或者由於大眾不願消費的緣故，社會的消費力往往並不縮小。英國權威經濟學者開恩斯 (Keynes) 並補充這個學

說，指出了社會的經濟原因，即是重工業的發展過速，不能與輕工業互相調節，以致社會的生產機構失調。美國經濟學家費許（Irving Fisher）教授則指出經濟恐慌的原因是由於物價的波動，物價波動的原故則是單位貨幣的購買力的波動。美國里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勃來福教授（Frederick A. Bradfors）即指出美國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之經濟恐慌（美國為馬克斯所謂的十足資本主義國家，此次恐慌會波及全球）的原因是一般存款人對於商業銀行不能信任之故，於是較小銀行均為提存而倒閉。較大銀行則大量拋出有證價券以獲取現金。有價證券價格於是任跌，除公債外，其他股票，公司債價格均受影響而急劇下落。工商業於是一蹶不振，經濟恐慌達於極點。由此我們得一結論，即馬克斯的解釋是不附現實的。

我們假使舉出一現實的對經濟恐慌的解救辦法，我們更可以明確的知道馬克斯的謬誤。在美國，一九三二年經濟恐慌爆發，至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登台力謀解決。今略述其救濟辦法：

第一、銀行重開使窖藏之貨幣又復流入市場，使市場籌碼不生匱乏。第二、通過通貨膨脹法案，聯邦準備銀行承購政府公債使物價提高，且授總統以貨幣貶值權。第三、廢止 Gold Clause 規定一切交易須一律採用法償貨幣。第四、實行黃金國有政策。以上四者（不在此處研究範圍故不作詳細討論）均為穩定物價以解除經濟恐慌之辦法。絕不是限制生產量之政策，所以我們確知經濟恐慌與所謂生產過剩是無關的。生產過剩不過是其後果。

現在我們對於馬克斯經濟學說的討論，漸漸的達到終局了。馬克斯的資本論的最末的一

部就是「經濟危機說」，所謂經濟危機說也就是馬克斯的資本制經濟組織之必然崩壞論。馬克斯舉出二個原因來支持他這結論。他說資本制經濟方法，是自己走上必然窮途或崩壞上去的。促成必然崩壞的原因。第一是「利潤率低減的法則」，第二是「商品銷路缺乏化的法則」。這二個「法則」我們在唯物史觀說這一節中已經簡括的提及。所謂利潤率低減的法則。馬克斯以為其基底的原因是「資本的有機構成」愈趨於高級的緣故。據馬氏的解釋，「被生產資本的技術構成決定而反映其各種變化，從這一方面來看的資本的價值構成就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並且又說：「所以不變資本的百分率較大於社會的平均資本而可變資本的百分率較小於社會的平均資本的這種資本，叫做高級構成的資本，反之，不變資本相對地較小於社會的平均資本而可變資本相對地較大於社會的平均資本的這種資本，叫做低級構成的資本。最後，其構成和社會的平均資本一致的資本。叫做平均構成的資本。」即是，照馬氏的意思。在資本中，從其有機構成的一點看來，有「高級構成的資本」，「低級構成的資本」，「平均構成的資本」三種。這種資本構成的遞次變化，據馬克斯說，對於利潤的影響是極大的。他說：「假定資本構成的遞次變化，不僅發生於個別的生產部門內，並且也發生於一切的生產部門內（或者祇發生於決定的各生產部門內），甚至包含着屬於一定社會的總成本的所有平均構成上的各種變化，則不變資本較可變資本這樣遞增的事，在剩餘價值說沒有變化的範圍內，必然地造成一般利潤率遞減的結果。」

馬克斯這種謬論顯然是由於剩餘價值這形說中推論出來的。我們已經知道剩餘價值說的錯誤，我們已知道利潤的獲得是由買賣而產生。所以「資本構成」與利潤率的低減間不生連

帶的關係。利潤既然不由剩餘價值的榨取而來，那末，「資本的構成」儘量趨於「高級」當然與利潤的大小不生影響。即使生產機構中祇有一個勞動者來管理大量的機械，大額的利潤照常會產生。利潤率的低減與否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的。我們試舉一具體的例子來看罷！在以前手工業時代資本的構成可算是低級罷！但是利潤的獲得，大資本家的形成遠不如現在「資本高級構成」的企業中的愈多，愈強。這一個反映更使我們深切的了解。

不僅如此，實際，馬克斯本身的學說是犯着極大的矛盾。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揭起的剩餘價值說和資本論第三卷中展開的「平均利潤說」是互相衝突的學說。他在第一卷中解釋利潤的獲得絕對由於剩餘價值的剝削而來，但在第三卷中完全把這學說顛覆了。因為他在第三卷中，證明在資本制生產發達的地方，基於利潤平均化的傾向，許多商品的價格離開了它們的價值，即是這些商品的價格有一半永續上升到其價值以上，有一半降落到其價值以下的原故。因此平均利潤說又與利潤率低減法則說又互相矛盾了。他在利潤率低減法則說中說：「資本的有機構成愈趨高級，在剩餘價值率沒有變化的範圍內，利潤必愈趨低減。」假定這裏有三種企業是屬於各異的生產部門的。第一種企業，技術程度低落，它的資本的構成是屬低級的。其次，第二種企業是屬於所謂平均構成。最後，第三種企業生產技術非常發達，即它的有機構成是屬於高級的。又假定以上三種生產部門，其剩餘價值率都是一樣，而投下資本的全部每年祇迴轉一次；即投下資本的全部消費於一年間的生產而其生產物要到年終才能傳脫。更假定這三種企業所雇傭的勞動者都是一百人，每年的工資都是一千元，而剩餘價值率都是百分之百，然因這三種企業所支出的工資總計，即可變資本的總計都是十萬元，所以

剩餘價值總計也都是十萬元。不過不變資本這一方面，三者是不相同的，第一種企業為十元，第二種為三十萬元，第三種為五十萬元。即是它們的有機構成是彼此不相同。於是利潤率也是不同了。現列表解之如下。

	(企業)	(可變資本)	(不變資本)	(合計)	(剩餘價值)	(剩餘價 值率)	(利潤 率)
第一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	5%
第二	100.000	100.000	400.000	100.000	100.000	100%	15%
第三	100.000	500.000	600.000	100.000	100.000	100%	16%
合計	300.000	900.000	1100.000	300.000	300.000	100%	15%

在平均利潤中說，馬克斯又說明了資本自由競爭的結果，使利潤率趨於平均。如果某一生產部門可以得着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其他一生產部門祇能得百分之十六·七的利潤，那末在這種場合資本就會儘量地避開後者而以全力集中於前者。但是，由於資本的移動其生產超過了社會的需要，所以價格低落，縱然同時可以購買而且購買這種商品的人數增大，但利潤是和價格的低落一同減少的。如果減少到不及其他生產部門中的利潤平均的程度即利潤平均以下，那末資本便很快地離開這一生產部門而生產範圍也因之縮小。由於縮小生產範圍而價格又再上騰，於是達到相當於平均利潤的水準點。反之，如果某種商品的生產降低到購買者的需要程度以下而價格因之上騰到以上所說的水準點，那末，利潤也就增進了。於是資本又大量移轉到這一生產部門。如此，生產範圍擴大，結果價格又下落到出生平均利潤的水準點



。這就叫做平均利潤化的作用。適應於利潤平均化，利潤率也當然平均化。據前例看來，第三企業生產減少價格騰貴，由是利潤也增大，反之，第一企業生產增大價格下落，由是利潤也減少。這種相反的傾向一直到利潤率均化時才止。假定第二企業的利潤率代表平均利潤率，那末這三種企業的利潤率便如下面的圖解。

(企業)	(總資本)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率)	(利潤率)	(利潤)
第一	100·000	100·000	100%	15%	50·000
第二	200·000	100·000	100%	15%	103·000
第三	200·000	100·000	100%	15%	150·000
合計	1·100·000	300·000	100%	15%	303·000

即是，第一企業利潤為五萬元，第二企業利潤為十萬元，第三為十五萬元，而利潤率皆為百分之二十五。

在上述的二種解釋中我們發見了明顯的矛盾。馬克斯一方面力言利潤率低減的法則，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說商品的價格有一半永續升到其價值以上，有一半降落到其價值以下而有着所謂利潤平均化的傾向。在上面的第二個例中，由於利潤率平均化的關係第三個企業雖然它的資本低級構成同樣的享有百分之二十五。數額是十五萬元。馬克斯說過利潤率的減低是因為剩餘價值率不變的範圍內，資本的構成儘量趨於高級的緣故。那麼我們試問，這第三企業的多餘的利潤五萬元是那裏來的？剩餘價值是祇有十萬元！其實我們不難把它解決，就是利潤的獲得是由交易時因供給與需要的關係得來，與資本的構成毫無影響，利潤率減低的法則

完全是荒謬不經之談！

馬克斯說的「商品銷路缺乏化的法則」是資本制經濟制度崩壞的原因也是不能成立的。商品銷路的缺乏化在經濟恐慌時確有此種現象，這在上面已經討論過。但是經濟恐慌是偶然的，短期的。這種短期的恐慌對於經濟制度的本身完全無妨。在通常的情形生產者是依照了社會的消費力來供給他的生產品的。即使在擴張再生產的狀態中也不會使社會消費力不與之併行。因為某種企業在擴張再生產是可以促使生產部門間的均衡程度提高。馬克斯又以爲社會的消費力，被資本蓄積或增大的衝動所限止。但是實際不然，資本的增大往往是物質的增大，這種增大是使社會的總財富增加。隨了社會的總財富與人口的增加，生產量與消費量增多，也就是交易量增多。交易量增多於是通貨的數量隨着一同增加了起來（增加的方式不在此處討論範圍內）。這種情形絕不會使社會消費力趨於減低的。通貨一面成了利潤的形態流入資本家之手，但是資本家却將通貨消費到社會上去。通貨流入社會後又變成他人的消費力，永遠循環不息的在進行流通的職務助長人類的經濟活動。假使是生產品的供給超過了人口增加的程度，那末，仍舊無妨。因爲普遍的生產品供給增多，物價會普遍的跌落。這樣，貨幣的購買力增強了。一般人都能增加一些物品的消費，提高了生活享受的水準。假若物價的跌落是不利的。那麼可以增加通貨量來調劑。生產量雖多但通貨量比例增多。物價既然不會下跌，而社會的消費力也依舊不受影響。實際情形也是如此，自產業革命以來，生產力果然一日千里而每個國家的人口與通貨量也無時不在增加。所以在最近一百年的歷史中，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儘量的發展，絕無消費力減低的現象發生。即使有時生產過剩也不是因爲消費力

低減而是爲了大衆不願再增加消費，所以祇要減少生產即可了，完全與經濟制度是無妨的。過去如此，將來亦然，人類的經濟活動永遠是欣欣向榮的！

## B 共產主義與中國

### (一) 經濟組織之不合

共產主義理論的產生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當工業革命以後，產業日趨發達，資本逐漸擴張，造成資本主宰一切的情形，於是社會的分配發生了不勻現象，若干經濟學家如羅貝爾圖，拉薩爾均認資本主義爲不當，而有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及至馬克斯，思想更爲激烈，竟有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更將共產學說有系統的建立起來，揭起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社會分配，經濟恐慌諸種學說，但究其實際，亦歷史背景所使然，是以資本高度發展爲前提的。若以現在中國而論，是否已達到資本高度發展的境地不無疑問。在中國若干大城市間，工業已在萌芽，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以整個中國而論，尚在農耕時代，封建的遺風，還在民衆間存留着，所謂資本階級，大多數不過是地主階級而已。假使將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說與階級鬥爭說來應用，現在中國的情況不過是在封建時代，要有階級鬥爭亦不過是佃戶與地主間的鬥爭。而鬥爭的結果，依照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說，不過是進化到資本主義社會，却絕不會一變就變成共產社會。再進一步說，中國社會的進化，絕對與歐西不同，是自成一曲典型的。所以我們還不能將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說來應用，更不能將共產制度到中國來歪曲

實行。

中國的經濟狀況，國父早已說過，是處於殖民地的地位，殖民地的政治，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中，言之不談。殖民地的經濟自有其特點，與所謂文明國家不同。它主要的狀態是輸出原料，輸入劣等的工業製造品，我國既為次殖民地，其情形當然準於殖民地，試以輸出與輸入之貨品的歷年統計來觀察，確知言之不謬，例如大量生絲之出口，茶葉之出口，錫礦隸礦之出口，桐油之出口，都不失為原料的性質。而進口貨中則以紗布，金屬製品等製成品為多，市場製成品中舶來品充斥其間，我們日常用品小而至於鈕扣，紙張，藥品，香烟，衣料，大而至於鋼鐵機械，電氣設備用品等項莫不仰給外來，這完全是本國工業幼稚的緣故，在這種情形之下，鼓勵私人資本發展尚且不及，豈能妄言實行共產！我們的國情，我們的缺點，並不是在國民所得分配的不當，經濟制度本身的不善，却完全在於貧窮，我們的對策是怎樣使國家富起來，怎樣增加生產，却斷不是怎樣使國民財富劃一，怎樣去除私人資本。我們的財富先要讓私人資本去創造，我們國家的經濟工作範圍廣大，主要的還不在統制生產，統制分配。並且國家資本的養成還先要私人資本的努力。

假使再對於共產制度中，國家統制生產分配下一個研究，我們立刻知道一般的與中國的不適合。

所謂統制生產，包含着二種意義，第一是國家專有生產工具，第二是國家統制生產計劃。在第一種情形下，照我國目前的狀況，國家要專有生產工具，無非是從地主處將土地所有權移轉過來，又從少數的工廠來處將工廠的所有權移轉過來，這種轉移所有權的處置依照共

產主義「廢止私有財產制度」的前提下，當然是無條件的，這種無條件移轉的不合理我們姑置之不論，暫先在第二種情形下即是統計生產計劃的原則下，來一個檢討，我們知道，我國的土地確是很廣大的，將土地沒收爲國有後，國家或所從事於農業的統制生產，這種辦法表面上確實似乎很爲完善，但是按諸實際。我國土地廣大，專家缺乏，這種辦法決不是一蹴可幾的，以目前而論，反不如在地主的監護下來生產的有效。至於國家統制工業，在目前也是毫無意義，我們工業幼稚，工廠稀少，確是實情，且國家既非專家，經營的動機亦非求利，所以經營的成效自鮮。而同時國家財政力量又弱，不能添辦多數工廠。反將方在幼芽的私人資本摧殘，對於整個國家的前途計，決非上策，至於實行統制分配，亦無多大意義，在必需品的糧食一項論，實能自足自給，其所以不能分配均勻，其癥結所在却是運輸的不暢，試以戰前四川每年有多量的米穀燒毀，而他省常鬧飢荒的情形看來，便可相信。所以國家的經濟建設，倒是先要從開發交忙着手。至於除非需品以外的消費品，其癥結是在少而不在不均，所以，在國家財力不豐的今日，先要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生產品數量的增多，但却完全不分配改善的問題上。試想，以不足夠的生產品，而要平均的分配給衆多的人民，我們有什麼辦法來使它合理化呢？

## （二）社會制度之不合

我們知道，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和後裔觀念的深刻是中國民族的一個最大特點。由於這種觀念，宗祧的制度因之很盛行。我們從基底觀察，中國的家族制度所以會這樣牢不可破的緣故，實在是因為國人對於遺傳絕端重視的關係。遺傳的意義雖然一方面是身分的繼承，但是

最重要的還是在財產的繼承。國人的刻苦耐勞是民族的美德，同時，節省儉樸也是民族的美德。刻苦耐勞的目的無非是在積聚財富，節省儉樸的目的也無非在積聚財富。所以要積聚財富，目的便是在於「起家」了，至於所以要「起家」這斷然是爲了財產的遺傳，門第的興旺。所以，歸根結底，國人的努力，刻苦，耐勞，節儉都是爲了子孫的幸福，子孫的興旺。於是私有財產的遺傳在國人中構成了必然的觀念，而財產私有的制度，在國人的心目中，更是絕對的不可動搖，現在共產主義者要廢止私有財產制度，簡接就是否定了國人的節儉耐勞，國人的遺傳制度。不謹如此，在共產制度下，親屬的關係極爲淺薄，即使直系的血親亦復如此，因爲共產制度是以個人作爲一切活動的單位，猶如低等動物一般，毫無家屬觀念的存在。所以，構成我國民族特點的家族制度，在共產制度下將被破壞無遺，而「天倫之樂」這一個名詞，亦將不再存在了。僅此一點，我們已知道共產是不適合於中國的。

### (三) 其他

再說，廢除宗教也是很合理的。共產主義者的所以要廢除宗教，因爲他們是唯物論者。他們不相信除了物的存在外，更有獨立的心——精神的的存在。他們更不相信有天神的存在。其實，這種思想即使在物質文明極度發達的歐西，也遭到多數人的非難。所以，在注重精神文明的我國，更是行不通。我們並不是站在迷信立場上，來維護宗教。但在教育不會普及，法治未臻完善的國度裏，宗教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何況宗教的本身，是基於人類至性的發揚而出發的，其所以能綿亘千百年而不衰，原因亦即在此。我國的宗教本來是建築在理智與道德上的，而我國的一切精神文明也都建築在理智與道德上，我們要廢除宗教，無異是否定

了我們數千年的理智道德，也就簡接否定了我國的精神文明，所以廢除宗教的這個口號，事實上等於夢囈。

## C 人民陣線之理論的分析

什麼是人民陣線或和平陣線呢？實際就是孟什維克，攷茨基和麥克唐納幹過的那一套。孟什維克與克倫斯基政府的合作，攷茨基把上次帝國主義大戰列為正義與罪惡的分類，麥克唐納所加入的混合內閣，和後來史大林黨在法國，在西班牙，在國際聯盟所幹的，恰好是一模一樣。不過攷茨基他們還沒有發明『人民陣線』與『和平陣線』這一類名詞。他們好像有先覺之明似的，爲了要更譏侮地報復列寧的責罵，故意把這個偉大的發明留給史大林去完成，並讓他盜取列寧的傳統權威來把它神聖化。

史大林黨或許會說：『那麼，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難道不應當利用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嗎？難道不應當利用反動政黨相互間的矛盾嗎？難道無產階級不應當尋求合作與同盟嗎？』對的，十分應當，然而不是這樣利用法，不是這樣合作法。說到這裏，史大林黨或許又要鼓噪起來：『爲什麼不是這樣利用法，不是這樣合作法？而且，即使這樣的利用法與合作法成了問題，這也不過是技術的問題而已，牽涉不到整個體系上頭。』好的，我就來解釋爲什麼不是這樣利用法，不是這樣合作法，並且解釋爲什麼這是史大林黨整個體系的錯誤，而不僅僅是技術的問題。

史大林黨的人民陣線的論證，是從二個前提出發：一、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二、工農民主專政。從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出發，他們得出了三個結論：一、蘇聯可以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并且取得勝利；二、落後國的資產階級依然是革命的，亦即可以一國建設資本主義；三、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不會同時臨到各國。這三個結論歸納而為「人民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邏輯是這樣：因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是可以分離的，而且既然可以分離，當然還可以發展而為對立；那麼，站在蘇聯的立場就有權要求把世界革命作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客體，並且有權要求犧牲這個客體以達到保護蘇聯的任務。這樣，世界革命就須不成其為世界革命，亦即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是蘇聯的特權；否則，蘇聯就不能要求世界革命做她的客體，不能要求為了保衛蘇聯而犧牲世界革命。然而蘇聯不能明白否定世界革命，因為蘇聯無論如何沒有權利要求世界資本主義來代替世界革命並且供她犧牲。這樣，史大林黨就發明了一個巧妙的手術：把世界革命閹割了，把它變成去勢的太監，這樣適合於做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婢妾。這個譯成政治的術語，便是「人民陣線」。以此之故，史大林黨以嚴厲的辭句命令法國與西班牙的工人把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放棄了。此其一。因為落後國的資產階級依然是革命的，那麼，落後國工人專政革命必然要被否定，它只能抄襲先進國在十九世紀以前議會鬥爭的過程，然而歷史的規律不許可史大林黨忽視這一事實；二十世紀的落後國已經產生了法西斯獨裁與工人的要求專政，這兩者都是在十九世紀及十九世紀以前議會鬥爭的過程中所沒有的。這怎麼辦呢？史大林黨的主觀方面不許可工人專政，而事實的客觀方面又不許可一模一樣的重演已往的議會鬥爭。在這難解難分之際，人民陣線有如剎斜



裏攢出了程咬金，丑角打誣一來，化嚴肅爲滑稽，便什麼都輕鬆了。此其二。因爲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不會同時臨到各國，世界戰爭如同世界革命一樣不至於總爆發；如同革命成了聯的專利品一樣，戰爭也成了德國的專利品；如同各國無產階級不能聯成一個世界革命一樣，各國資本階級也不能聯成一個世界戰爭。雖然一九一四年以來，歷史曾經對史大林黨的這個邏輯作過有力的反證，那就是上次世界大戰與戰後二十年代的世界革命，然而史大林黨依然愛惜這個邏輯，因爲這個邏輯最使他們感覺舒服的結論是：帝國主義戰爭既然不過是法西的產物，（他們極力避免把帝國主義戰爭和法西斯看作都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把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分離出來，也把法西斯與帝國主義分離出來，這種分離又發展而爲對立；那麼，拿帝國主義來對抗法西斯，對抗帝國主義戰爭，這就成爲可能了。不過史大林黨需要避免說得這樣素樸，他們需要把這個帝國主義施以化裝，這一化裝就成了『民主國集體的和平陣線』。

至於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名詞，史大林黨後來倒很少提起，因爲已經有了人民陣線這個新名詞來代替。史大林黨強調工農民主專政，以一九二五至二七的中國革命時代爲最，他們不但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中國革命的規律，當時還用以解釋過英國的工黨內閣，法國的威瑪憲法等等。這些雖然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迹，但一九三五年起上市的人民陣線仍然是把革命的階級與黨派合作的諸問題訴之於他們已經對於工農民主專政的認識。他們把列寧對於工農民主專政的說明弄成公式化：工農民主專政的性質是一個資本主義革命，它的形態是二元政權 Double Power，它的任務是徹底完成資本主義革命。這個公式又引伸而爲：一、既然是資

本主義革命，主要的問題便是在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四個階級聯盟』便成了合理化，而把這個『聯盟』叫做人民陣線又是最自然不過的。二、二元政權雖然够不上無產階級專政，然而至少可以牽制反動勢力的獨行其是，大戰可以防止，法西斯可以防止，人民陣線就給了我們這樣的担保。三、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資本主義革命徹底完成之後來到，根據這種階段論，不但落後國的資本主義革命尚有待於徹底完成，因為有封建勢力在；即先進國的資本主義革命亦尚有待於徹底完成，因為有法西斯勢力在。這樣，人民陣線便成了廣泛應用的東西，因為它的任務是要徹底完成資本主義革命。

史大林黨根據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與工農民主專政而製造的人民陣線，其最中心之點就在於否定工人專政革命，這就不只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體系的問題。如果不是史大林黨的體系錯了，那麼，至少是史大林黨的體系和列寧黨的體系不同。

固然，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與工農民主專政都是列寧他們提出過的。但列寧他們的解釋不像史大林他們那樣。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馬克斯在列寧以前已經提出過，工農民主專政則是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提出的。兩者都需要補充與修正，事實上，列寧後來的兩部偉大的著作『帝國主義論』和『國家與革命』已經對這作了理論的補充與修正，而且這種補充與修正經過了十月革命的批准。從此以後，史大林黨還要拿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與工農民主專政來替人民陣線辯護，這何止是幼稚而已，這簡直是在和歷史開惡意的玩笑。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列寧他們的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律與工農民主專政。

什麼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律呢？這可以參攷列寧著的「帝國主義論」。這部著作指出了三點：一、二十世紀是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到了它的最後階段與世界殖民地分割完畢的時代。到了這個時代，走在前面與走在後面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只能一齊停止在各自所達到的崗位，落後者頂多只能靠前一步，但不能由排尾趕上排頭。二、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已到了它的最後階段，資本集積的機能已經癱瘓，資本集中的機能佔有了資本運動的全部；因為世界殖民地分割完畢，諸先進國對殖民地與落後國（半殖民地）的平行侵略受了嚴格的限制。三、資本集中這一機能的片面推動，不但促使先進國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奪狂走到了極度，並且促使諸先進國相互間的掠奪狂走到了極度，迸激而為要求世界殖民地再分割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樣，每一次帝國主義戰爭都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結果，但每一次帝國主義戰爭都只能產生新的不平衡發展。

列寧的這個理論不但擊破了當時攷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而且推翻了後來史大林他們對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律的曲解。

第一、列寧是以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來指證資本主義個別發展的限制的，這個限制的看守人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神。史大林他們却以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來担保資本主義個別發展的前途，而從這裏去找出盤旋的餘地容許蘇聯去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並容許落後國去一國建設資本主義！

第二、列寧是以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來指證帝國主義戰爭乃是諸先進國相互間的掠奪戰爭。史大林他們却以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律來辯護帝國主義戰爭，稱之為「民主」對

「法西斯」，「和平」對「侵略」的戰爭！並以為這個「民生」與「和平」甚至於還能夠制止帝國主義戰爭！

這裏應當特別說明的是，列寧的不平衡發展律着重於指證資本主義個別發展的限制這一點，恰好歸結到另一個規律，即綜合發展律，雖然列寧當時綜合發展律還沒有取定名詞。上次世界大戰把先進國與落後國一同拖下了水，戰後那幾年的世界革命也把先進國與落後國一同拖落了水。為什麼會一同落水呢？這就是綜合發展律之歷史的說明。不平衡發展律則告訴我們去注意到這落水的一羣中按照其先進國與落後國的區別而有各式各樣的泅泳姿勢。在列寧他們，不平衡發展律是綜合發展律的註解；但在史大林他們，不平衡發展律成了綜合發展律的否定者！列寧他們的結論是：如果不是世界規模的工人專政革命，就是世界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史大林他們的結論是：如果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與和平，就是資本主義的法西斯與侵略！

今天的國際形勢，不管德意日與英美法之間有着怎樣嚴重的衝突；然而以民主國家集團與法西斯國家集團為分野的軍事同盟的對壘依然沒有形成。將來軍事同盟的對壘形成時，有可能英法這一邊得到意大利或日本的加入，德國那一邊則有某些民主國家參加，而美國與史大林治下的蘇聯則有可能參加任何一邊。我們還不能忽視另一個可能，即邱吉爾等會把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為反蘇的十字軍戰爭。可是，在目前，二次大戰的方向還在徘徊不定中，無論民主國家或法西斯國家，其中有許多依然是些不確定的因素。史大林他們所虛構的「兩大陣線」，是在白晝見鬼。原來史大林他們所慘澹經營的只是想逃避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為反蘇的十

字軍戰爭。爲要逃避這個，史大林他們寧願把蘇聯推入帝國主義戰爭，使之成爲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員！

什麼是工農民主專政呢？這可以參考列寧著的『兩個策動』。列寧提出這個口號是在一九〇五年。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列寧認它是由一個資本主義革命過渡到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這過渡期間的政權應當是工農民主專政；它不是資產階級政權，因爲資產階級政權是以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專政的；它還不是無產階級政權，因爲無產階級政權是以工人領導農民專政的。這個口號的特徵就在於它的沒有把工人與農民的關係確定。因而，把工農民主專政當作一個革命的性質說明，不如把它當作一個行動的口號。列寧後來著的『國家與革命』，雖言無產階級政權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是不能並立的。假使工農民主專政是二元政權，例如二月革命克倫斯基政府與蘇維埃的平行，但這個時期不能稱之爲資本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期，而是只能稱之爲社會主義革命總行程中階段之一。打個比方，在法國，中央集權是封建制度的高度完成，但在德意，則中央集權乃是資本主義革命的一部。同樣，在先進國，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高度完成，但在落後國，則民主政治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中央集權在十九世紀德意革命中只能是一個行動的口號，工農民主專政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中也只能是一個行動的口號。說明十九世紀德意革命的性質的是，資產階級專政（議會制度也是資產階級專政）；說明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性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當時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與其是用以說明政權，毋寧是用以說明『臨時革命政府』的任務的。後來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寧發表了他的『四月提綱』，指出當前需要如何解決資本與土地間

題，需要產生何種新的國家機關等等任務，但是沒有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因爲「四月提綱」，不過是行動的口號。但在別處，列寧早在他的「遠方來信」甚至於還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就無數次的講到過「無產階級專政」了。史大林他們拿工農民主專政來否定工人專政，拿革命的行動口號來否定革命的性質，這是無理取鬧。

這裏還可以說明：一九〇五年革命列寧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其意義只等於二月革命列寧所提的「政權歸蘇維埃」。當時的蘇維埃是什麼情形呢？它是在孟什維克操縱下的；所以。一等到羣衆贊成「政權歸蘇維埃」時，列寧就提出「無產階級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亦即以「政權歸無產階級」來代替「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兩者是矛盾的嗎？不，後者倒是前者的註解。同樣，工農民主專政也只是一個代數式的假設，需要用數字來演算纔能得出具體的答案。這個數字便是「工人領導農民的專政」，其答案，便是十月革命。

史大林他們或許會說：俄國因爲已經有過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革命這纔能够走上工人領導農民的專政；但在一九〇五年，卻只能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其他國家還沒有經過一九〇五年革命者，也統統只能爭取工農民主專政。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固然，列寧也會這樣說過：如果沒有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革命是不可能的。但這與其說是經過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俄國資本主義有了高度的發展，這纔在客觀的形勢上具備了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毋寧說是經過了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羣衆所學習得到的鬥爭經驗，這纔在主觀的魄力上具備了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人們只要想一想二月革命還是被稱爲資本主義革命的，而這個革命僅僅經過了八個月之後，就來了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這八個

月中間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簡直是一點都沒有發展，資本主義政治連憲法會議都還沒有召開，然而資本主義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就已完結，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這是什麼回事呢？顯然的，這裏不是革命的客觀形勢問題，而是革命的主觀力量問題。不但使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可以作這樣的看法，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也可以作這樣的看法。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三，俄國經濟曾經有過若干發展，但隨來的三年大戰給予俄國的損害與破壞，卻使俄國經濟倒退到一九〇五年以前去了。人們要是肯聽一聽列寧他們常常說的：以社會主義革命來完成資本主義革命的未完成的任務，這就可以恍然大悟了。所以，「工農民主專政」不但在二月革命時列寧已不願再聽老布爾什維克去提到它；即在一九〇五年，「工農民主專政」在列寧也只是工人領導農民專政亦即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粗胚，一個代數的假設，有待於證驗與演算的。現在史大林他們都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人民陣線亦即資產階級政權的粗胚與假設，這真是從何說起！

史大林他們真心話只能是這樣：「實在的，我們並沒有世界革命的盛意，不過我們以為，人民陣線固然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拿它來防範防範法西斯還是可能的，和平陣線雖然不能消滅戰爭，但拿它來防範防範戰爭還是可能的。」我可以引證，拉狄克在一九二七年替史大林辯護，說道：「如果是僅僅爲了牽制資產階級使之不能進行戰事或反動的改變，這個，是無須乎無產階級專政運動也可以辦到的。」爲更慎重起見，我再來引證史大林本人在第十八次聯共代表大會的報告：

「蘇聯的外交政策依靠在：

第一、它的在成長中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的力量；

第二、我們的蘇聯社會的道德的與政治的一致；

第三、我們的國家的人民之間的友誼；

第四、它的紅色陸海軍；

第五、它的和平政策；

第六、重視保持和平之各國工人的精神援助；

第七、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的常識。」

從第一項到第五項是把蘇聯的命運依靠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自力救助上，這正是史大林精神的流露，列寧他們可沒有敢這樣自信過；且不說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績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不但程度，連本質都成了問題。）各國工人的支持，亦即世界革命的支持是放在第六位，這也是列寧所沒有做過的，列寧總是把世界革命的支持放在第一位的，他在軍事共產時期及前後發表的論文，演說與通信，都可以覆按。而且，史大林所要求的各國的工人援助只是精神的援助！這一條「各國工人的精神的援助」剛好和後一條「因某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諸國家的常識」具有同等的價值。呸！說破不值半文錢。

說到這裏，使人聯想起一節故事：十月革命前夕，一批老布爾什克維克對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說道：「蘇維埃要拿手槍對準克倫斯基政府的前額，要求憲法。」當時列寧就嘲笑他們，說道：「你們所說的手槍是沒有子彈的，一點都威嚇不了克倫斯基政府。」後來呢，史大林他們在同樣的口出大言：「人民陣線要以手槍對準法西斯的前額，要求



民主與和平！」事實如何呢？西班牙的民主陣線並不能牽制資產階級使之不能進行反動的政變，而英法的和平陣線當時則幫助張伯倫與達拉第施行徵兵制與擴軍，以便作大規模的人類狩獵。依靠「各國工人的精神援助」，而不要「各國工人專制運動的支持」，這正等於依靠手槍而不要子彈。

其實呢，史大林他們只想拿「帝國主義戰爭」與「法西斯」這些刺激的字眼來嚇人，以掩護其敗退而已。對帝國主義戰爭，我不必說史大林的解釋比不上列寧的解釋，但我要說史大林的解釋是和列寧的解釋絕對不同。至於「法西斯」，也不是什麼新奇的东西，列寧在時意大利已被棒喝團統治了。甚至在二月革命後列寧回國那一晚在莫斯科的演說，就有這話：「在路上我担心克倫斯基會把我從開進俄國的第一個大車站上逮捕。」工人如果不及時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就會用最殘酷的恐怖行為來懲罰他們，而且這種恐怖行為還可以成爲往常的制度，這個，一點都不必要改變馬克斯的理論體系纔能解釋它。倒是史大林他們不懂得什麼是法西斯。要懂得什麼是法西斯，必須懂得希特勒式的獨裁和拿破崙式的獨裁的區別。拿破崙式的獨裁雖然妨礙了資本主義革命的徹底進行，但它依然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是一個前進階級的政權；有如史大林式的獨裁雖然妨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進行，但它依然是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一個前進階級的政權。他們是時代底前進隊伍中的落後者，但還不是對面來的時代底敵人的急先鋒。因此，要打倒拿破崙式或史大林式的獨裁，只要強化原有的革命，使之澈底完成就可以辦到；但是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創造另一階級的革命政權來代替。打倒拿破崙式或史大林式的獨裁，這只是一個革命的自我糾正而不是否定這個革命。可是希

特勒式的獨裁卻不是革命的歪曲，而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持續。資本主義由議會走到法西斯，正和封建制度由寡頭貴族政治（周召共和）走到君主獨裁是同樣的過程。要推翻拿破崙式的獨裁可以強調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來達到，但要推翻希特勒式的獨裁則必須推翻資本制度，正和拿破崙君主獨裁必須推翻封建制度。拿資產階級的民主來企圖推翻希特勒式的獨裁，正和拿破崙共和來企圖推翻君主獨裁，拿三級會議來企圖推翻拿破崙式的獨裁，同樣是歷史的後退。法西斯是議會政治的後果，史大林他們的幹法，是以原因來防止結果，以疾病來醫治死亡。

## D 中共的存在及其性格

我到中共的小冊子「論抗日民主政權及其他」來讀了，裏邊有新民主主義的三三制，參議會，有「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我們現在就來批評它。

却說什麼是新民主主義呢？彭德懷說：「確定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即整個抗日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是對漢奸親日派以及其他反革命份子專政。」「這民主政權的戰鬥的理論是新民主主義，而其組織的形式則為三三制」。在着手批評民主主義與三三制之前，讓我先來對於「是對漢奸親日派以及其他反革命份子專政」這句話開一個玩笑：倘使「漢奸親日派」只是些不要廉恥的人，則制裁之道只須訴之法律，用不着什麼樣的政權改革；倘使「漢奸親日派」乃是代表某一階級的反動，則此政權改革應着眼於制裁這一反動的階級。現在中共爲了對付「漢奸親日派」，不單靠法律，而訴之於「民主政權」，可見這不只是一

些不要廉恥的人了，却是代表某一階級的反動的。然而中共的民主政權是承認中國的所有階級都是革命的，亦「即整個抗日革命階級」，其中就是買辦階級吧，彭德懷也說：「譬如任何派別的買辦階級，都是反動的，但其中有親日派與英美派的區別，那怕極短的時間，給抗日革命利用，也都應該利用」，可見也不能一概而論，至少在「極短」的目前。倘說漢奸親日派是從「親日派買辦階級」產生出來的吧，我看也不見得。事實上，中國的親日買辦階級是窺小的，因為在二十世紀以前對華商品輸入的時代，日本不及英美，到了二十世紀對華資本輸入時代，日本也不及英美，日本這次之所以要對華用兵，正可以反映其在中國的買辦階級無用。至於和平政府，則你就是怎樣罵它都好，但它與其說是依存於親日派買辦階級，毋甯說是依存於當前的戰爭形勢。比方歐洲大陸的那幾個國家，經過對德戰爭都出現了新政權，而這些國家原來是沒有什麼親德派的買辦階級的。所以，中共的「民主政權」只是在那裏獵逐一個幻影罷了。

再說，「其他反革命份子」又是誰呢？是蔣介石嗎？但蔣介又是什麼呢？中共說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又在另外的地方說他是「買辦階級的代表」(!)而彭德懷在這裏則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能够在一定時間內與一定程度上表現其革命性，但基本是軟弱的。例如辛亥革命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但很快就與代表封建勢力的袁世凱妥協了。後來被北洋軍閥壓迫的不能生存下去了，才又奮起反抗。終於建立廣州政府，在無產階級援助下，進行北伐，北伐剛剛到南京，就又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又壓迫他生存不下去了，全國鞭策之下，他才起而

抗戰。但同時又對革命勢力抱着疑慮猜忌的態度……」如此，蔣介石乃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了（！）但這些都不管它，總之蔣介石是某一階級的代表。我要問的乃是：倘若蔣介石反動，是由於其所代表的那個階級是反動的緣故，則「民主政權」對於這階級應當鬥爭，然而「民主政權」却又是包括這反動的階級在內的「聯合專政」。這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倘說這階級雖然反動，但在目前尚可以利用，所以應當聯合，如同俄國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的聯合孟雪維克，那麼，我要指出：當時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是和孟雪維克劇烈地競爭着的，而中共的三三制却是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平均分配政權，各得三分之一，這兩個事實完全不同。中共說因為現在是在過渡時期，須知俄國二月革命時也是過渡時期，中共為什麼不敢作明朗的競爭呢？那原因，在於中共缺乏自己的東西，它的努力不過想改良蔣政權，而蔣政權是無可改良的，因此而和蔣政權分辦出來，也不過成爲新派的地方軍閥而已。

中共對國內的所有階級既沒有顯明的鬥爭對象，因而其鬥爭的主體也成爲很模糊。並且因此，它拿日本作爲鬥爭的對象也不能和一般的對外戰爭有何不同。在這種地方，中共的存在等於一個影子。

爲什麼這樣狼狽呢？就因爲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空洞的東西。這新民主主義的前身是「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斷送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革命，最後並且弄到中共非從江西逃走不可，經過這種失敗，中共纔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而採用「人民陣線」，也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它正在帶來給中共以新的慘敗。

「工農民主專政」這口號的最早出現，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當時列寧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由沙皇式的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獨裁的中間階級。他的理由是，沙皇式的資本主義的發育是不健全的，所以需要一個過渡纔能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他在兩個策略裏說明，「工農民主專政乃是資本主義的革命。」但也因此，「過渡」的意義便不顯明，它變得不是資本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一個階段，倒是屬於資本主義革命的階段的。於是來了矛盾，因為，以無產階級來領導繼續完成資本主義革命，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可以繼續完成資本主義所未能完成的生產力的發展，但這樣就不是資本主義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所以，工農民主專政既不能是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中間階段，也不是屬於資本主義革命的階段。事實上它是不存在的。當時托洛斯基就反對列寧的這口號，而提出「不斷革命論」，認為不但不應停留於工農民主專政，光是承認有工農民主專政這個階段存在就是革命的停留，就是中斷。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事實糾正了列寧的這一口號。克倫斯基政權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它不同於沙皇政治，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有蘇維埃。克倫斯基政權只存在了八個月。說它在這期間已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所未完成的任務，那是不可置信的。而在這八個月中，克倫斯基政權事實上可以說是沒有一天是工農民主專政。列寧的四月政綱提出「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此以前，是雖有蘇維埃而不能把握政權的。經過幾個月的鬥爭，政權歸於蘇維埃了，但就在這同時，克倫斯基政權就讓位給無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政權甚至連召集憲法會議的時間都不得歷史的許可。在這鬥爭的緊接展開之際，列寧被那些信奉他過去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的老布爾什維克們所激怒了，他說：「政權歸蘇維

埃」與「召開憲法會議」這兩個口號昨天是準確的，今天就成爲過去了；今天的口號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纔是政權歸蘇維埃與召開憲法會議的準確的說明。這事實上未會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的工農民主專政，後來却被史大林當作寶貝，以命令應用於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他把國民黨看做四個階級的聯盟，等於蘇維埃，認爲應將政權歸於國民黨，猶之乎政權歸於蘇維埃，並且以爲這是繼續完成中國資本主義革命，也就是工農民主專政，這樣子可以相安無事，直到中國資本主義革命最後完成那一天的。不料來了蔣介石的苦迭撻，中共焦頭爛額地躲進江西，還是把這從上頭頒發下來的工農民主專政帶在身邊，以長長的歲月來試驗。結果怎樣呢？弄成羅伯斯庇式的恐怖政治。

中共在江西是做照俄國的軍事共產時期，並參照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辦法。即是：沒收土地，沒收大工商業，而容許小的私有經營。但土地國有的保證是要有鞏固的集體農場，工廠國有的保證是在於社會主義的實際提高生產力。在做到這一步以前，蘇俄的農業不能不訴之武裝徵發，與武裝制止怠工，工廠方面也要用強力的政治纜能維持繼續生產。這種靠軍事與政治的強力來維持經濟，而不是以經濟力自身來維持經濟的場合，列寧他們當時之倖免於失敗，是有着一個前提的，即此種軍事與政治的強力是操在無產階級（是工人，不是農民）的手中，所以不致走上羅伯斯庇的恐怖政治的覆轍。可是中共的政權却是建築在農民身上的。農民自身是要怠工的，農民自身也不能戰勝富農與地主，（蘇俄的農民是與工人結合，並且依靠工人專政的力量纔打倒了富農與地主的），這樣，中共就需要比俄國軍事共產時期還更強大的權力纔能維持這局面。而這本來是建築在農民身上的權力，現在却變成以農民爲行施

的對象，這和蘇俄之以無產階級（工人）的強力來對於農民行施，有一個顯然的區別。結果是，這權力終於離開了農民，而凝成爲一官僚集團，這官僚集團便是政治的原動力行使鎮壓與統制，墮落到恐怖政治了。蘇俄是以沒收的全國銀行資本與工廠，以發展重工業作爲發展輕工業與建設集體農場的槓桿，而中共的山上馬克斯主義則無論如何努力，用農業來推動農業，結果還是枉然，這就不能不長期地訴之武裝徵發與壓制怠工，而愈長期，恐怖政治的性格也愈深刻，成爲這恐怖政治的主體的官僚集團也愈脫離農民，成爲無根之花，隨風飄落，終於非逃出江西不可了。工農民主專政呢？根本就沒有過，也不可能有的。

這失敗的教訓使中共不能不重新尋求與農民妥協的方法，而在這樣的場合與農民妥協，其實乃是與地主富農妥協，同時也就是與資產階級妥協。於是中共斷然放棄了土地國有的政策，而採取減租減息政策，並且規定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

所謂三三制者，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卽是各級政府中的民意機關與執行機關，均應以代表無產階級及僱農的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佔三分之一；代表中等階級的開明士紳，名流，學者，佔三分之一。」這裏所說的「代表中等階級」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地主與富農，因爲中共所稱爲「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者是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那一羣，至於僱有百十來個工人的工廠主，中共是之稱爲「中等階級」的。小資產階級之外還有「中等階級」，這是非常滑稽的發明，使馬克斯與列寧都要爲之吃驚的。所以中共所說的「中等階級」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只是氣派較鋼鐵大王，汽車大王要小而已。經此說明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就可以知道這三三制表面似乎很公平，實際却是資產階級

專政。頂簡單的比喻，把三隻虎，三隻狗，三隻羊放在一起，是不是就勢均力敵了呢？小孩子都懂得的。不解除資產階級在議場外的經濟力量，你就須特別估計他們在議場裏的作用，雖然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名額。結果是，這「中等階級」驅使「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僱農」取得壓倒的優勢。這自然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了，不過也還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專政。這奧妙在那裏呢？

不提資本國有，並且放棄了土地國有的中共，事實上乃是農村破落的產物，在這意義上它是與貧農有着血統之親的，而與工人則只能是遠親，但破落的產物並不就是新興的革命勢力，在這意義上它又是與資本家，地主，富農妥協的。倘然完全站在貧農這一邊，代表貧農，中共可是沒有翻造農業經濟現狀的力量，但倘若完全站在資本家，地主，富農這一邊去，中共可也沒有鎮壓工人與貧農的力量。所以中共所站的乃是這樣的地位，在資本家地主富農看來，它乃是防止工人與貧農暴動的保證，而在貧農看來它乃是資本家，地主富農對貧農壓迫的一個緩衝。也可以說是站在中間，不過事實上它總之是資本家，地主，富農統治工人與貧農的賢明的工頭。這就是中共的存在意義。

但資本家地主富農在「三三制民主政治」裏所發揮的力量太大了，常常會走得過遠，至於達到他們的賢明的工頭認為危險的界線，為着警告他們，就不得不訴之議場以外的手段來制止。而這一邊，則工人與貧農也常常會和資本家，地主，富農爭吵起來，有時候竟至於要危及三三制，他們看到自己的三分之一的票的作用等於零，而被逼採用更直接的鬥爭，例如暴動，來達到自己的要求。在這樣的場合，中共更不得不訴之政治的強力來制止。所以儘管



說得好聽，中共在改取「新民主主義」之後，它的恐怖政治還是不能不繼續加強，而以類如蔣介石的藍衣社那樣的東西作爲中共的最高保障。

不過這時期中共的恐怖政治和它在江西時期的不同。在江西時期的是類似羅伯斯庇的恐怖。法國大革命曾經有一個短短的政權時期落在小資產階級手上，因爲資產階級還躲着不敢出來。但法國大革命是資本主義革命，居於歷史的領導地位的是資產階級，不是小資產階級，由小資產階級的代理專政，它不能不感覺到自己的缺乏着時代的深厚的力量，只好訴之恐怖政治來壓制貴族地主的反動。這種局面是不能久長的，所以羅伯斯庇很快就跌倒了。中共在江西，由農民來代理無產階級專政，正如同羅伯斯庇之以小資產階級代理資產階級專政，也同樣的不能不訴之恐怖政治。其所以較羅伯斯庇支持得更長久，則有着兩個原因：其一，羅伯斯庇時代法國的資產階級已成長強大，所以能够很快地以時代主人的身份上台，叫代理人羅伯斯庇站開去了。而中國的無產階級則於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的大失敗後，在一個長長的時期中沒有力量出來辯正中共，取消其作爲代理人的資格。另一方面，北伐後十年間中國資產階級不能以提高工業生產來誘發農業生產，做的工作只是加深農村的商品化以維持都市的繁榮，故此時中國農民的地位不同於法國大革命時代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後者與資產階級在當時的要求是共同的，所以資產階級自己一出馬，就可以統率他們。但前者，中國農民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却是站在利害相反的立場而又很難被資產階級征服。這樣，是長期的經常的農民暴動的存在保證了中共的存在。其二，雖然如此，農民無論如何，是成不得大事的，他不與無產階級結合就必須與資產階級結合。所以中共一直是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它所要



但特工究竟不過是一個工具，其權力的來源還是黨。那麼，中共是怎樣確定黨的權力的呢？劉少奇說：「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如此說來，似乎中共的一切政策都是由三三制決定的了。在三三制中，中共黨員不過佔三分之一，豈不是力量太薄弱了嗎？

原來行使三三制的乃是參議會，不是蘇維埃。蘇維埃是從一九三七年起被取消了，代替的就是參議會。這兩者的主要不同點是：①蘇維埃是會議的機關，同時也是執行的機關。因為是會議的機關，所以中共的政治路線，例如要不要土地國有之類都在蘇維埃決定的。因為同時是執行機關，所以不但行政，連民衆運動與軍隊都操在蘇維埃手中。但參議會則只是「立法和行政機關」，這裏所謂「立法」是狹義的，即參議會只能決定政治方案而無權決定政治路線，所謂「行政」也是狹義的，即參議會只能執行政治行爲的一部份，例如軍隊就與它無關。

取消蘇維埃之後，決定政治路線的最高權力機關乃是中共的黨代表大會。並且，軍隊是把握在中共的手中的。中共對參議會的距離，大於對蘇維埃的距離。因為這個緣故，黨成爲更超然的，可以拿黨的力量來保持三三制的平衡。但也因爲要保持三三制的平衡，黨與農民之間新出現了某種隔離，而使黨陷於孤立。這樣，黨的性格就變成了官僚集團的性格，而以軍隊與特工爲其權力的最後支點。

所以中共說不是一黨專政，其實還是一黨專政，不過不是無產階級或農民專政，而是資本階級專政。但它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是庶出的，是傍支，這是中共政權和蔣介石政權僅有的

不同點。

這從中共的土地政策也可以證明。中共放棄土地國有政策之後，採用的是減租減息政策，即二五減租，與利息的限爲一分半。這比蔣政權的什麼都不做要好些，但並不比蔣政權更革命。減租減息一定要有所依附，或者是「平均地權」，或者是土地國有。因爲減租減息也可以是封建時代的寬大政策，也可以是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開明政策，但在封建崩潰之際，則減租減息，便不是立法的事，而是革命的一個節目，它將不能停留，而必然要急轉直下地過渡到資本主義的土地革命的；在資本主義崩潰之際，減租減息也一樣的變成不是立法的事，而是革命的一個節目，它將不能停留，而急轉直下地達渡到社會主義的土地革命的。在這樣的場合，單純的減租減息不能有全國性的存在。北伐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的氣候使國民黨的「平均地權」都不能提出，因而也怕敢觸動減租減息，因爲看到在這樣的場合減租減息倘若發生，就不是一個行政，而是一個運動。中共放棄「土地國有」，也知道不能有「平均地權」，而要把減租減息作爲一個安靜的行政問題來處理。推行的結果，若就全中國來說，則根本通不過資產階級的阻難，即就中共統治的區域來說，也出現了極大的困難，如中共自己所報告；

「但是這一政策，在許多根據地內還沒有普遍的，認真的，澈底的實行。在有些根據地內，還只在一部份地方實行了減租減息；而在另一部份地方，或則還只把減租減息當作一種宣傳口號，既未發佈法令，更未動手實行。或則雖已有政府佈了法令，形式上減了租息，實際並未去做，發生了明減暗不減的現象。……但是在另外若干地方，則又犯了某些「左」的

錯誤，雖然這種錯誤，只發生在一部份地方，並且經過中央指示後已經大體上糾正了，但是還有引起各地同志加以注意的必要。」

從這報告裏可以看出，農民現在要求的是土地，不滿足於減租減息，而資產階級則堅持土地私有，極力打擊那足以誘發過渡土地革命的減租減息，這正是一幅很顯明的鬥爭的圖畫。中共一面要示惠農民，（因為它現在還需要農民支持，以之為對資產階級投降的資本，）要求資產階級准許減租減息，同時又要對資產階級保證這減租減息不至於誘發過渡到土地革命。這裏就只好訴之強力「法令」，不是運動，而是「法令」！

因為中共的基地是這的樣不穩定，所以比蔣政權更脆弱，更需要以強力來支持自己。在這意味上，中共的恐怖政治比蔣政權的也更深刻。中共不能代表資本主義，也不能代替資本主義，像這樣的東西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它只是存在於中國資本主義崩壞中的一段空隙——是空隙，不是過渡。

## 巳 大小巫之爭而已

### ——評「中國之命運」的批判

前些時從朋友處借到蔣介石著的「中國之命運」，晚上倚在枕上看了幾章，無非說的民族是黃帝的子孫，又是地大物博，又是固有的道德，這一類活。沒有看完，攔下了。現在看到了陳伯達著的「評中國的命運」，隨手翻了翻，第一個感覺，就是中共對蔣居然不甚客

氣了。原來蔣之所以著「中國的命運」，是因為抗戰至今，國人對於現存政治制度終於地有了再認識的要求，蔣是爲了要打消這要求，並轉移目標，纔著這本書，來證明現存政權之合理與其不可動搖的。和中共的關係，蔣本來也還沒有就此破裂的意思，因爲中共的提出劃時代的政綱，只不過趁別人不注意來發展它的地方勢力，蔣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用不着現在就來採取什麼斷然的措置。但是，蔣治下的人民，乃至於蔣政權本身，已在發生罅裂。去年雙十節蔣的演說特別着重在民權主義的解釋，要求大家遵守紀律，並且答應於戰後召開國民會議，那就顯示了內部的不安。還有一說，重慶的團體有一次對蔣請願要求清算孔祥熙的私產，蔣答應戰後沒收，作爲建設經費。凡此，都是證明人民對於重慶統治現狀的不滿，在開始反抗了。蔣爲要移轉目標，所以不得不把中共的問題過早的提了出來。適逢其會，蘇俄又解除了第三國際，這於蔣的打擊中共給了一個便利，兩方面的鬥爭就此尖銳化起來，而蔣的「中國的命運」與中共的「評中國的命運」則是其中的一個節目。

却說「評中國之命運」開頭的三節，駁示蔣對於中華民族，中國歷史與中國近代思潮的觀點，打破「黃帝的子孫」的一元論，打破一派相傳的保存國粹論，並指出中國現代思潮與世界思潮是呼吸相通的。這些地方，是比蔣高明。但就在論到中國現代思潮這地方，中共暴露了它的弱點。蔣拚命在學法西斯，這是不對的。但不學法西斯又將怎麼辦呢？中共答道：「民主」。倘然再問：「是什麼樣子的民主呢？」答道：「是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是資本主義革命的東西，而中共則正是認定中國應當走資本主義革命的道路的。可是，中國的資本主義革命已經過去了，雖然並沒有完成，隨之而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已經過去了，雖

然並沒有完成。這層道理說來話長，但可以打個簡單的比方，有如園子裏的種植物，時令節氣一過，落在後頭的，來不及發育成熟也只好一齊落枯，讓出位置給新的種植物。這個事實蔣本能意識到，因為他的政權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的代表，所以冷暖自知。中國資本主義既然不能成長，就只能講究維持現狀，而以殘餘的封建爲其柱枝。但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所以雖與封建結合，而與已往的專制並非同一物，出現的乃是法西斯。中共的理論家對於資本主義與封建，法西斯與專制，其間的關係與區別，依附之點與其本位所在，總是弄不清楚。他們罵蔣爲大資產階級，而一面却在主張中國應當繼續資本主義革命；他們痛恨蔣的法西斯，而又把這法西斯看成封建的東西。這種認識上的混亂，在中共的「評中國之命運」裏到處可以發現。他們把它看作「繼承會國藩，葉德輝的傳統」，非常抱憾於「蔣先生的公開反對英美的自由思想」是封建餘孽！原來中共是不承認中國的資本主義，以爲中國只有買辦，因爲買辦不是民族資本家，所以也就不是資本家，所以把它也看成封建餘孽了。這種理論自然很幼稚。比方說，加拿大並沒有民族資本，但我們總不能不說它的資本主義有着高度的發展。中共不承認中國有資本主義，却又口口聲聲說蔣介石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政權是大資產階級的政權，而蔣的法西斯却又是封建的：「我們又要查一查中國境內的舊式封建了，殘酷的，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比秦始皇更厲害百倍的寡頭專制政治，幾百個橫行全國的反共特務大隊，這不是中國式的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政治嗎？」原來這法西斯政治乃是中國境內的舊式封建！造成這種幼稚與混亂，這原因，還是在於中共一响在山地裏攢來攢去，所受蔣的壓迫是資本主義的，而所接觸的身邊的農民却是封建殘餘的總彙，所以眼花撩亂，

總是弄不清楚中國是什麼社會。

中共既把蔣看成大資產階級，而痛斥其反動，這就值得想一想：當大資產階級而成爲反動的時代，還會有什麼資本主義革命的前途呢？會國藩他們是地主，反抗資本主義革命是不足怪的，但蔣的反動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中共在這上頭不能加以區別，所以有了把蔣與會國藩他們混爲一談的錯覺，這那裏是蔣的敵手。

中共高喊民主，這算是自別於蔣的特點。但這民主又是怎樣的呢？「評中國之命運」裏說：許多團體「他們有發表自己的思想的自由沒有？他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沒有？……在大後方農民沒有要求減租減息的自由不用提了，最近連工人都沒有獲得工資的自由也不用提了，但是中小工業資本家有沒有發展自己經濟的自由？各種小生產者有沒有發展自己生產的自由？不是一切都蕪斷乾淨的嗎？」這當然是蔣的不好，但中共又提供了些什麼方案或路線叫人民去爲自由而鬥爭呢？也沒有。組織與行動的自由獲得是基於現實生活的鬥爭的，譬如關於土地問題，資本問題，中共就沒有提到。資本問題是因爲中共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革命的路，沒有什麼可以談的，而土地問題則是因爲在抗戰期間而放棄了，或者說是暫時擱置，蔣政權對於這兩個問題有它的政綱，就是維持現成制度，而中共可是沒有什麼規定。放過了這兩個問題，人民從事現實生活的鬥爭就沒有根蒂，沒有中心，沒有結論，叫他們如何能自由組織，自由行動，自由發展？減租減息之類脫離了土地問題不過是一種改良的政策，不能成爲一個運動。而脫離了資本問題，則蕪斷的事實便無法說明，扶植中小工業，只成了行政的節目，至於工資問題則是更不能撇開資本問題的求解答的。所以，中共的民主與自由



云云，不過是空話。中共的空言民主與自由，與蔣的不許說民主與自由，一個是壓迫，另一個則是欺騙。

蔣稱中共爲變相的軍閥，中共非常氣憤，然而事實確是如此。抗戰之前李宗仁與白崇禧極力要創造新廣西，正和中共的創造新延安差不多，也有似是而非左傾的一羣，也有艱難締造而紀律較好的軍隊，也倡導減租，要打倒土豪劣紳，也計劃自給自足的經濟，要發展生產，也對蔣主張民主，對日主張抗戰，然而歸根結底，還是軍閥。何以故？因其無主義，因其無黨。他們只有政策。把現在中共的政策和當時李白的政策一對比，在程度上，在性質上都是差不多的東西。而且中共也一樣除了這些政策便不再有主義，不再有黨。

中共在其「評中國之命運」中說自己已有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這樣的嗎？世界上有放棄土地問題，根本不提資本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嗎？無論怎樣都說不通的。至於說中共沒有黨，不够黨的資格，中共聽了一定要咆哮。然而他們的自供：「請問誰首先給中國民衆提出了這個明確的革命政綱？誰幫助了孫中山先生把這個革命的政綱變成國民黨的政綱？請問這不是中國共產黨是誰？」又供：「沒有中國共產黨則三民主義就沒有新的內容，」則明明白白指出，中共自身並非一個政黨本位，它只是作爲別一政黨的新內容的東西，馬克斯，列寧是放棄這種作風的。

蔣有戰後召開國民會議的演說，毛澤東也有戰後的中國應該是怎樣的中國的宣言，大家都把問題推到戰後，彷彿要到了戰後纔會發生那麼多問題，而在抗戰期間則什麼都不成問題似的。可是事實剛好和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就在抗戰進行中間蔣和中共的間吵起架來，不

等到戰後，却是目前就已發生了這麼多問題！「中國之命運」與「評中國之命運」的互罵，情形就不佳妙。

蔣是錯誤的，中共的罵却是不得其當。北伐時代國共合作中共所受慘痛的教訓，直到現在還是不能明白錯誤所在。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是這同一錯誤的重演，並且又在臨到了同一慘痛的危機，中共的「評中國之命運」還是只有哀號而已。

## 三 渝共的相剋

### A 渝共相剋的必然性

渝共的合作本來不是出于真誠，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已。這種由互相利用爲出發點的合作，當然平時就同床異夢，一旦遇到利害關鍵，立刻變成仇敵，互相火併，乃是必然結果，無足驚異。

我們現在先檢看一下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渝共合作的出發點是什麼，分析起來可歸納如下：

渝蔣方面：

一、蔣在內戰時期，對於全國人民之威信下墜，危機叢出。擬採容共政策打破危機，挽回人民之信仰，藉資鞏固政權之基礎。

二、十餘年內戰所得之結果，不過是蔣共互相殘殺。故蔣擬由容共而終結互相不利之內戰，以圖民生之更新。

三、利用容共之虛名，要挾英美，使彼等增強援蔣力量，以便防衛蘇聯對中國政治之進出。

四、利用容共之虛名，要挾日本，使其恐懼國共之團結，冀于外交上，獲得讓步。

五、擬避免與共產黨抗爭，挽回自己政權的危機。

中共方面：

一、蔣共合作而停止十餘年之內戰，使共軍得到休養之機會，以備整頓其陣容。

二、由於合作，得到向人民作合法宣傳其革命理論之機會，圖將中共之政策，向全國人民及各機構浸透之。

三、由於合作，而實現民國二十三年放棄瑞金以來所唱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并推進全面的「抗日戰爭」，將中國由「民族革命戰爭」推進到「社會革命」之戰爭。

四、主張「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即係蘇聯所倡導的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戰爭之一部分。換言之，即國際共產黨革命之一部分，而「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最主要條件即為蔣共合作之實現。

五、主張蔣共合作之背面即中蘇合作，亦即為實現世界革命之初步聯合戰線，於世界策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者。

由上列各點觀之，蔣共合作在先天上是不足的，所賴以維繫合作形式的，乃互相利用耳。現在我們再檢看一下蔣共合作的後天情形如何：

政治方面：

一、渝蔣深恐與異黨競爭失敗，故一面與中共及各黨各派合作，一面將其政權獨裁化，以強化以蔣個人為中心之國民黨政權。

二、中共利用「抗戰」，積極在政治，軍事，及民衆運動上擴張勢力；另一面設法使蔣之政治地位陷入孤立。因之，渝蔣由畏忌而轉壓迫，遂致攻擊中共。

三、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之存在。

事方面：

一、蔣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待遇不平等，並於民國廿八年秋停止配給軍需。

二、共產黨系軍隊與蔣系軍隊之防區未劃定，常發生地盤上之衝突。

外交方面：

一、七七變後，渝蔣曾表示於適當時期成立和議，中共則堅持「抗戰到底」。

二、渝蔣冀望蘇聯對日作戰，中共則恰全然相反。

三、中共排斥渝蔣所屬英美派，英美派則俱為反共支持者。雙方作理論之鬥爭，以致引起全面衝突。

以上所舉各節，即可證實蔣共之衝突與分裂為不可避免者。且因遠東英美勢力之敗退，蘇聯抗戰之頹勢，使渝方更將加緊反共的傾向，而中共亦決不肯束手受戮，故渝共相剋乃不可動搖的趨勢。所謂渝共合作，并不能解決渝共問題，適足以掀動渝共紛爭，至為顯明。

## B 幾件歷史性的血案

### 一 黃橋事變

#### 緣起

前因盤據於皖南一帶之共軍，藉事變后之軍事動亂，即大事擴充，至廿八年春，其所有

兵力，已不下卅餘團，但對外之番號，仍係渝中央所指定之新編第四軍（新四軍）故全部人數已超過額定三倍而渝中央所發給之軍需餉項，仍照已往之額定數目，且該軍之駐地及活動範圍，亦經當局之指定爲皖南各縣，因此皖南之共軍，因感軍需餉項之不足，及活動地區太小，即不遵渝軍事當局之命令，而私自圖謀發展，至廿九年春，即逐漸蔓延至蘇屬京南各縣，並就各地徵捐納稅，收繳民槍，以補軍需餉項之不足，渝當局因見其如此之不法，即授意渝「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予以阻止，奈三申五令，均未見效，致雙發生軍事行動，第三戰區動員兵力四師之衆，將皖南與蘇南之共軍連絡線切斷，準備實施各個擊破，故蘇南一帶之共酋——陳毅見勢不佳，即會同管文蔚等，橫渡大江率部北竄，於全年四月間，兵抵蘇北之黃橋，該地守軍，爲蘇省保安四旅何克謙部；未及準備，即爲進犯之共軍所擊潰，共軍遂於四月二十三日拂曉占領黃橋，「渝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聞訊之下，即召集省方各軍政要人，舉行會議，並飭令與共軍相接之地區，加強防務，嚴加防範，后經會議決定並經奉三戰區之命，即調集所有駐蘇渝軍，及保安部隊地方團隊，共二十餘團，進兵黃橋痛剿共匪，如此，即造下黃橋河畔之流血慘事。

### 紀實

共軍於佔領黃橋后，即派出大批之政工人員，從事宣傳工作並誘惑民衆，協助共軍，挖掘戰壕，如此經四月之久，黃橋四圍壕溝縱橫，堪稱固若金湯，戰雲迷漫了整個黃橋地區。

九月廿日，江蘇省府轄下之部隊，完全集中於東台一帶，至廿五日，即按照全部計劃，

各就作戰位置，但蘇省當局，對此孤注一擲，實寄以莫大之關懷，復於二十六日晚，派一七師之政治督導員仇號生，前往黃橋與共酋陳毅作政治談判，豈知陳毅態度強硬，對蘇省府所提各節，竟絲毫不加理會，幸仇某見機行事，方得逃出匪窟，安然歸部謁韓備述陳毅之不禮，蘇省主席，暨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觀此箭在絃上不得不發之勢，即於十月一日晨揮動戰旗，進兵黃橋，二十餘團之兵力，構成百餘里之戰鬪橫線，浩蕩之勢，確難盡喻。

第一二三日（十、一、）進兵之勢，恰如破竹，十月三日晚，即占領黃橋外圍之據點多處，且左側之三十三師，一鼓作氣進佔黃橋之東圩，詎料黃橋守軍，爲數寥寥，更得悉共軍以十七團之兵力，完全配備於外圍，蘇省軍事指揮者，情知有異，遂力謀安全之方針，於下令通知各部時，共軍已蜂擁而上，予渝軍以各個包圍，而施行各個擊破，此時方屆午夜，且濃霧滄茫，雙方格殺之殘狀，已不辨敵我，共軍復於各地遍燃民房，火勢熊熊，極盡淒厲，是夜雙方死傷之衆，已不克勝計，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獨立旅旅長翁達，均於是夜殞命，於是渝軍之退却益臻紊亂，且沿途橋樑均爲共軍所破壞，經一路截擊，渝軍死於槍彈者，千餘人，溺斃水中者二千餘人，所剩殘餘部隊，即於第五日（十、五、）退返原防！

## 後果

新四軍趁此良機，實施反擊，此時由魯南竄之共方八路軍，已抵鹽阜一帶，渝蘇省部隊，兩面守攻，且士氣不振，在此雙重壓迫下，即退守興化淮東一帶於是蘇北膏腴七縣，遍呈

赤色，黃橋六千生靈，徒成白骨。

## 二 山子頭事件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焉，」由於蘇北「抗戰」陣營政治的黑暗，腐敗，而成全了赤色漢奸——共產黨——赤化蘇北的野心。

蘇北的「抗戰」部隊，在全盛時期，浩稱數十萬衆，數字足堪咋舌，論起來力量是相當的雄厚，可是名義上他們雖然在統一的「抗戰」旗幟下去抗戰，實際上還是各自爲政，以自私自利爲前提，由於「權」與「利」的攫取，摩擦，爭執，內鬨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共產黨的投機，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在已有裂痕的蘇北「抗戰」陣營中去活動，分化，離間，當然是唾手可得，坐享漁利的，可惜！蘇北就像這樣的斷送了。

「黃橋一役」蘇北僅存的一點「抗戰」實力，被高喊「抗戰」激呼「統一戰線」的赤色漢奸——共產黨——摧殘殆盡了，無情的赤色毒焰，燃燒到蘇北每一個角落。

渝方蘇北的「抗戰」基地，在赤禍的侵蝕下，逐漸的縮小，縮小，僅存方圓不足百里的淮東地區，但是深刻的刺激，還不能促成他們的覺悟，腐敗政治的遺毒，當然不能與善於麻醉，長於誘惑，野心勃勃的赤色漢奸來鬥爭，前途當然只有黯淡，危險！

爲了避免蘇北的赤禍蔓延，爲了擊碎共產黨的賣國陰謀，更爲了拯救被麻醉，被誘惑，而沉溺於水深火熱中的千數百萬善良同胞，而發動淮東地區的掃蕩，其目的，在使蘇北盲目「抗戰」的軍人，警覺來歸，在「和平建國」的旗幟下，在「共同反共」的目標下，爲蘇北



，爲國家，爲民族，爲東亞，而奮鬥，來撲滅，肅清摧殘人類幸福的共產黨，挽回這劫運與危機。

一誤豈可再誤，盲目的「抗戰」軍人，竟盲目的投入赤色懷抱，希圖在毒蛇猛獸的巢穴中，更生，成長，這是可能的事嗎？

「統一，」「團結，」「合作，」這一類美妙名詞重現了，飽嚙毒味的蘇北軍人，竟再度的重啖香餌，不能不欽佩它「麻醉誘惑」的技倆偉大，拿「口蜜腹劍」來形容它，還似嫌不夠的共產黨，也會不逞人之危，反而顯出「菩薩心腸」來，可靠嗎？誰也不敢相信；終於「山子頭」慘禍暴發了，剿匪素著的王光夏，在「曇花一現的渝共攜手」局面下，犧牲了，可惜！

王光夏（殿華），是渝方蘇省七區專員，兼保安第三縱隊指揮官，（原爲保安第七旅，）在蘇北「抗戰」陣營中，是一位勇敢善戰的將領，他是共匪赤化蘇北，政治上，軍事上，很大的障礙，當渝方「抗戰」基地縮小成方圓不及百里的淮東地區時，他仍在泗陽陳道口，在赤色共匪的層層包圍中，苦守，撐持，共產黨爲了消除障礙，曾調動兩萬餘兵力，（羅炳輝部，黃克誠部，）圍攻陳道口，苦戰七日夜，王始以彈盡援絕而突圍，結果，共匪傷亡了數千。得不償失，所以將他恨得牙痒痒的。

「山子頭事件」暴發，渝共合而復離了，可是這位在共產黨認爲是眼中釘的王光夏命運告終了，總算是達到了它的私慾。

其咎屬誰？當然不值一論，可是讀了共產黨新四軍第四師的文告，欺人，掩飾的詞句，

不竟使人生恨，以客觀地位，客觀眼光，根據事實，給予它瑚湜灌頂的答復。

當國軍配合友邦部隊掃蕩淮東地區時，爲取包剿的陣線，首由蔣營向共匪盤據地區湖塗，建陽，東溝，益林等地進伐，它們是一槍不發的逃竄了，造成迅速便予包剿的機會，不能不歸功於它，但是它在文告中說：「會以四師以上的兵力，援助友軍，並予敵（友邦部隊及國軍）夾擊，」真是見鬼。

共產黨的策略，一向是投機取巧的，它對於收獲，是不願意犧牲相當代價的。當渝軍全線崩潰時，它又使以慣技，高舉歡迎旗幟，甚至於高唱「擁護韓主席」口號，來誘引渝軍殘餘部隊入它的圈套，以便達到它乘機搜繳的目的。

渝軍踏入匪區的第一聲，八十九軍軍長顧錫九，即變爲階下囚了，可是它看時機未至，仍以誤會——這兩字它慣用——解釋而釋放。

他們相互間的條約，「在軍事行動時期，共同抵抗，將來各回原防，」這種約言，只好騙騙頑童，恐怕也不易，渝軍有返回原防的可能嗎？老黃河北岸誰指定是新四軍的防地？

至於談到「共同抵抗，」它則將渝軍配備在第一線，做外圍，自己的部隊在內線，做核心，它却「打呀！」「戰呀！」「拚呀！」「抗呀！」喊得挺響，與其說：「共同抵抗，」不如說，「以敵滅敵，」（它認爲雙方俱係敵人）陰！狠！毒！辣！

還有一套頑意，當渝軍大部隊過境，它拚命的表示歡迎，攜手，慰問，但逢到少數部隊，則有唯一的籍口，你不打，我們打，械彈我們暫時借用吧！同志們，辛苦了，休息休息，槍給我們拚去，全部的繳了械，這種不費力，巧妙繳械法，不僅罕見，並且是創見

呢！

在共匪區域內的渝軍，給養不得向民衆直接徵購，應由共匪供給，按照實有人數點名發給，這種辦法，表面上實在不錯，並且高唱不擾民的調子，——共匪的這批給養出自何處？那姑且不論——多堂皇多官冕；使渝方部隊不得不表同情，可是實際上，幾日的點名，渝軍的現有實力，已被它很清晰的了解，好準備它應付的兵力，這個戲法，又變得很新鮮。

渝軍在共匪區域裏的部隊，計有八十九軍（顧錫九部）約四團不足之兵力，一百十二師（霍守義部）約三團兵力，獨六旅（李仲寶部）約一團之兵力，保三縱隊，（王光夏部）約二團之兵力，總計不足十團，他們爲取得由皖援蘇的王仲廉部的聯絡，遂向西挺進，共匪眼看要到口的肥肉，要脫手而飛了，遂假籍護送的名義來實行它的毒計。

渝軍向西挺進的配備，以顧軍與霍師作先頭部隊，分路出動，而以王李兩部作後衛，共匪派了一個團——實數是兩團——名義上是護送霍師與顧軍，實際上是撤斷渝軍顧霍與王李兩部的聯絡，大的吞不下，當然吃小的，於是乘昏夜，突向王李兩部猛犯，在匪區裏的生活，一時也不敢大意，王部也有相當的戒備而迎擊，結果霍師聞信趕回，來一個迂迴，包圍夾擊，共匪受到很大損傷，計劃未成，但它矢口不認，只以叛軍籍口，向韓主席道歉了事，又以「誤會」兩個字來掩飾掉，本來共匪爲了遂它野心，是不擇任何卑賤溷濁的手段。

局部的摩擦，本算了不什麼，道歉，解釋誤會，就可以了事，可是「紙終包不住火的，」因爲霍師接受其他任務離開，「山子頭」成爲渝共再度火併的場所。

共匪一向是偷鷄摸狗的戰術，「山子頭」的火併，據說是這樣的：

幾十付挑酒的担子，和肉的車子，成羣結夥的向王李兩部駐在地「山子頭」，「唐莫圩」兩地駛來，這些餽贈，是慰勞「抗戰」將士的禮品，王光夏的確是一位精明幹練的人物，或者是經驗告訴他，「無功不受祿」而使他另有感觸而生疑，很迅速下了一個命令，「戒備」，並且派了一個堅強的連，來歡迎這些送慰勞品的「民衆」，詳細檢查的結果，多出來的禮物，是藏在豬肉裏的手榴彈，和掩在酒挑下的駁亮槍，由於這些禮品貴重，不得不將來使款留，並且加以保護了，俄而，槍聲大作，互相酬應，火併的序幕揭開了，

結果；久經戰陣，剽匪素著的王專員光夏，是赤色漢奸！共匪！認爲反共的激烈份子，終於被戕害了，總算是拔了眼釘。

「事實勝於雄辯」，爲了博得民衆的同情，來一個欺瞞騙詐的文告，西洋景拆穿了，誰都看得出，何必呢！

赤色的毒籓，不斷在無情的燃燒着，努力啊！「共同反共」，挽回這浩劫與危機。

### 三 歷年的渝共衝突紀要

#### 陝甘甯邊區之衝突：

(一) 柵邑事件，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蔣共兩軍於土橋發生衝突，結果共軍被迫退至清水。念八年一月發生第二次衝突，延至五月下浣事態更形惡化，蔣軍強迫共軍將駐守數年之柵邑城讓出，乘雙方代表談判時猛烈予以攻擊，結果蔣軍奏勝終將共軍逐出縣境。

(二) 鄜縣事件——念八年一月七日蔣共兩軍於鄜縣發生衝突，雖有談商和好之舉，結果

終未獲圓滿解決。

(三) 綏德事件——念七年冬，陝北二區專員胡紹南與共軍蕭勁光部隊發生衝突。

(四) 包圍邊區事件——因上述種種事件發生後，蔣軍即以無合理解決方法為理由，遂行包圍陝甘寧邊區全區，即念八年冬蔣軍於邊區開始構築陣地，到念九年冬工程已告完成，據念九年十一月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之通電稱該處之蔣軍已逾二十餘萬，事態益現緊張，洵有不可收拾之勢云。

### 華北方面諸衝突事件：

(一) 山西新舊軍之衝突——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山西第七區專員張文昂與政治主任韓鈞（中共脫黨份子）於汾西叛變，反對舊軍制度，結果其殘餘部隊二千餘人受郭宗份部隊之攻擊，陣亡其半遁入北方之山岳地帶。是時另有嵐縣新軍續範亭（國民黨員）部隊及八路軍之賀龍部隊響應新軍而造成新舊兩軍對峙之形勢。蔣軍則支持舊軍，對於新軍及共軍開始武力行動，但延至念九年底為止，尙未解決。蔣共兩軍之衝突，由是反擴大至其他地區矣。

(二) 河北蔣共軍之衝突：

① 渝方軍委會校閱委員黎惠孚，徐竹齋及鹿鍾麟部隊，張桐崗，高羣英部隊等於民念九年春，與共軍劉伯承部隊發生衝突，經數次之戰鬥，勝利終歸共軍所獲。

② 河北民軍張蔭梧部隊一萬六千餘名，自民念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念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之間，於博野，冀縣等處屢與共軍趙承金，賀龍部隊發生衝突。激鬥結果張之部隊遭受慘敗。

④ 念九年一月趙部隊與八路軍衝突，結果趙部隊被殲滅。蔣軍胡宗南部隊對此指摘為共軍賀龍部隊所為，而朱德及彭德懷則堅不承認。

⑤ 念九年一月起石友三部隊與共軍於冀中南及西部各地連續發生衝突，結果石友三部隊慘敗。

⑥ 渝方放賑人員被害事件——民念七年渝方放賑人員分四組由河北出發時，一部份被殺，一部份則被共軍拘押而受其傷害。

⑦ 隴東武裝衝突事件——自民念八年二月，於鞏縣，合水，鎮原等縣蔣共兩軍發生衝突，結果共軍被迫後退。

⑧ 河南確山竹溝事件——民念八年一月十二日，確山縣長受命於蔣軍，統領信陽，江陽兩縣常備壯丁隊二千八百餘名，由進攻而包圍新四軍之確山竹溝留守處及後方病院，計斃傷病兵等百餘名。

⑨ 山東事件——據蔣軍天水行營報告稱：自民念八年九月迄念九年一月之間，山東省保安部隊因受第十八集團軍包圍而被殲滅。

⑩ 新四軍事件——民念九年之蔣共磨擦事件，益形激烈，由局部之衝突已轉為大規模之內戰。西北方面蔣軍以二十餘萬之兵力，完成包圍邊區之陣勢；於東南則實行殲滅新四軍。是年冬季，渝方令新四軍於十二月以前退出江南地區。移往江北，其江北原有隊伍須移往河北。繼於三十年一月四日由蔣軍顧祝同部隊將新四軍之江南殘留部隊，予以包圍攻擊，結果將軍長葉挺俘去，同時項英亦告失蹤。由此國共衝突發展至大規模，其後雖經一年餘之交

涉，尙未到達和解之地步。

## C 劍拔弩張下的渝共近況

### 一 第三國際解散與中共之掙扎

第三國際已於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宣佈解散，這一國際性的組織，本來是蘇聯共產黨所御用的赤化世界的工具；這次解散，表面上似乎有放棄此種陰謀的意義，實際上我們知道共產黨人是最會玩手段的，所以這不過是蘇聯應付當前環境，以討好英美的換湯不換藥的手法而已。

第三國際解散的真相既如此，甘心爲蘇聯共黨屈膝的中共，對這解散的舉措當然在「子必肖其父」的定律下，作同樣的運用，以達其消滅祖國效忠蘇聯的目的。

所以，我們在當時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共口口聲聲申言中共與第三國際解散無關係無影響，同時却又對渝作讓步的暗示，企圖重演民國念六年所玩的那套手法。我們知道中共念六年的手法，奠定了中共今日到處橫行的根基，挽救了中共及其軍隊當日奄奄一息垂死的生命。現在又想趁機以同樣手法，淆亂國民視聽以遂其出賣中國，赤化中國的目的。

第三國際的解散，其真相既如上文所說，不過是蘇聯的「手法」；中共對這一舉措的看法和運用又如上述；這里預備把當時中共對第三國際解散的反響，無論在論調上，或在行動上，作一簡單的敘述和批判；從這中間，我們不僅可以窺見中共的野心勃勃陰謀重重，同時

可以發見中共在論調上的矛盾與牽強，實力上的外強中乾。中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正處處自白着必敗的命運。

中共在論調的反應，當莫斯科解散第三國際組織的提議書於五月十六日傳抵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即於念七日發出對該提議書的決定電文，這決定雖不能認為就是中共全體的決定，然而，它可以代表中共的多數意見，或現在中共首腦的意見，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決定電文是代表着目下中共的一般意向。然而，這個決定本身却充滿着矛盾與含混。這裏，我們且把其中的要點提錄在下面：

(一) 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二) 申言共產國際過去對中國革命（按）：無甯說對中共的幫助，和解散共產國際是順合時代的舉措。

(三) 申言中共的產生與共產國際無關，中共的一切完全係獨立創造而來。共產國際不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前，曾予中共以不少幫助而已。

(四) 申言中共為中華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并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現在，我們單就這四項，作一批判：

對於中共對一項決定，「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與「自即日起，中國產共黨解除對於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我們不能不起出兩個疑問，一、所謂中共「完全同意」共產國



際主席團，「完全同意」的理由是什麼？如果中共中央決定的「完全同意」是沒有理由的，那麼是否是中共「完全聽命」共產國際？而且，這「完全同意」又和「完全聽命」有何區別？如果說完全同意的理由是不便發表，或不能不願發表的，那麼中共是否是一個合於自誇的所謂民主的政府組織？同時，這與「掩耳盜鈴」的區別又在那裏？另一方面「共產國際的章則」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各種義務」又是什麼條文？如果說是合理的，不危害中國自由獨立的，那麼爲什麼不發表？而且，這些章則與義務是否沒有出賣祖國的企圖？

在這樣分析之下，中共的決定不過是暴露自己的弱點與矛盾罷了。而且，更使我們清楚的看到，以蘇聯爲中心的共產國際對於中共乃至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是維持着一個主從的關係，所謂平等的共產國際不過是欺騙人罷了。

在第二第三兩項中，中共對共產國際頌揚備至，舉出任何一次中國的民族革命的發生都是由於共產國際的協力，與中國國民潛在的共產意識，對於這兩項明眼者自可看出其牽強與矛盾之處，且在前文中亦有所論列，故不再加解釋。

中共的決定第四項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斯列寧主義者；因爲馬克斯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在這一句話裏，我們很容易看出共產黨所慣常運用的邏輯，而且，這邏輯是錯誤的。因爲，「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斯列寧主義者」是可能的，但是「因爲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科學」却不是「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斯列寧主義者」的合理根據。事實上，馬克斯列寧的思想究竟是否是科學，站在一個極客觀的立場討論，應當屬於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它本身既不是一個確定的事實，當然沒有決定的確定任何事實的

價值與可能。這樣運用的邏輯不僅止是表現中共在這一句話上是錯誤牽強的，同時也表現了中共欺人的手法，與其理論的脆弱。因為中共的理論是運用歷史的唯物辯證法建立起來的，這句話當然是產生自歷史的唯物辯證法，這樣實在不能不令我們對建立共產理論的思想與實踐的方法發出絕大的懷疑。

中共中央當局在同項中更聲言：「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一切優秀的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在這一句話中，中共不僅表現了他們最大的錯誤與偏見，而且，對於中國非共產黨同胞實在更表現了極大的輕蔑與歧視。這一句歪曲現實的言語中，公然表示只有共產黨人才是中國最優秀的份子，只有共產黨人才把中國國家看作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只有共產黨人才準備把中國興復起來，同時，只有共產黨人才是合乎資格而勝任的。除去這些歧視輕蔑非共產黨人的意義外，我們仍然能夠看出這句言語本身也是牽強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的根據是什麼？難道說中華民族中相對的優秀份子是在生下來就被註定為共產黨嗎？還是只要是共產黨就是中國的相對的優秀份子嗎？這裏我們又可看出中共所運用的邏輯的如何奇妙如何不可捉摸的一種「科學方法」了。而且，只有共產黨人才把中國的一切看作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嗎？只是共產黨人才準備把中國過去的一切發揚光大嗎？同時，中共一向是反對傳統的，爲什麼在這裏又自己提出傳統來呢？是爲了中共轉變了「反傳統」的思想呢？還是爲了建築一句堂皇言辭的便利呢？如果是屬於上述兩項的推測，那麼中共的理論還有沒有任何價值？

以上由我們所指出的錯誤，是中共自己暴露的弱點，這不僅說明了這個「決定」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官樣文章，不僅說明了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曖昧與不合理，同時更說明了中共乃至於蘇聯的共產理論是一個脆弱而無根據的東西，而且，更表現了共產黨對祖國的背叛與攙絡人民所使用之無恥手法。的了解了共產黨，並且更堅定了我們反共的決心。

其次，我們更就（一）中共魁首毛澤東於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延安幹部大會，對共產國際的解散所作演辭（原文略）與（二）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所載論共產國際的解散一文（原文略）來論，前者可視作今日中共首腦的意見，而後者則可視作中共的理論者的意見。這裏，分別加以檢討一下：

（一）毛澤東這個報告是反響共產國際解散第三國際而發的，一方面有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意味，另一方面實有平抑中國共產黨內部喧嘩的意味。如果說中共對解散第三國際應當有一極有力的反應，毛澤東的報告就是應發的反應。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在這報告中並沒有提示出任何一個有價值的論據，同時，毛澤東避開了一切與事實相關的問題，僅就一般情況曖昧而輕描淡寫的說過去了。毛澤東反復的說解散第三國際是「劃時代的大事」，與第三國際對我國革命中「做了很大的幫忙」，這不僅因事實上缺乏根據而決定其為錯誤，同時更暴露了毛澤東思想的混亂不清。

雖然毛氏盡可能的諱避了現實，可是毛氏却充分的表現出中共的野心，與中共理論的牽強！

在毛氏的報告中，有一句「革命是不能輸入，也不能輸出的」話，這在毛氏是強調了中

國共產黨是一種自發的，不受任何國家或思想所左右的政黨。然而，在解釋解散第三國際是正確的一點上，毛氏又說，「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鬥爭需要。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了各國革命鬥爭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的必要了」。這句話顯然是毛氏承認了中國共產黨背後的指導者是蘇聯。以蘇聯爲主人，爲指導者而發展了的中共，目下，因共產國際的解散而出爾反爾的說中共是自發的黨，這是不是一個嚴重的矛盾？而且，毛氏在這裏強調了「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這又與中共一向的理論有沒有抵觸？中共過去一再聲言中共是工人勞動者的政府，中共反對陳腐的「民族」封建思想，共黨是沒有祖國的，可是在共產國際危亡實存的今日，中共又提出「民族」共黨，是不是有意歪曲事實，同時，又是不是因爲中共的理論已發現出絕大的漏洞，因爲便宜行事而採用的遮眼法？中共的理論雖然是靈活的，可是却欺騙不了任何一個具有水準知識的人眼睛。我們已看出中共理論的矛盾與游離性，這樣一個理論絕對不者够建築任何一個合理的國家，中共目前進行的所謂「建設新中國」，只不過是殺人越貨的匪徒行爲罷了。

在同文中，毛氏又說：「共產黨解散，不是爲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爲了加強各國共產黨……」這句話更露出了共產黨的野心，和解散第三國際不過是玩了一次捉迷藏的把戲罷了。

(二)我們在毛澤東的報告中即看不到與事實有關連的論據，那麼在代表中共幕僚的理論者的理論中就應找出一二與事實有關，或更進而發現一些不可反駁不可否認的理論。然而

，事實上，我們不僅依然不能找出一二不可反駁的理論，更甚是代表中共理論者或中共民衆意見的解放日報社論同樣在盡力諱避現實，欺騙世人，這正可說明了中共理論已演化到山窮水盡的盡頭，而且，將因目前的理論矛盾促成共產黨理論的動搖，崩潰乃至於爲世人一目了然，而從今日起奮然反共，直至共匪滅絕。

解放日報在論共產黨國際解散一文中，首先應用已爲世人棄置之形式邏輯，要求世人對馬克斯學說再加檢視，並且，極不負責，極無根據的把馬克斯學說指陳爲最合邏輯的學說，隨即以馬克斯學說爲引據證明今日解散第三國際，乃是極其合乎理想，極其「英明的措置」。關於這種錯誤的邏輯，前面我們已經加以說明，這裏不再重複，同時馬克斯學說與解散第三國際的風馬牛不相及；亦必極易爲讀者明了，故不再加解釋。今僅就其所謂「提高責任感」一點稍作分析。

在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原著者說：「第三國際的解散將使共黨領導幹部及全體黨員，在提高了責任感的基礎上，能够更進一步的依據本國的條件，來應用和發展馬克斯主義的普遍原理，而提高他們的創造能力。在這裏所謂「責任感」是源於「第三國際的解散」之上的，那麼，這「責任感」實在是「第三國際的本身的責任，中國共產黨由分担第三國際的責任，到承襲了「第三國際的責任」之間，實在缺乏爲中國國家肩負任何責任的意味，而且，共產黨是反對「民族」思想的，這樣分析起來看，中共所謂「責任感」不過是服膺蘇聯「世界革命」陰謀的初步工作，第三國際雖然解散了，而「世界革命」的工作却沒有停止。還仍可由「提高責任感」的基礎上，能够更進一步的依據本國的條件，來應用和發展馬克斯主義的普

遍原理……」一語中找到明證。中共所謂「提高責任感」是準備應用馬克斯主義的，並不是爲了要復興中國，這樣的理論實在是違背今日我國全體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英美侵略主義更要可怕更要無恥，我們，作爲新生中國的國民反對一切違害中國獨立生存的阻礙，故此，我們先必反對共產主義，尤其中國共產黨，因爲，中共如果永不消滅，中國也就永遠不能復興。

而且，所謂「提高創造能力」是只於限制爲共產黨人，而是提全中國國民的創造能力，在這一點上共產人絕無得天獨厚的特權，同時，共產黨人所說的「創造能力」乃是赤化世界的創造，是背叛祖國的不合理的企圖，我們不僅不希望共產黨人的創造能力，而且更要消滅這促使中國衰亡破碎的陰謀活動。

綜合上面三種不同，而足以代表中共對解散共產國際的意見的反響中，我們找不到任何與事實相關連的言論，同時，中共更站在一個卑鄙的奴隸地位暴露了共產理論的矛盾，叛離了正在建設中的中國國民意志，站在我們今日的立場，我們應當在他們所發表的一切理論中仔細的尋出他們的漏洞，再以這些漏洞爲根據，杜絕中共一切欺人自欺的言論。同時，更應從速的消滅共產黨，以使和平反共建國的大業早日完成。

中共表現於行動的反響，共產國際解散後，渝方認爲中共已成爲失去保姆的孤兒，正是向中共施用壓力的時候。其於這種理念，渝方即向中共提出以下要求：

(一) 陝甘甯及其他各省區之中共政治組織，一律解散而交還渝方。

(二) 撤消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其「第十八集團軍」及其所屬之各部隊，由渝「

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揮，并令其移駐其他地區，而由渝直派軍移駐「陝甘甯邊區」。

中共最高首腦對渝方要求協議結果，除不予接受外，并向渝提出反要求，其內容如下：

- (一) 允許共黨公開活動，各地得設立黨部。
- (二) 十八集團軍與共產黨之關係仍然存在。
- (三) 重慶政治機構上，自國防最高會議至各省政府，允許中共安插幹部。
- (四) 渝共組織軍事委員會及政治委員會，討論雙方之妥協與合作關係。
- (五) 渝共歸渝共軍事委員會統領，但決不改編。
- (六) 渝方即行供給共黨缺乏之物資。

同時，毛澤東并聯合朱德，周恩來等發表共同聲明，說明中共內部始終團結，過去因受渝方之奸計挑撥離間，乃造成分散局面，今日既受渝壓迫重行合作，則今後對渝方之任何壓迫，必施以報復云云。中共態度強硬可見一斑。

在這種相峙的形勢下，渝共的和平談判頓趨決裂！渝共間大衝突亦即以此為導火線而爆發了。

## 二 渝軍包圍陝甘甯邊區的前後

渝方鑒於和平談判未有效果，於是企圖改用軍事的威脅，迫使中共就範；一時弄得風聲鶴唳十分熱鬧，這便是所謂包圍陝甘甯邊區。現在，將其經過情形記述如次：

先聲

六月十二日渝方調查統計局所屬勞動營訓導處長兼復興社特務隊張滌非於西安召集文化團體舉行會議，發表解散中共及解散陝甘甯邊區政府之決議，并將該項決議發電通知中共首腦毛澤東，要求答復。

擴大

七月六日，由張滌非策動之西安文化團體議案，正式由渝中央社發表，向全國作反共廣播宣傳。繼之在渝方控制下各地，紛紛有以記者公會，臨時參議會等名義發表電文，要求解散中共及其邊區政府。

反響

隨着渝方的發動反共運動，中共一面大事著論攻擊渝方，同時脅迫控制下民衆作反渝論調；一面更在渝方治下的西北各地，按三連四的進行暴動事件，形勢十分嚴重。六月念四日甘肅樂都，永登，靖遠等三縣先後爲暴徒佔領，其中背景非常複雜，除中共外，尙有盛世方之第九，十，十二，十四等五師，兵力達七十萬。佔據三縣後，即完成對蘭州的包圍陳線，企圖佔據渝方在西北之重要軍事根據地蘭州。

調兵

渝蔣於六月念四晚急飛蘭州，念五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剿共政策，於十日內完成對共軍事包圍形勢，并組織新聞網，擴大反共宣傳。事態日臻尖銳化，渝軍紛紛作包圍邊區之行動。

胡宗南部除原有對共軍封鎖部隊第六一師，一六五師，一九一師，九七師，暫編騎兵第二師外，又增調「河防軍」第一師，八師，二八師，五一師，五三師，七八師，一六七師等精銳及直屬砲兵旅，第十六軍重砲兵營，對陝甘甯邊區鐵欄般圍住。邊區陰霾日趨濃厚，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接 觸

中共對此除消極的煽動民衆發出通電乞求渝方停止軍事行動外，另一方面急調十八集團軍，百二十師賀龍部及其晉西北軍區部隊紛向陝北集中，八路軍全部三分之二兵力亦自前方撤回延安，渝何應欽曾迭電制止，而中共軍仍不顧一切，向北調動，致駐邊區之渝第一軍即開砲，向關中連發數十砲示威，第五十三師某部，數度向鄜縣附近裕口村共軍陣地進擊。而華中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及第六師彭雪楓所部亦與湯恩伯部接觸。渝九十二軍李仙洲部則由隴海路北向魯南挺進，在山東單縣之黃集孟集一帶與中共軍接觸，激戰結果，共軍共死傷達二千七百餘人。而九十六軍王仲廉部，亦由皖北沿隴海路南開蘇北，於蘇皖邊界泗縣附近擊潰新四軍之彭雪楓所部後近復由泗宿南下，而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部及其淮海軍區各部已決心攔阻，第一師粟裕部及蘇中軍區之精銳亦正北上迎擊，而江南方面，聞渝方任命戴笠兼第三戰區剿共總指揮現已抵達皖南之廣德，挺進軍，忠救軍及渝五十二師一百九十二師日來不斷進擊新四軍江南部隊，並嚴捕共黨活動份子，重金懸賞緝拿共軍幹部。情勢日趨嚴重中。

轉 機

原來渝方之調兵遣將，意欲威赫中共，使之就範；自中共以敵對姿態出現後，渝方自知此事重大不可冒失，因此，重慶政府採取沉默態度，此外更有馮玉祥，郭沫若輩出而願任調解之責，更有蘇聯駐渝大使提出建議三項，斡全渝共糾紛，一幕醜劇才在無形中和緩了下來。但這并不是說，渝共關係有了妥善解決，乃是一種回光反照而已。

### 三 微妙中的渝共關係

渝共關係演變至包圍陝甘甯邊區，可謂已達白熱化，大衝突已至一觸即發一拍即合之勢。但終因渝共雙方的謹慎處事，以及馮玉祥，閻錫山等的提出妥協口號，更經蘇駐渝大使潘友新從中斡旋，緊張之渝共關係逐步趨和緩。

潘友新當時向渝共雙方提出之建議計有三項：

- 一、雙方立即停止一切軍事敵對行動。
- 二、雙方組織渝共合作委員會，商討今後合作事宜。
- 三、立即召開妥協會議。

對此三項建議，渝蔣僅表示攷慮，但未能全部接受，中共毛澤東表示願意攷慮接受，惟對過去渝共間所召開之妥協會議，每次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故強力主張此次渝共會談，雙方宜以懇切態度商討，及付諸實施云。

這裏還得一提的，是被禁已達六年的張學良氏，自本年五月間恢復自由後，對於渝共關係向極重視，此次會隻身前往重慶，與蔣氏作祕密談話，張氏個人曾向蔣表示，願以私人力量促使渝共妥協，因此西北一帶渝共兩軍互相對峙，而一般的觀察均認為渝共事件基於雙方的畏首畏尾，暫時不致擴大。

八月一日周恩來氏在延安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內稱：「我們是堅持國內團結的，我們仍然與國民黨繼續進行妥協，共同消滅內戰的危機，解決已往存在的問題，但這種協定必須是

真誠的，平等的，互讓的，而不應一面談判，一面摩擦，一面講團結一面又要「取消」「解散」。若國民黨有人將國共合作看作國共合一，而處處出以威逼利誘，那實是內戰的動機，決非團結的道理」，這一番話，很可看出中共方面的意旨。這一樁事件，一直糾結到上年年末的後數月，外表暫告沉寂，上年八日以後，渝方已密令所部不得輕啓戰端，駐守於濟川，龍門山一帶的渝軍，奉命撤退十五里，胡宗南已奉令對共軍採取監視行動，不得採取軍事行動，八月中，延安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對渝共妥協方案會議有下列七項：

- (一) 雙方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動
- (二) 嚴懲張滌非
- (三) 雙方組織合作委員會
- (四) 合作委員會下設軍事合作委員會，
- (五) 取消參政會，務使共黨有實際參政之機會，
- (六) 對西北之開發，渝方可以合作推進，
- (七) 雙方實行物物交換，運輸合作，

這項建議雖未被渝方全部接受，但渝共間的衝突截止目前為止，似乎暫告沉寂了，惟以渝共雙方之利益勢難一致，妥協的前途尙未可樂觀罷了。

## 四、罪行的舉發

在這最後——就是在這既經明白的認識了共產黨的本質之後，我們要儘這最後的一章，暴露中共的行動真象請讀者細味。這裏完全是真實的，客觀的報告，或者得自匪區住民的來信，或者得自旅行者的口傳，不加煊染的輯在這裏，內計十七類，共一百餘事實，而且都是最近的報告。舉此區區，可知一切！

### A 毒氛囂張

查中共最近陰謀之重點，除宣傳赤化及設立偽政權爭取民衆外，並在各縣境內實施經濟掠奪，強迫人民繳納「救國公糧」，及推行「土地政策」而作進一步之榨取，同時並對本部亦施盡心計和手段，藉謀鞏固其職權，茲誌其最近之設施如下：

一、黨務方面：爲擴展其組織，不遺餘力推行黨務工作，現復增設區黨務委員會，內置書記一名，下設組織，宣傳，敵工，民運，保衛，鋤奸六部，並分設總支部於各專署，及縣，區各支部，鄉村各小組等，各支部內，均設書記一名，總支部書記係由各當地專署及秘書兼任，其小組之組織，係每小組三人至五人，散佈於各鄉村中推動下層工作，至各部隊連內政治指導員，現均提高爲政治委員，陰謀加強軍隊中黨的力量。

二、政治方面：在華北已將第五六兩行政區（卽南樂清豐渭縣濮陽東明長垣六縣）合併

爲第四行政區，將區內編餘之中級幹部，現悉分派至我和平區內，作下層策動工作，企圖分散我方之力量。

三、民運工作：①利用軟化手段，在耕種時，散放種子，以收民心，而期爲當兵，供其利用。②有違反其言論者，卽施行暗殺，製造恐怖現象。③組織所謂「自衛團體」，迫使民衆購買槍枝，徵集壯丁，實施軍事訓練，以備正規軍補充所用。④設立學校，強迫幼齡兒童入學，灌輸赤化教育⑤實施「合理負擔」及「累進稅」以收買下層階級，供其驅使。

四、對我軍隊：①設法潛行向我軍隊中散發傳單及小冊子，刺激我方士兵，企圖使我內部分裂，②用懷柔政策，優待俘擄，並施以赤色之「感化」，③利用殘廢民人，調查我軍實力及一切情況，④密派幹部特務份子潛入我軍防地，圖謀不軌，並伺機作裏應外合的「內線」工作人員，⑤對我戰略，取避重就輕，聯甲打乙之戰術。

## B 枵腹縮食

盤踞華北之共匪，以客歲華北旱災嚴重，農產歉收，以致其實施徵糧徵稅之政策無法推動，同時又因友我兩軍不斷掃蕩，常在荒山僻野，搜獲其大宗儲糧，故其糧荒更趨激化，茲爲補救此種危機起見，乃決定「節流」之政策，而實行減發各級公務員之食糧，茲誌其減發標準如后：

一、自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底止，爲第一期，「戰鬥兵團」等每人每日減發一市斤五兩，「縣區游擊基幹隊」等每人減發一斤三兩，後方機關人員，每人一斤二兩

二、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三十三年三月止，爲第二期，「戰鬥兵團」每人每日發一斤三兩，「縣區游擊基幹隊」每人發一斤一兩，後方機關人員每名發一市斤，

三、三十三年四月至麥收爲第三期，「戰鬥兵團」每人每日發一市斤，「縣區游擊基幹隊」，每人發十五兩，後方機關人員每名發十三兩，

四、補救辦法：①利用人力灌溉，每人除種菜外，並須種糧至少一畝半，②在節流期間，每人於每日要平均吃菜二斤，謀所謂「健強體力」。

五、至不得已時，緊急處置辦法：①除地方武裝部隊外，其主力兵團，移往豐饒地區駐紮取食，②設法搜集熟地餘糧運轉，以資調濟，③獎勵南糧北運，並嚴禁當地食糧移動。

## C 強制服役

新四軍「淮南路東（註）盱嘉辦事處」，現以組織「青年隊」，「担架隊」，「運輸隊」及「盤查哨」爲中心工作，其內容如下：

一、於所轄區域內，每鄉組織一「青年隊」，「隊長」由鄉長兼任，「隊附」由地方公舉，凡稍有軍事知識年在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一概強制編入爲隊員。

二、每鄉組織「担架隊」，「隊長」由地方公選，隊員以凡四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體格強壯者均予編入，其任務爲專事架設橋梁及抬送傷兵。

三、每鄉成立「運輸隊」，「隊長」由地方公選，隊員係有驢馬人家充任，在匪軍武力監督下，專事搬運積穀公糧。

四、各主要交通大道設立「盤查哨」，抽選五十歲以上之平民爲哨兵，凡往來行人，無鄉公所證明文件者，均拘送鄉公所詢辦，稍有形跡可疑者，即送交該辦事處軍事科嚴刑科發

註：所謂「路東」即指津浦鐵路以東地帶，所謂「淮南路東」即係淮河以南津浦以東地區。（一月五日）

## D 活埋士紳

共軍自「陝甘寧邊區」被進攻後，已處於四面楚歌中，渝方大軍處處對共軍壓迫包圍，據悉泗縣共軍，近專門逮捕一般地痞，暗中唆使陷害地方上一般士紳，凡未參加共軍工作者，一繼攀咬，即行拘捕，指定爲渝方三青團份子，日前半城於一晚間活埋二十餘人，均爲地方之有名士著，故被牽連之士紳，大多已向和平區逃避。（一月十二日）

## E 翻地掘路

一、新四軍「盱鳳嘉縣政府」「縣長」董基，近恐友我兩軍發動掃蕩，除積極組織民兵，實施藏糧，掘路挖溝外，並對往來區境商旅，嚴加檢查，凡通過封鎖線者，均須持有共方所發之路單，經百般留難後，始准通行，否則多半難免危凶。

二、新四軍「淮北行政公署泗南縣政府」，「縣長」張太冲，最近令飭所屬各鄉鎮長，停止發放商民路單，禁絕行商出入，並令飭各保甲長，動員民衆，將轄境所有公路，悉予破

壘，並挖掘五尺深六尺寬之交通壕溝，似有作戰準備。當地人心惶惶，在極度恐怖中。(二月三日)

## F 擾亂治安

一、新四軍「龍潭大隊」繆時國，「廣東大隊」賀友龍，「高郵寶應獨立團」吳彪，及「金壇大隊」「突擊大隊」另配合「地方自衛隊」「模範隊」等約萬餘人，於一月八號突向我高郵二區王營鄉，駐軍二十八師所部李嘯天團進攻，激戰一晝夜，共軍復用煤油以救火器向我防禦圩內噴射，焚燒我軍事設施，我軍仍沉着應戰，故未得逞，嗣敵復臨時組織「敢死隊」二百名，并遴選四各，以棉花裹身，澆以煤油，燃着向我陣地滾進，一時火光燭天作殘酷之原始戰術，無所不用其極！

二、共匪「鳳定嘉縣政府」「警衛總隊」陳伯儒部，二百餘人，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夜一時許曾向我駐燃燈寺(石門山西)保安中隊襲擊激戰一時許敗退，臨行將我明光至燃燈寺之間電線桿破壞十餘甲許，并行沿途燒掠而去。

三、江蘇省寶應縣六區射陽鎮天平莊陶家林一帶，於客歲十二月二十日，突有新四軍「龍潭大隊」「隊長」繆時國，及「淮安寶應獨立團」「團長」陳挺，各率所部，乘我軍換防之際侵入盤據，共匪大隊開進後，即召集當地人民會議，強迫各鄉保長等負責積極組織模範及瞭望哨，實施檢查來往行人，及調查民關戶口等，日前並劫持我當地聯訪自衛隊長楊長林率部與其合作。



四、新四軍「泗南縣半城區」，爲準備反掃蕩，現正積極在各村莊組成「藏糧小組」，專門進行藏糧工作，同時日以繼夜趕挖路溝，形成村村相連，溝溝相通，企圖改變地形，迷失方向，並破壞道路，使交通困難，以利彼等游擊。

五、新四軍「來六辦事處」，自建立「滁河區」，委蔣明者爲「區長」以來，對於一切工作，極形活躍，逐日以便衣匪人流動於各河岸，企圖劫擊我方工作人員，并於上年十二月三日得「路東軍分區模範團」約四百人之協力，於是夜偷襲我六合第四區之葛塘集，將該集之警察所全部繳械，於近日來每至黃昏即有一二十人不等之便衣武裝部隊，至六合南郊四里許之毛宗祠一帶活動，并向鄉民作歪曲荒誕之宣傳。

六、新四軍「第六師十六旅四十八團」團長「林勝國」，於上年年末率部八百餘名，竄擾我江蘇句容東門外下店一帶防區，當與我該地自衛團，發生激戰，結果匪恐我援軍趕到，未敢戀戰，旋即竄往縣屬天王寺附近之巫山東灣等處盤踞，致使附近百業停頓，人心惶惶。

七、新四軍「淮南區」司令「羅炳輝」，率領獨立團團長唐傑部自盱眙開駐六合縣葛巷後，數度召集所屬各級主幹人員，舉行所謂「軍事秘密會議」，並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十一時，密派「王子區區長」及「新簧區基幹隊長」徐洽平等各率所部埋伏於橫渠甸東之積子孫，專負截擊我王子廟瓜埠等處，應援部隊，而羅親統「獨立團」等部計一千二百餘名，偷襲我警衛師駐六合縣東溝鎮陶園莊之防地，激戰徹夜，附近農村田舍多遭焚掠，人哭犬吠。

## G 組織敵工

新四軍「淮南路東軍分區政治部」，於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月會」中決議，由黨務學校中強選精幹學員二百名，加以實彈射擊訓練後，編為四個「敵工大隊」分派於各「辦事處」轄境內實施工作，每大隊計分十小組，每組組員五名，一律短槍及手榴彈，其任務在破壞我方一切交通事業，阻止公路上一切連絡，並攔劫我公路來往之在建工作人員，使各交通幹道均不克安然暢行，對行政給予阻力，其工作方法為利用化裝農夫，販卒，僧，道，乞丐等，逗留於公路，禾田中，或集，鎮，村，莊，路口，以行其毒辣手段，該隊業已於上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開始工作。

## H 荼毒無辜

一、新四軍「皖省無為縣政府」「縣長」陸學斌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報：「轄境青崗寺有渝方情報份子潛匿活動」，即派員按址馳往捕獲後，又供渝「無為縣政府情報組」「組長」郭乃秉，率領情報員二十五人，分佈于縣屬赤區一帶，專事刺探軍政情形，故于二十四日陸又據供密令所屬各區公署，凡轄境內無論官民，過去嘗服務渝方者，一律予以拘捕，送府查辦。因此，一般搜查人員利用職務關係，誣指良民為渝方人員，以為勒索之藉口。當地一般中等以上民家咸惴惴不安，終日惶然云。（一月十六日）

二、新四軍「皖省盱，鳳，嘉縣政府」「縣長」董基，近發覺屬境內渝「三青團」份子

潛入甚多，爲防止該團勢力蔓延起見，特嚴飭各區公署，切實注意，祕密偵察區域一般智識青年，文人士紳等之動態，倘非共產黨員而涉有該團嫌疑者，卽予逮捕。當地一般青年之言論與行動均受嚴密監視，往往因偶失檢，而遭喪生者時有所聞云。（一月十三日）

三、渝「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司令」柏承鈞，「司令部」原設於和縣綽廟集，近以渝共摩擦日烈，被附近新四軍所迫，移駐全椒縣西之平塘集，並派有兵力二百餘名，武裝全備，於週圍構築防禦工事，駐節保護，旋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夜突有新四軍便衣隊長石俊率部三百餘名，均化裝農民腰藏手槍及手榴彈等圍攻該部，雙方發生激戰，共匪勢大，渝軍迫敗退，該集旋被佔領，故該集至小集及東三集一帶之交通，迄今尙未恢復，仍在新四軍嚴密之嚮戒中，行旅市廛均告停頓。（一月五日）

四、渝「一七一師師長」「兼皖東剿共總指揮官」曹茂琮，率所屬「五一二團」，「皖省保安第三團」，及「皖東游擊第十縱隊」之一二兩支隊，總計兵力約二千餘名，配備齊全，於一月二十日由全椒古河鎮出發，分三路向新四軍各佔領地進襲，並以定遠藕塘爲攻擊重心，展開極激烈之鬥爭，計一路指揮官柏承鈞，率所屬等一二兩支隊，兵力約七百餘名，由全椒大馬場經周家崗向滁屬鴉窩集常山嶺小李集施家集一帶新四軍防區進攻，詎事前爲匪探悉，預在六里深溝險地埋伏，迨渝軍到達凹地時，共軍由兩面山頂居高臨下，拋擲手榴彈，並以機槍掃射，渝軍傷亡約二百名，出圍後，復又轉攻黑郎廟，共軍又憑堅頑強抵抗，渝軍續有傷亡，現已退回周家崗，「第二路指揮官」蒙佩羣（「五一二團團長」），率領該團兵力兩個營約六百餘人，由合肥蘭關集出動，向新四軍定屬得勝集大橋張橋永壽集一帶防地進

擊，往三尖山被共軍包圍，大部被匪繳械，餘均竄回原防，第三路指導官莫仲慶（皖保三團長）率所屬兩營六百餘人，由定遠三官集出動向滁定一帶之小馬廠徐小集安子集藕塘等鎮進攻，現在得勝集一帶對峙中，附近居民深居簡出，其「家無隔日糧」之居民有致枵腹數日者。（一月二十七日）

五、新四軍「第三師第九旅二十五團」團長「趙海峯部六百餘名，攜輕機關槍二十餘挺，步槍五百餘支，手槍六十餘支，原盤踞於江蘇睢寧縣第七區英山一帶，乃於上年末因渝「蘇北挺進第四縱隊第二支隊」陳英林部進攻尖山防地，趙率所部開往迎擊，雙方激戰約二小時，渝軍不支，即向南方水口袁窪一帶竄去，是役共匪損失較重，渝方傷亡十餘名。（一月九日）

六、渝「一三八師」「師長」李本一部及「皖東游擊第十縱隊」柏承鈞部，自攻佔新四軍「第二師滁縣常山嶺防地」後，復即停止行動，雙方形成對峙之勢，現渝軍屯駐定遠滁縣邊境錐子集一帶，仍準備待機大舉進襲，故新四軍極度不安，現在其防區黑郎廟（定滁交界處）一帶積極強拉民伕，構築防禦工事，並將附近之各廟宇悉予折毀，利用該項磚瓦，建築大規模之堅壘，以憑死守該地。（二月三日）

七、渝「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兼「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王仲廉部約一萬餘名，配小鋼砲五門，重機關槍五十餘挺，輕機關槍二百餘挺，步槍一萬餘支，近開抵皖省泗縣一帶有掃蕩淮北共軍之模樣，新四軍爲先發制人計，曾於一月九日派第三師第九旅長章國輝，率領所部並配騎兵一營，向高家圩卓家圩等渝軍防地進襲，雙方鏖戰，渝軍勢大，共軍死傷六百

餘名，殘部已退回四南界溝及靈璧邊界一帶，現共軍爲便利醫治傷兵起見，特於天長縣鄭家集南蔣莊，及泗縣界溝大劉莊，山郭莊等處設臨時傷兵醫院三所，同時並封鎖泗五靈鳳縣淮北之交通，以免消息外洩，又勒令該地民衆，將所飼之犬悉數擊斃，以利夜間游擊行動。（一月十七日）

八、渝于學忠所屬之「五十一軍」「軍長」周毓英，原駐魯西一帶，迭受共八路軍之威脅，故「九十二軍」「軍長」李仙洲會奉命自皖省阜陽率部開魯增援，中途遭八路軍截擊，周聞訊亦率部前來接應，以共軍勢大，周李兩部傷亡慘重，李未能通過，即率殘部退返阜陽，因其任務未達獲罪，撤職留任，又于於日前由魯抵阜陽，其所屬人員，亦先後到達，刻于已升任「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湯恩伯副之，爰在魯省盤踞之于學忠部隊，現悉數調至阜陽縣境待命。（二月十日）

九、上年十二月十三日夜突有新四軍「第二師」兩團兵力進攻渝「皖省全椒縣政府」根據地程家市，渝方因防禦疎弛，鏖戰一小時，該地即爲新四軍佔領，是役除渝全椒縣屬武力部隊，死傷四百餘名，縣長羅希誓受傷，縣府職員多名遭俘外，其「來安縣長」王某，同時亦告失蹤，迄無下落，該縣府所有房屋悉被共軍焚燬，並擄去步槍三百餘支，此次渝方損失慘重，共軍僅傷亡十餘名。

十、渝「皖東第十游擊縱隊第一支隊」王仲賢部，現駐全椒周家崗復興集一帶，「第二支隊」祝官朋部，現駐全椒大馬廠一帶，現正在各該地極力建築強固工事，而定滁一帶共軍亦於黑郎廟五項山等趕築工事，雙方均在積極備戰中。（二月十四日）

十一、駐皖省廬江一帶之渝軍「一七六師」，所部約三團之衆附槍支齊全，每班有機關槍一挺每連有重機槍一挺每營有迫擊砲一門山砲二門，於上月底開至巢縣盛家橋一帶近槐林咀與新四軍「第七師」一部接觸，新四軍不支，向高林西南沙門口十字橋一帶竄去。(二月四日)

十二、新四軍最近由江南調來「第六師」譚震林之一部約一千餘人內附騎兵一連，身着灰藍黑三種軍服，槍枝齊全，彈藥充足，與巢縣南原有之新四軍「第七師」一部會合共計約兵力三千餘人，於上年十一月與渝一七六師所部在母子山九龍山一帶激戰多日，該兩山頭現均爲渝軍佔領，此次戰線距我高林鎮僅六七里，現附近各山頭均有新四軍之蹤跡出沒，不時騷擾居民。(一月廿日)

## I 濫抽壯丁

一、安徽無爲縣原駐有新四軍「第七師」張鼎丞部，近來經友我兩軍及渝方剿共部隊不斷討伐，所屬官兵表折慘重，以致兵額殘缺，亟需補充，故一面嚴飭退伍軍人再行入伍參加作戰，一面四出強拉壯丁，十餘歲之童子亦不能倖免，凡稍作抗拒，卽加以漢奸罪名，活埋或支解之。現下，無爲縣一般青年，爲避免被抽，紛紛向外逃亡。(卅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新四軍「泗南縣保安大隊」宋延年部四百餘名，自去年改編爲「第四師十一旅獨立營」後，駐紮泗南縣雙溝左右峯，鮑集區一帶，現每日派遣所部，分班出發各鄉村，以動員

舊部舊隊爲名，實行抽拉地方民兵部隊中之精壯鄉民，擴充所部，因各鄉青年姓名均列於地方自衛隊花名冊中，故當地一般青年鄉民，極度恐慌，相率逃至我和平地區。（一月十八日）

三、新四軍「泗、五、靈、鳳、縣長」徐崇富近來盡力于擴大鄉支黨部，利用誘惑手段吸收農民參加，并淘汰或殘殺黨員及地方紳士，同時勸令各鄉村人民逐戶參加民兵，凡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者均有此義務，否則指爲破壞抗戰，均予殺害。（一月三十日）

四、新四軍「龍潭大隊」繆時國，及「淮寶支隊」陳挺所部，近在寶應該軍所轄之大望，曹甸，張橋，黃埔等區境內，挨戶強抽伋役一名，并須自帶簾，筐，鋤，鍬等，建築防禦工事，以防我軍掃蕩。（十一月十六日）

五、新四軍「來六辦事外」雷集區區長劉力行，最近率常備隊五十餘名至區屬河西上江，下江一帶，召集各鄉保長會議，商討徵收積穀黃豆等辦法，并決議在每保抽徵壯丁三名，補充鄉分隊，惟此項消息傳出后，該地一般青年，紛紛向和平區逃避。（卅二年十一月四日）

## J 強拉民伋

泗南陳圩來人談：該地新四軍因兵員缺乏，極力設法補充，派其爪牙率同便衣匪軍三五人至七八人等，赴四鄉農家強拉壯丁，一般農民爲避免被拉起見，白天均匿於坎塢，深夜始敢潛返，新匪往往因拉人不到，遷怒一般婦孺，驅之一屋，然後縱火焚燒，婦女中有年輕美

貌者悉爲強奸，甚有一人接連遭五六人輪污，卒至斃命，屢有所聞。最近該地新匪暴行變本加厲，除強拉壯丁外，更抽拉幼童，一般小學生均在所不免，被拉去後，充當小勤務，每日一餐，工作稍一不慎，即招濫施鞭打，身體較弱之孩童，每多死亡。（二月廿五日）

## K 施行勒索

丹陽縣屬鄉區來人談，新匪在該地一帶，喬裝鄉農，或小販，往來各鄉鎮，專事探聽當地富戶住址，施行敲詐，本年一月二十日有鄉農李根大者，家僅小康，是日在鎮上品茗，無意間在談話中透露，渠有稻子五十担糶出，適被新四軍祕探聞及，翌日即有自稱新四軍人員之男子到李家，商請捐助軍糧四十五石米，李農婉言推辭，詎該人即袖出手槍，在屋內搜掠一空，悻悻而去，臨行時揚言五日後來取米，至今情形如何不明。（二月三日）

## L 豪奪奸佔

據山西府谷來人談，府谷境內八路軍，勒索民衆，姦淫婦女，無所不行其極。一月十三日夜，府谷縣高家村突有共匪一羣，手持短槍，闖入民家，當晚該戶正在聚賭，匪徒當即將戶主綁起，強索鉅款，並逼令其妻陪宿一夜，翌晨呼嘯而去。（二月五日）

## M 橫徵暴斂

一、洛陽翠峯鄉四保居民王根發，最近來和平區，據談：河南前年歉收，造成數百年來



空前未有之大災荒，大路兩旁餓殍橫陳，到處皆是。去年夏收不過五六成，秋禾又爲蝗蟲吃掉，災情更趨嚴重。共匪重重剝削，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即以去年下半年四保的担負說，鄉上警察集訓隊公務員的口糧共出六十三担七斗，以每斗四百元之折價，計二十五萬四千六百元。錢糧每畝交麥三斤半，合二十七元。全保計出麥五十六担二斗五升，折洋二十二萬五千元。另出雜費十二萬一千五百元，壯丁免徵款每名七千元，共十八名，合計十二萬六千元。在此種重稅之下，連年遭天災人禍之農家，衣食都難自給，何能負擔得起，無怪紛紛向和平區另找生路云。（一月十七日）

二、新四軍「鳳定懷縣政府」于一月四日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如何徵收和平區田賦公糧問題，當即議決利用接近和平區之保長，配合和平區少數不良紳士，着手徵收，規定每保七十萬元，當地農民聞訊無不焦急異常，因自度不勝担負而自殺者已有數起。（一月十八日）

三、徐州來人談，徐州西南五十里銅山十一區官橋鄉盤踞有共匪吳瑞勝部二百餘名，該匪于上年十一月七日晚率匪五十餘名，前往楊村宋家營一帶，召集鄉保長，索派青布鞋，每保二百五十雙，土布五十丈，限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交齊，違則嚴罰云。（一月二日）

## N 誘騙情報

阜甯一帶新匪經友我兩軍嚴密監視，活動困難，近竟想出新花樣，以鷄蛋、大米等廉價售賣，引誘各種商人前往批買，在批販時，每一商人必須供給一個情報。又爲解決火柴，香

煙等物恐慌，鼓勵商人以此等物品前往交貨去。（一月二十八日）

## O 炸車要挾

上年七月間，津浦鐵路南來車經三堡徐州站中間，中預埋地雷爆炸肇事，鐵路當局責成該處鄉民有失看護之責，且有通匪嫌疑，因擬嚴予處罪，後經鄉民請求，免予重懲，不許再有疏忽致肇事端。會有該處共系鄉保長見有機可乘，向鄉民斂取巨額款項，從中與共系「蕭銅靈連防辦事處」副主任「吳瑞勝」聯絡，請求該匪勿再在該鄉境破壞鐵路，吳匪得款後，認為有利有可圖復于十月十日在三堡與曹村間，實施破壞轟炸南來之一六〇次貨車，并搶去多數貨物，以冀再得鄉民賄賂。聞其他各游匪聞訊後，亦紛紛如法泡製，榨取巨款，沿線一般居民日夜担慮，叫苦連天云。（十月二十九日）

## P 毀路拆屋

靖江來人談：駐紮在季冢市，孤山鎮之新四軍，最近強迫當地人民協同拆毀孤山碉堡，破壞靖江城至季冢市，靖江城至廣陵鎮，新港至西來鎮之公路，路基被破壞，兩旁田地亦均挖掘溝渠，堆置障礙，所有農舍勒令在三天內自動拆除，房屋木料強制捐送新四軍，凡稍有不從者，捕獲後當衆誣指為不良份子，先用水灌腹，然後以刺刀戳穿肚皮，大腸外流，慘不忍觀。（一月二十九日）

Q  
濫施報復

共系「蕭銅靈聯合辦事處」「特務隊長」鄧合忠，前在徐州東南方四十里許之周莊，被  
我方銅山縣保安第二大隊長率隊捕獲後，該辦事處「副主任」吳瑞勝即派鄧匪之弟鄧后德代  
理伊兄之職，積極活動，企圖報復前仇，該匪鄧合德現率匪盤據在潘樓周莊一帶，四出捕捉  
我方鄉保長及曾在我方銅山縣保安隊充當士兵者，且加以慘殺，以爲報復，并將鄧匪被捕地  
附近村莊，縱火焚燒，認爲該處居民有通風報信之嫌。(二月廿九日)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7 92108

共產黨的本質及其行動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實售

洋叁拾元

售價(實)：

中央書報發行所

主編者 民族自決促進會

發行者 民族自決促進會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FRANCAIA C